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或許是以往的涉獵不廣，從來不知台灣亦有如此豐富的歷史與文化，一直要到大學時代接觸了台灣史，才開始正視起自己所生長的這塊土地，才開始關懷起自己父祖以往的生活情況。對於台灣文學的理解亦是如此，自小只知西遊記、鏡花緣、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小說，或是傲慢與偏見、小婦人、少年維特的煩惱等西方之文學作品，從來不知曉在過往的台灣亦有文學的發展，偶然接觸了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的小說選集，從賴和、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楊守愚、巫永福等人的作品中，感受到雖沒有華美的詞藻，但是卻更寫實、更貼近台灣人的生活，心中所受到的衝擊與感動自是不可言喻。雖然文學作品的人物與情節，都是作家們的構思並不真實存在，但是在其中卻是可以觀察到當時人的生活境況，而且在殖民統治之下，無法暢所欲言，許多知識份子多是藉由文學作品反映現實，以此抗議當局的不公與對人民的逼迫及壓榨。

而其中呂赫若的作品，除了其成名作「牛車」亦是清楚的呈現殖民地農民遭逢的困難。在其作品中，比起同時代的作家更是多所著墨於女性的生活與境遇，或許他是要藉著女性的議題，來反映出在殖民政府壓迫之外，傳統的大家族對於人的諸多限制，尤其更是對於女性，在其冷眼旁觀的筆法中，剖析了問題之所在。使筆者感受到雖然他出身小地主階級，卻能藉由文學作品關注農民的生活，同樣的，雖然他身為男性，卻更關懷女性所受到的壓迫與限制，不知是怎樣的學習經驗或生活體驗，能使他如此的關懷弱勢者？是否真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而或是有

其他的因素？

同時，呂赫若的一生，亦是充滿著戲劇性，尤其是最終的結局，雖然在近年來許多口述訪問當時的參與者中，幾乎可以斷定呂赫若是在鹿窟基地中被毒蛇所咬而致死，但是由於遍尋不著其被埋葬的屍首，使一些人如其元配不相信呂赫若是如此身亡，而相信他是隱姓埋名於他地，充滿著傳奇性的色彩。但是為何在以往能在「皇民文學」創作的外表下，內蘊自己真正的想法，到了戰後卻成為一個行動者，將思想化為行動，是其真在戰後受到左傾份子的影響？還是戰後的統治使他感受到徹底絕望，而萌生了重新建立理想國度的念頭？亦或是以往的人生體驗、對藝術文學的涉獵，都無法滿足他自身對於生命理想的追求，所以化思想為行動，而參與了鹿窟武裝基地？

因此筆者希望能深入探究呂赫若其人與其作品，從重建其一生中，去除傳奇性，還原真真切切的呂赫若。

第二節 研究回顧

(一) 初期研究 (1990年以前)

關於呂赫若的研究，由於其作品的語言限制，以及作者個人或作品中傳達出的左傾思想，因此一直要到1990年以後，關於其人及其作品的研究才逐漸增加，在這之前國內的相關研究並不多，如施淑 最後的牛車 - 論呂赫若的小說¹由收錄於遠景出版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第五冊「牛車」中所翻譯的七篇呂赫若作品 牛車、財子壽、合家平安、風水、廟庭、月夜及清秋等提出分析，認為呂赫若在小說題材的處理上，並未由任何旗幟鮮明的立場出發，也未曾按照什麼預設的理念對問題進行剖析，僅是以小說人物的遭遇和行為反應為基礎，像編年史一樣平穩客觀的敘述那些發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鄉鎮的生活現實。²葉石濤 清秋 - 偽裝的皇民化謳歌³認為呂赫若是徹底的社會主義寫實作家，特別是善於描寫所熟悉的農村生活，透過小說傳達帝國主義及封建主義對於台灣人民的控制，以高度的技巧使清秋一文在似為鼓勵人們積極響應國策前往南洋之下，其實內蘊反體制的思想；呂赫若的一生⁴指出呂赫若一生以寫小說為主，雖有幾篇評論與隨筆，但都不如其小說的藝術成就，而其最好的小說皆完成於決戰年代，且根本否定了日本的「皇民化」政策，解剖了台灣封建制度的罪惡與瓦解。藍博洲 呂赫若專輯 戰後初期 - 呂赫若的中文小說⁵整理呂赫若於戰後初期在《政經報》、《新新》及《台灣文化》

¹ 施淑， 最後的牛車 - 論呂赫若的小說 ，《台灣文藝》85（台中縣：台灣文藝），1983：11，頁7-13。

² 最後的牛車 - 論呂赫若的小說 ，頁7-8。

³ 葉石濤，《小說筆記》（台北市：前衛，1983），頁84-90。

⁴ 葉石濤，《走向台灣文學》（台北市：自立晚報，1990），頁136-40。

⁵ 藍博洲， 呂赫若專輯 戰後初期 - 呂赫若的中文小說 ，《民眾日報》20版，1990：11：

中所發表的四篇中文小說。台灣文學研究室 呂赫若生平再評價⁶則是藍博洲、張恆豪、王昶雄、施淑等人對於呂赫若生平與作品的討論紀錄。

(二) 1991年後之研究

到了1991年以後的研究漸增，可分為作品研究、呂赫若的音樂演劇活動、友人回憶等面向來探討呂赫若。

1. 作品研究

如林宏安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⁷評介呂赫若的小說「清秋」，認為本篇小說旨在描繪夾於新舊事物當中知識份子的處境問題。台灣文學研究室 台灣第一才子的小說藝術 - 呂赫若的文學評價⁸是林至潔、施淑、張恆豪等對於呂赫若小說的分析與介紹之討論紀錄。張秀君 呂赫若及其筆下的台灣女性初探⁹以「牛車」、「財子壽」、「廟庭」與「月夜」、「冬夜」中的女性

10-14。

⁶ 台灣文學研究室， 呂赫若生平再評價 1 ，《民眾日報》18版，1990：12：3。 呂赫若生平再評價 2 ，《民眾日報》20版，1990：12：4。 呂赫若生平再評價 3 ，《民眾日報》20版，1990：12：6。 呂赫若生平再評價 4 ，《民眾日報》20版，1990：12：7。

⁷ 林宏安，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1 ，《民眾日報》11版，1991：6：6。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2 ，《民眾日報》11版，1991：6：7。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3 ，《民眾日報》11版，1991：6：8。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4 ，《民眾日報》11版，1991：6：9。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5 ，《民眾日報》9版，1991：6：10。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6 ，《民眾日報》11版，1991：6：11。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7 ，《民眾日報》11版，1991：6：12。

⁸ 台灣文學研究室， 台灣第一才子的小說藝術 - 呂赫若的文學評價 1 ，《民眾日報》17版，1992：3：5。 台灣第一才子的小說藝術 - 呂赫若的文學評價 2 ，《民眾日報》11版，1992：3：6。 台灣第一才子的小說藝術 - 呂赫若的文學評價 3 ，《民眾日報》11版，1992：3：7。 台灣第一才子的小說藝術 - 呂赫若的文學評價 4 ，《民眾日報》15版，1992：3：9。

⁹ 張秀君， 呂赫若及其筆下的台灣女性初探 ，《史學》16/17（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

角色，觀察出在呂赫若筆下台灣女性在社會上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陳文淵 試探呂赫若小說「牛車」¹⁰以為呂赫若的小說雖沒有慷慨激昂的陳辭、戲劇化的動人情節，但平實的筆法，記錄了真實的農村生活。陳黎珍《呂赫若の研究：人とその作品》¹¹以呂赫若的作品為中心進行探討，認為他的作品多以描述封建生產制度下農村家庭的結合組織或封建家族制度的矛盾，和為當時社會環境所束縛的台灣女性的悲劇命運為主，而其一生皆未改變寫實的文學態度，作品皆以關懷人類、反映人生為出發點，從他的作品中，可以得知異民族統治下的台灣種種社會狀態與民眾的複雜心境。許俊雅 冷筆寫熱腸 - 論呂赫若的小說¹²探討呂赫若小說創作的背景、文學觀念，及在小說中對農民、女性、社會時局的關懷，並論其小說藝術的成就。垂水千惠 論「清秋」之遲延結構 - 呂赫若論¹³與 日本化與近代化的夾縫 - 談呂赫若的「清秋」¹⁴皆指出由呂赫若的「清秋」可見其肯定「皇民化 - 日本化 - 近代化」的關係。而 初期呂赫若的足跡 - 以一九三〇年代日本文學為背景¹⁵則討論呂赫若雖是以其作品「牛車」刊載於普羅文學刊物《文學評論》而登上文壇，但是日後的創作卻不為普羅文學的範疇，逐漸確立自身的風格，其理論背景是森山啟的社會主義寫實論，而實際上的先驅作品則是朝鮮作家張赫宙之作。林美琴 日據時代台灣第一才子 - 呂赫若¹⁶則是概述呂赫若的生平經歷，並以為必須重

系)，1991：06，頁165-90。

¹⁰ 陳文淵，試探呂赫若小說「牛車」，〈《台灣文藝》129（台中縣：台灣文藝），1992：02，頁74-80。

¹¹ 陳黎珍，《呂赫若の研究：人とその作品》，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¹² 許俊雅，《台灣文學散論》（台北市：文史哲，1994），頁273-320。

¹³ 垂水千惠，論「清秋」之遲延結構 - 呂赫若論，清華大學「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 -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1994：11。

¹⁴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市：前衛，1998。

¹⁵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224-47。

¹⁶ 林衡哲、張恆豪編著，《復活的群像 - 台灣卅年代作家列傳》（台北市：前衛，1994），頁21-7。

新正視呂赫若對於文學的貢獻與其文學作品的價值。彭瑞金 呂赫若與「風頭水尾」¹⁷分析呂赫若的創作，始終都在尋求避開體制衝擊的創作平衡點，不去衝撞體制，亦絕不妥協，風頭水尾一文就是呂赫若在面對「戰時體制」之下的創作典範。

尤其在1995年林至潔所翻譯的《呂赫若小說全集》出版，以及近年來呂赫若日記的出土，都成了不少有志於呂赫若作品研究的學者更有力的工具。關於《呂赫若小說全集》一書，有林耀德 淚的寫實與血的浪漫 - 評《呂赫若小說全集》¹⁸、林瑞明 還魂：閱讀《呂赫若小說全集》¹⁹、包黛瑩 呂赫若歷史沒有遺忘他的風采²⁰、鍾肇政 評《呂赫若小說全集》²¹等對於此書的評介，多是肯定此書的出版有助於後人閱讀呂赫若作品，的確，由近年來的許多關於呂赫若文學作品的研究，也多是藉助《呂赫若小說全集》。

在這些研究中，可以發現許多研究多著墨於其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家庭問題，或由其作品文本來探討分析其中角色與筆法，甚至呂赫若個人在這些文學作品中所傳達的思想：如林至潔 呂赫若最後作品 - 冬夜之剖析²²分析呂赫若藉著小說中主角彩鳳的遭遇與困境，呈現出當時社會的黑暗面，暗示為只有改造社會，才能為根本解決之道；期待復活 - 再現呂赫若的文學生命²³認為呂赫若是殖民時代中，最有思想性的台灣作家之一，他出現於文壇時，台灣社會的近代化急速展

¹⁷ 彭瑞金，呂赫若與「風頭水尾」，〈《台灣文藝》151（台中縣：台灣文藝），1995：10，頁46-9。

¹⁸ 林耀德，淚的寫實與血的浪漫 - 評《呂赫若小說全集》，〈《聯合報》42版，1995：9：21。

¹⁹ 林瑞明 還魂：閱讀《呂赫若小說全集》，〈《中國時報》39版，1995：9：23。

²⁰ 包黛瑩，呂赫若歷史沒有遺忘他的風采，〈《中國時報》38版，1995：12：28。

²¹ 鍾肇政，評《呂赫若小說全集》，〈《中國時報》38版，1995：12：28。

²² 林至潔，呂赫若最後作品 - 冬夜之剖析，清華大學「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 -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1994：11。

²³ 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台北市：聯合文學，1995），頁11-25。

開，近代思潮湧入台灣，加上受到前輩如賴和、楊逵的影響，更發揮了現實主義的文學性格，題材從未脫離台灣社會，且在戰前，無論環境如何惡劣，都沒有放棄過文學創作及其對於文學藝術的理念。戰後的作品，雖文字上不夠流暢，但可以看出他的對文學的努力與熱情；²⁴又作
呂赫若與志賀直哉文學作品之比較「逃跑的男人」、「到網走」的剖析²⁵將呂赫若與日本近代文學被稱為「小說之神」的志賀直哉相較，認為二者皆出身資產階級，具有悲天憫人的胸懷，同情社會弱者，對社會不公正的制度，以文學方式提出批判，尤其是生長於殖民地的呂赫若，更進一步寫出反帝、反封建、反階級歧視與差別的社會主義作品。

26

呂正惠 殉道者 - 呂赫若小說的「歷史哲學」及其歷史道路

²⁷分析呂赫若作品 牛車、暴風雨的故事 兩篇早期具有明顯階級意識的作品；其次，綜合探討呂赫若在日治時期以女性為主題的小說，以及非女性主題的「反封建」與日台親善、皇民化問題的小說；最後亦對戰後呂赫若的小說創作提出評論。作者由這些作品的分析中感受到呂赫若以為個人對歷史的無能為力，後來又意外見到歷史的大轉機，不過旋即發現歷史可能再度墜入深淵的無奈，尤以其戰後作品 冬夜 更清楚呈現呂赫若的此種歷史意識。後作「皇民化」與「決戰」下的追索²⁸重新討論「決戰時期」下呂赫若的幾篇重要小說 石榴、清秋、風頭水尾 及 山川草木，以更深入分析作者認為呂赫若欲在決戰文學的架構與外表下，隱約曲折的影射台灣人該如何自處。

²⁴ 《呂赫若小說全集》，頁23-4。

²⁵ 林至潔，呂赫若與志賀直哉文學作品之比較「逃跑的男人」、「到網走」的剖析，淡大工商管理學院台灣文學系籌備處「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1995：11。

²⁶ 呂赫若與志賀直哉文學作品之比較「逃跑的男人」、「到網走」的剖析，頁1。

²⁷ 《呂赫若小說全集》，頁569-98。

²⁸ 陳映真等著，《呂赫若作品研究》，（台北市：聯合文學，1997。1996年11月「呂赫若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頁38-56。

鍾美芳 呂赫若創作歷程初探 - 從《柘榴》到《清秋》²⁹是首先運用呂赫若日記的內容來探討在戰爭末期呂赫若創作轉型之因，指出在當時受到西川滿攻擊其作品的寫實主義之下，呂赫若雖也提出反擊，不願盲目加入應和時局的情節於創作之中，但仍舊為「思考創作的一大轉機」，「對創作的手法和題材感到苦惱」，苦思之下放棄《雙喜》，改為撰寫描述兄弟手足之情的題材，題為《兄弟》，後來一再改題，題為《血》，題為《流》，最終才定名《柘榴》，這些轉折的心情都可見於其日記。³⁰作者指出呂赫若尋得以「回歸東洋」的立足點，以「柘榴」象徵中國子孫綿延不絕的形象之文化傳統，來對抗日人崇尚的「櫻花」。而《清秋》的人物形象塑造仍舊是延續《柘榴》中「立足東洋」回歸中國的精神。³¹不過到了《清秋》，呂赫若對於時局性的處理，漸由迴避轉為正視，準確掌握在戰爭之下的時代氣氛；續作 呂赫若的創作歷程再探 - 以 廟庭、月夜 為例³²是作者再次藉由呂赫若日記中的紀錄，談論到呂赫若於東京的生活與其對文學的觀念。因呂赫若相信文學是全方面的學習，所以前往東京學習音樂，可是在東京的生活卻並不順利，使他感到寂寞，「寂寞」的字眼也不斷出現在他的日記之中，生活與創作的的不順利使他不得不思索前來東京的意義，最終還是揮別東京，回到故鄉投入文學與戲劇的活動，但是這段在東京的生活也使他感到懷念又有所畏懼。作者並藉由分析 廟庭、月夜 創作歷程的困境與轉折，來說明呂赫若在東京時期所遇到的困挫，此二篇作品在回台後的完成，也代表了呂赫若終克服一切，實踐其文學的理念。

張恆豪 比較楊逵、呂赫若的「決戰小說」 - 增產之背後

²⁹ 鍾美芳， 呂赫若創作歷程初探 - 從《柘榴》到《清秋》 ，清華大學「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 -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1994：11。

³⁰ 呂赫若創作歷程初探 - 從《柘榴》到《清秋》 ，頁13。

³¹ 呂赫若創作歷程初探 - 從《柘榴》到《清秋》 ，頁15-20。

³² 鍾美芳， 呂赫若的創作歷程再探 - 以 廟庭、月夜 為例 ，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台灣文學系籌備處「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1995：11。

與 風頭水尾³³指出楊逵、呂赫若兩個具有左翼色彩的文學家，雖在其作品中表現出一為參與者，一為旁觀者，但是對於決戰時期所奉當局之命所寫出來的作品，皆是表面上呼應國策，實際上卻是運用其技巧，將自己真正的想法暗蘊於文句與情節之中；後作 日據末期的三對童眼 - 以「感情」、「論語與雞」、「玉蘭花」為論析重點³⁴認為在戰爭期的台灣文學中，黃寶桃的 感情、張文環的 論語與雞、呂赫若的 玉蘭花 是以童眼見證時代人情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三篇作品，表面上看來 感情 顯示台日混血兒的日本認同； 論語與雞 顯示對私塾教育的失望、對日式教育的想望； 玉蘭花 則顯示台灣家族與日本友人的親善。但仔細觀察， 感情 末尾敘述母親無聲眼淚的背後，正是對日本殖民主義，對台日孽緣最沈痛及無言的譴責； 論語與雞 顯現在反省中復甦再生的契機；至於 玉蘭花 即使表面上似為呼應官方國策文學的要求，但實際上是以內斂隱晦的手法表達呂赫若內在的思想。

陳萬益 蕭條異代不同時 - 從「清秋」到「冬夜」³⁵在對照呂赫若日記之後，認為呂赫若寫作 清秋，乃試圖為決戰時期的知識份子找尋出路，並非以皇民奉公文學為創作目標，但是相對於過去的家庭和女性題材， 清秋 以後篇章，寫作知識份子題材的典型轉換，充滿了時代性，雖是大膽的文學嘗試，卻也有不得不一然的現實因素；戰爭結束，在時代劇烈變革之中，呂赫若雖然仍保留其平實的敘事風格，可是從題材上來看，最後一篇小說 冬夜，則急遽轉入眼前的社會現實。

林明德 呂赫若的短篇小說藝術³⁶以為呂赫若深受俄法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以及日本新感覺主義的影響，建構呂赫若的小說美

³³ 張恆豪， 比較楊逵、呂赫若的「決戰小說」 - 增產之背後 與 風頭水尾，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台灣文學系籌備處「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1995：11。

³⁴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79-97。

³⁵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7-22。

³⁶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23-37。

學，也使他的小說具備現代小說的特質，即包含了七要素：故事、人物、情節、場景、對話、觀點、主題。其另發表「日據時代台灣人在日本文壇 - 以楊逵「送報伙」、呂赫若「牛車」、龍瑛宗「植有木瓜的小鎮」為例」³⁷與大藪久枝的《戰前日本文壇重視的三篇台灣小說研究》³⁸都以楊逵的「送報伙」、呂赫若的「牛車」和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三篇戰前受到日本文壇矚目的小說，進行探討。前文較為概略性的介紹三位作者及這三篇作品；而後文則亦包含綜合比較，認為雖然故事的內容南轅北轍，各有訴說的重點，但基本上從三人所訴說的故事中，似乎都可以發現他們對社會主義懷抱著熱切的期望。

³⁹

林瑞明「呂赫若的「台灣家族史」與寫實風格」⁴⁰探析呂赫若小說中以「家」為基礎，逐漸擴為「家族」，來透視台灣封建家族內部腐化的情形。

柳書琴「再剝「石榴」 - 決戰時期呂赫若小說的創作母題（1942-45）」⁴¹透過呂赫若的日記與小說，分析其作品「石榴」與以往呂赫若小說作品創作風格、題材與理念的承接性，在當時「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的論爭中，呂赫若仍堅持以往的寫作方向，而在「石榴」一文中，更顯現他對於鄉村家族小說的表達更趨於成熟。

林載爵「呂赫若小說的社會構圖」⁴²綜合分析呂赫若作品中對於台灣社會結構的描述，以及在階級差別下，農民、百姓、地主、女人、男人、知識份子的命運。如文中討論到呂赫若經常以竹林、相思樹、甘

³⁷ 林明德，「日據時代台灣人在日本文壇 - 以楊逵「送報伙」、呂赫若「牛車」、龍瑛宗「植有木瓜的小鎮」為例」，《聯合文學》127（台北市：聯合文學），1995：05，頁142-51。

³⁸ 大藪久枝，《戰前日本文壇重視的三篇台灣小說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7。

³⁹ 《戰前日本文壇重視的三篇台灣小說研究》，頁99。

⁴⁰ 林瑞明，「呂赫若的「台灣家族史」與寫實風格」，《台灣新文學》9（台中市：台灣新文學），1997：12，頁302-14。亦收錄於《呂赫若作品研究》，頁57-78。

⁴¹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127-69。

⁴²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170-88。

蔗田來描繪農村的景緻，而許多思惟的轉折、感情的波動以及悲哀和醜陋，也都在這些場景中展開、進行、完結。⁴³作者也認為呂赫若小說中的反封建色彩極為濃厚，不過由於呂赫若於作品中經常描繪農民的困苦，使許多人推論呂赫若同時具有反抗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與反抗傳統社會經濟體制的思想，但小說中真正談論到反帝的只有「牛車」一篇，呂赫若所要強調的是生產工具的改變對無產農民的影響，並指出農民的無能為力，其中「機械奴」的意義大於「日本物」的意義，反映農民無法對抗工業化的事實。一直要到「清秋」、「山川草木」、「風頭水尾」等作品的寫成，使呂赫若成為完全的社會主義作家，不僅在小說中傳達新的思索與生活方式，現實中在日後也投入了左翼的革命運動。

野間信幸 關於呂赫若作品「一根球拍」⁴⁴「一根球拍」完成於1939年，適為呂赫若留學東京期間，作者認為包含「一根球拍」在內的留學期間作品，都是描寫接受藝術（西洋音樂、繪畫等）、運動（網球）這種近代文明，反抗傳統因襲的青年，這些人物形象成了這時期的作品特徵。

施淑 首與體 - 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⁴⁵討論在30年代中葉台灣小說的新知識份子形象，多為留學日本或從日本歸來，對日本懷有濃厚的鄉愁，不能適應台灣農村及市鎮生活，厭惡傳統也厭惡資產階級的功利氣味，在自己心裡築起愛情的、藝術的、知識的堡壘。⁴⁶如巫永福的「山茶花」、翁鬧的「殘雪」、呂赫若的「婚約奇壇」、張文環的「早凋的蓓蕾」、巫永福的「首與體」等，在這些小說中，有關台灣、有關故鄉，都不是鄉愁所在，而是黑暗、混亂、殘酷的象徵。

陳映真 激越的青春 - 論呂赫若的小說「牛車」和「暴風雨

⁴³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172。

⁴⁴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189-204。

⁴⁵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205-23。

⁴⁶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216。

的故事」⁴⁷由呂赫若的這兩篇作品討論當時農民所受到的壓迫與悲哀。

溫文龍 受難女性的代言人 - 論呂赫若小說中的女性角色

⁴⁸將呂赫若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分為（1）被貧窮捉弄的家庭主婦（2）傳統婚姻祭壇上的犧牲者（3）有理想、有抱負的新女性（4）沈緬於物慾的女子。

朱家慧《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⁴⁹以龍瑛宗、呂赫若為分析對象，以呈現台灣創作者在日本、中國、台灣三元思考下的衝擊與迷思，發現二者皆以女性角色作為他們寄託自身與針砭時局的寫作策略。而戰後龍瑛宗編輯《中華日報》，呂赫若加入《人民導報》，一靜一動之間，也決定了兩人未來不同的走向。後作 藝術追求或社會責任？ - 從順德醫院及其樂評看呂赫若的藝術觀⁵⁰利用呂赫若的小說 順德醫院 及其發表的幾篇音樂評論，來探討呂赫若對於音樂藝術的看法。

許維育 理想的建構 - 談龍瑛宗「蓮霧的庭院」與呂赫若「玉蘭花」⁵¹將一般所言「皇民文學」定位為「應時文學」，並討論在其所謂「應時文學」中呈現日台親善的兩篇作品 蓮霧的庭院 與 玉蘭花 ，認為兩篇作品中沒有尖銳的暗諷，只傳達了真誠的情感。但相對於 蓮霧的庭院 中納進現實，又肯定此理想的可能性， 玉蘭花 則是抽離了現實，以否定其可能性。

⁴⁷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296-313。

⁴⁸ 溫文龍， 受難女性的代言人 - 論呂赫若小說中的女性角色 ，《台灣文藝》154（台中縣：台灣文藝），1996：04，頁85-95。

⁴⁹ 朱家慧，《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⁵⁰ 朱家慧， 藝術追求或社會責任？從順德醫院及其樂評看呂赫若的藝術觀 ，《文學台灣》35（高雄市：文學台灣），2000：07，頁207-234。

⁵¹ 許維育， 理想的建構 - 談龍瑛宗「蓮霧的庭院」與呂赫若「玉蘭花」 ，《水筆仔》1（新竹：水筆仔工作群），1996：12，頁2-13。

黃蘊綠 試析呂赫若的「皇民文學」⁵²認為呂赫若的 鄰居、玉蘭花 寫出了內台親善友好，清秋、山川草木、風頭水尾 寫了台胞願赴南洋奮鬥、少女放棄藝術甘於勞動，和堅決面對險厄環境的挑戰，都符合了皇民文學「內台如一」、「增產鬥士」的口號，不過進一步剖析這五篇小說時，又能感受到更深刻的反抗及人文關懷。因此作者分析呂赫若是以高度的藝術技巧創作「皇民文學」小說，但是實際上仍蘊含了呂赫若自己所要表達的左翼思想。⁵³

張金墻 台灣文學中的女性空間 - 以呂赫若、李喬、李昂的小說為主⁵⁴由呂赫若、李喬、李昂的小說中分析出台灣文學的女性是壓迫者中的被壓迫者，處於壓力的中心，承受最大的壓力，但在權力的空間中，她們則處於邊緣的位置。

林美琴 台灣第一才子 - 呂赫若意識型態探究與生平再評價⁵⁵分析呂赫若的作品儘管流露出強烈的馬克思色彩，但在日治時期他完全置身於政治活動之外，卻熱衷於文化活動，說明他是一名深懷社會改革熱情的知識份子，而無法認定他是共產黨的實踐信仰者。光復之初他對於新時局的熱誠還可以從他繼續寫作，並以中文撰寫來得知，不過在其最後一篇小說 冬夜 則顯現出他對於台灣新生蛻變夢想的幻滅，體認到只有行動，才能有創建台灣光明前程的希望。

陳芳明 殖民地與女性 - 以日據時期呂赫若小說為中心⁵⁶探

⁵² 黃蘊綠，試析呂赫若的「皇民文學」，〈《台灣新文學》7（台中市：台灣新文學），1997：04，頁308-19。同文亦刊於「呂赫若的「皇民文學」探析」，〈《內湖高工學報》9（台北市：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998：04，頁29-40。〉

⁵³ 試析呂赫若的「皇民文學」，頁319-10。

⁵⁴ 張金墻，台灣文學中的女性空間 - 以呂赫若、李喬、李昂的小說為主，〈《台灣新文學》8（台中市：台灣新文學），1997：08，頁305-23。〉

⁵⁵ 林美琴，台灣第一才子 - 呂赫若意識型態探究與生平再評價，〈《台灣文藝》159（台中縣：台灣文藝），1997：10，頁122-9。〉

⁵⁶ 陳芳明，〈左翼台灣 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市：麥田，1998），頁199-218。亦收錄於《呂赫若作品研究》，頁248-264。

討分析呂赫若於小說中所塑造的兩種女性形象，一是受封建體制及殖民制度壓迫的女性，雖企圖掙脫父權的支配，卻難以成功；一是具備自主意願的女性，勇於抗拒男性沙文主義的文化，並積極追求屬於自我的命運。作者認為這兩種女性的生命經驗，幾乎就是台灣歷史命運的縮影，而呂赫若藉著揭穿外來統治者的真相，使台灣人看清社會內部的實態。另一篇 **紅色青年呂赫若 - 以戰後四篇中文小說為中心**⁵⁷認為一位殖民地的知識份子，若在社會主義的信念基礎上，選擇文學的形式，為受壓迫、欺凌的弱勢人群表達抵抗意志，就是一位左翼作家，由此來檢驗呂赫若的文學，可以發現他自始至終都是替弱者抒發心聲。尤其其他戰後的四篇作品 **改姓名**、**一個獎**、**月光光** 及 **冬夜** 更清楚傳達他的這種理念，且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呂赫若個人生活行動的改變，在現存史料不足下，無法重建他思想轉折的過程，但可由這幾篇小說窺探他內心的變化。

黃儀冠 日據時代呂赫若小說中之性別權力結構⁵⁸指出在呂赫若小說中，所呈現敘事結構的雙向性，經常運用女性受到父權壓迫的種種情景，比喻被殖民的男性亦處在類同女性般，卑微而無所是從，喪失主體的情境，小說中藉由女性境遇作為象徵，使得在地父權與外來父權，以及內部殖民與外部殖民的結構更為突顯，豐富小說內涵、加強情節張力。

江仁傑 龍瑛宗、呂赫若小說中的台灣知識份子與階級⁵⁹說明龍瑛宗、呂赫若從不同的小說人物，來描述他們自己對於日治時代台灣知識份子的認識，二者對於當時社會的階級、知識份子的了解，可以相互補充、反證，而得以更明瞭日治時代台灣知識份子的心態。

⁵⁷ 陳芳明，《左翼台灣 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市：麥田，1998），頁219-42。

⁵⁸ 黃儀冠，**日據時代呂赫若小說中之性別權力結構**，《中華學苑》51（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1998：02，頁167-86。

⁵⁹ 江仁傑，**龍瑛宗、呂赫若小說中的台灣知識份子與階級**，《台灣歷史學會通訊》6（台北市：台灣歷史學會），1998：03，頁23-30。

徐士賢 從賴和到呂赫若：一桿「稱仔」與牛車之比較⁶⁰藉由兩文的比較，分析證實呂赫若受到賴和 一桿「稱仔」的影響而有牛車 的創作。

張達雅 呂赫若小說中的家庭及主要角色的心理糾葛⁶¹選擇作者認為呂赫若作品中，家庭意識濃厚的 牛車、財子壽、合家平安、廟庭、月夜、石榴 進行探究分析，由小說中人物的糾葛，道出其家庭帶給他們的負荷、痛苦及傷害。

王建國《呂赫若小說研究與詮釋》⁶²以呂赫若小說的流變為主軸，配合其所處的時代環境，探討其小說內容、人物形象、敘事手法等，在經歷時代的重大轉折之下，有何變化，發現如呂赫若以家為主題詮釋的作品中，由早期單純只表現「平面」家庭問題的小說，逐漸過度到描寫「縱深」家族的瓦解與重建，適時加入台灣特有的民情風俗，到其戰後的作品中，對於「家」的詮釋達到極致，但也由尋得台灣人的母體歸屬與認同，而到 冬夜 所表現出欲繼續在此土地上重新探求認同與歸屬。作者也以初翻譯出土的《呂赫若日記》，來明瞭呂赫若的創作意識及寫作策略，亦由比較同時其作家如西川滿、楊逵、龍瑛宗、張文環、王昶雄、周金波、吳濁流等人的作品，呈現呂赫若小說的特出之處。後又作 呂赫若 清秋 的再詮釋⁶³深入探討呂赫若在 清秋 中寫作技巧的轉變。

劉至瑜 台灣作家筆下的妓女形象 - 以呂赫若 冬夜、黃春明 莎喲娜拉 再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李喬《藍

⁶⁰ 徐士賢， 從賴和到呂赫若：一桿「稱仔」與牛車之比較， 《世新大學學報》8（台北市：世新大學），1998：10，頁295-311。

⁶¹ 張達雅 呂赫若小說中的家庭及主要角色的心理糾葛，《樹德學報》23，1999：05，頁177-201。

⁶² 王建國，《呂赫若小說與詮釋》，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1999。

⁶³ 王建國， 呂赫若 清秋 的再詮釋（上），《文學台灣》39（高雄市：文學台灣），2001：07，頁242-260。 呂赫若 清秋 的再詮釋（下），《文學台灣》40（高雄市：文學台灣），2001：10，頁146-171。

彩霞的春天》為例⁶⁴—文中提出「冬夜」中的彩鳳代表著由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遷台初期的殖民，她的命運就如同台灣人的命運，而彩鳳這樣一個被壓迫的妓女形象就象徵著台灣人在殖民下的悲慘歲月；而「莎啞娜拉 再見」的礁溪妓女則反映出日本殖民下，台灣人民失去自己原本的東西，且在不知不覺中被日本事物所取代了，就連最重要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消失殆盡；《玫瑰玫瑰我愛你》則可由其中「吧女速成班」的經過可看出，妓女的形象代表了台灣人民長久以來被殖民的奴性，以及在美國挾強勢經濟影響下，台灣人民不可避免且迫於無奈的接受命運；至於《藍彩霞的春天》中的藍彩霞則代表反抗的形象，要台灣人挺身而出為自己反抗殖民與政府的迫害。⁶⁵

黃瓊華，「牛車」- 台灣農民血淚的悲歌 - 試析呂赫若及其「牛車」⁶⁶，分析呂赫若的作品「牛車」，認為這篇小說敘述由於生產工具的變革，而形成新的社會關係，是日據時期窮苦農民的真實生活寫照，呂赫若以「自然主義」的表現手法，卻令讀者有極大的思索空間。不過此文誤值之處甚多，例如談到呂赫若的處女作時，寫道「西元一九三四年他的處女作『山川草木』發表於《台灣文藝》創刊號，次年『牛車』發表於日本《文學評論》因而成名」⁶⁷，若詳加考證，「山川草木」一文應是發表於台灣文學奉公會所發行的《台灣文藝》創刊號，時為一九四四年，而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台灣文藝》是由台灣文藝聯盟所發行；又如文中也寫道「其著作現存有《呂赫若小說全集》，林至潔譯於西元一九九六年由聯合出版」，《呂赫若小說全集》應為林至潔所選譯的呂赫

⁶⁴ 劉至瑜，「台灣作家筆下的妓女形象 - 以呂赫若『冬夜』、黃春明『莎啞娜拉 再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李喬《藍彩霞的春天》為例」，《台灣人文》4（台北市：台灣師大人文研究中心），2000：06，頁1-20。

⁶⁵ 「台灣作家筆下的妓女形象 - 以呂赫若『冬夜』、黃春明『莎啞娜拉 再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李喬《藍彩霞的春天》為例」，頁17。

⁶⁶ 黃瓊華，「牛車」- 台灣農民血淚的悲歌 - 試析呂赫若及其「牛車」，《甲工學報》17，2000：06，頁17-26。

⁶⁷ 「牛車」- 台灣農民血淚的悲歌 - 試析呂赫若及其「牛車」，頁18。

若作品，並非為呂赫若本人的著作。因此在史實考證與用詞遣字上，此文仍有待修正。

洪錦淳 悲歌兩唱 - 論呂赫若「牛車」與王禎和「嫁妝一牛車」⁶⁸討論呂赫若「牛車」對於王禎和「嫁妝一牛車」的影響，與兩者筆法之差異。認為呂赫若的作品較為寫實而能反映時代，而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較看不出其時間點，並運用了相當多的黑色幽默。

范博淳 論呂赫若的女性小說⁶⁹專門探討呂赫若筆下描述的女子形象，並對應時代，認為在呂赫若的筆下，能見到日據時代下台灣女性不同的生活、思想、心理、人格、形象、乃至遭遇與命運。

洪珊慧 女人與婚姻的糾葛噩夢 - 論呂赫若的女性主題小說⁷⁰，認為在呂赫若的女性主題小說中，他尋找社會上各種類型的女人的命運，而最終的答案總是悲慘無奈的，如此揭露女性受婚姻束縛的問題，是基於對人的關懷，同時呈現社會現實問題的面貌。

同時期的作家楊千鶴以她對呂赫若的了解與觀察，加上直接閱讀呂赫若原作，寫成「呂赫若及其日文小說之剖析」⁷¹，先探討呂赫若的作品是否受其個人特殊的求學經驗、善良與溫和的個性、幽默口吻、家庭環境、友人及時代背景等因素所影響。其次分析出呂赫若日文小說的一些特質（1）以台灣為本位，作品內容是屬於台灣的題材，及台灣人為本位的意識型態（2）小說作品涉及許多台灣的風俗習慣（3）小說題材以女性及農村社會為主（4）擅長使用對話形式以及細緻的描述。也舉出一些呂赫若在作品中日文使用的錯誤（5）小說中的男性角

⁶⁸ 洪錦淳，「悲歌兩唱 - 論呂赫若「牛車」與王禎和「嫁妝一牛車」」，《台灣文學評論》2：1，2002：01，頁84-95。

⁶⁹ 范博淳，「論呂赫若的女性小說」，《台南師院學生學刊》23，2002：03，頁43-60。

⁷⁰ 洪珊慧，「女人與婚姻的糾葛噩夢 - 論呂赫若的女性主題小說」，《南亞學報》22，2002：08，頁161-177。

⁷¹ 楊千鶴，《花開時節》（台北市：南天，2001），頁259-90。本文曾發表於1995年四月國立師範大學文學院舉行的「第二屆台灣本土國際學術研討會 - 台灣文學與社會」。

色多半是性格薄弱的負面形象。小說內容富有濃厚的宿命觀。或許是以負面性的內容來激發讀者對這些問題的省思。

2. 呂赫若的音樂演劇活動

當然也有如垂水千惠由音樂及戲劇的角度，來重建呂赫若，如其被叫做RO(呂)的人 - 台中師範時代的呂赫若⁷²透過呂赫若台中師範時期的友人之回憶，來企圖回復當時的呂赫若，如對於左翼思想書籍的接觸，以及受到老師磯江清的影響，對音樂發生興趣，而有日後的音樂學習與活動。以及另一篇 二次大戰期間的日台文化狀況與呂赫若 - 以其音樂活動為中心⁷³則根據呂赫若在台中師範時代的恩師磯江清的經歷，加上與呂赫若同時期屬於東寶聲樂隊旗下的呂泉生之書簡等新資料，重新檢討呂赫若在進入東寶之前的足跡，推論呂赫若在離開公學校訓導之前，在每年的寒暑假前往日本學習音樂時，或許已經師事長 好子。本文以音樂及戲劇的面向來重新定位呂赫若，並由呂赫若的文化經歷，考察戰爭時期日台的文化狀況與文化政策的關聯。垂水千惠並著有《呂赫若研究 1943年ま？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⁷⁴，以一九四三年為界，討論呂赫若於期間的生活經歷、文學作品，以及其音樂、演劇活動的參與情形，除了前述兩篇論文的研究成果之外，此書亦利用呂赫若日記，與家屬提供之相關資料、訪談等方式，進行呂赫若與其所處時代的分析研究，對於呂赫若於一九四三年以前的生活、作品、文藝活動等情形，有相當深入的整理與探討。藤井省三 呂赫若與東寶國民劇⁷⁵根據呂赫若在戰爭期間所寫的「履歷書」其上的記

⁷² 垂水千惠作、許佩賢譯， 被叫做RO(呂)的人 - 台中師範時代的呂赫若 ，《文學台灣》24，1997：10，頁137-53。

⁷³ 柳書琴等作、江自得主編，《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第一屆台杏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遠流，2000。

⁷⁴ 垂水千惠，《呂赫若研究 1943年まで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東京：風間書房，2002。

⁷⁵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265-95。

載，查證呂赫若在東京的三年經驗，考察其在「大東亞歌舞劇」的演出經過和留學體驗，以及對他返台後的影響。亦是在呂赫若小說之外，由呂赫若的履歷書重建呂赫若的留學生涯，如在無法尋得呂赫若於東京音樂學校的學籍資料及長 好子的任職資料下，推演出呂赫若或許是私下接受長 好子個人的教導，本文也由訪問同時期在武藏野音樂學校求學者，推翻了以往認為呂赫若在東京是於武藏野音樂學校求學的看法。

3. 友人回憶

包括巫永福 呂赫若的點點滴滴⁷⁶紀錄作者對於呂赫若的回憶。黃靖雅 悲愴的傳奇 - 林至潔印象中的呂赫若⁷⁷紀錄林至潔對於呂赫若的回憶。藍博洲 呂赫若的黨人生涯⁷⁸作者訪問呂赫若友人，以調查分析呂赫若的戰後活動，如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台共份子蘇新、陳文彬的關係等。

4. 相關報導

由於今年（2002）正逢鹿窟事件五十週年，《自由時報》自八月廿五日起連載三天的相關報導，八月廿五日也正是呂赫若的生辰。

這份資料談論呂赫若的生平、與鹿窟事件的關係、辜顏碧霞對於呂赫若的資助、鹿窟事件的無辜受害者，以及次子呂芳雄、研究者林至潔對於呂赫若的理解及回憶等，是目前所見較全面性的探討呂赫若的人與事，提供了筆者不少有力的相關資料。

不過其中仍有誤值之處，例如談到呂赫若在鹿窟機地時化名「王仔」，則與鹿窟基地的相關研究不符，在《鹿窟事件 - 寒村的哭泣中》，

⁷⁶ 巫永福， 呂赫若的點點滴滴 ，《文學台灣》創刊號（高雄市：文學台灣雜誌社），1991：12，頁13-5。

⁷⁷ 黃靖雅， 悲愴的傳奇 - 林至潔印象中的呂赫若 ，《聯合文學》120（台北市：聯合文學），1994：10，頁97-101。

⁷⁸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98-126。

⁷⁹根據多位受訪者的回憶，應是化名為「潘仔」。⁸⁰另外對於資料的出處，也未有註明，例如其中一段：

他的女友蘇玉蘭回憶說，呂赫若告訴過她要到日本，正在等船。

81

談到蘇玉蘭女士對於呂赫若逃亡時的回憶，不過如今蘇玉蘭女士已不在世間，報導中也並未註明是從何人口中、或何項紀錄中獲知此事，因此這幾份相關報導對於今人的訪問紀錄，是能提供許多參考，但對於事件的描述與紀錄，則仍必須詳加考訂。

第三節 論文架構

由以往的研究來觀察，可以發現大體為（1）以呂赫若的小說文本或是其生命中的部分經歷來研究呂赫若（2）以同時代不同風格的作家

⁷⁹ 張炎憲、陳鳳華，《鹿窟事件 - 寒村的哭泣》，台北縣：北縣文化，2000。

⁸⁰ 《鹿窟事件調查研究》，頁158。

⁸¹ 李克強撰稿，何瑞玲、陳祥麟、黃邦平、許紹軒、劉力仁、洪敏隆、梁秀賢等調查採訪，霧鎖鹿窟五十年 生死茫茫呂赫若，〈《自由時報》2002.8.25，10版。

龍瑛宗來進行比較(3)前輩作家如賴和、楊逵對與呂赫若創作的影響(4)女性的角色與地位(5)小說中的家族概念(6)呂赫若決戰時期的小說與「皇民文學」(7)呂赫若生平的概略介紹。

這些研究由於專注於呂赫若的作品分析，對於呂赫若的作品所傳達的意義，甚至呂赫若其人，就成了只是部分而或概略性的了解。因此筆者想藉由重建呂赫若的人生經歷，利用(1)呂赫若家人的訪談記錄、與呂赫若交往的人士之回憶錄或作品(2)呂赫若作品、日記及履歷、戶籍資料(3)當時文藝雜誌所記載的活動(4)戰後與其相關之報刊，如《政經報》、《新新》、《台灣文化》、《人民導報》……等等，以更深入去分析他對於週遭人事物的態度與其作為，還原呂赫若的生活與生命經驗，例如身經兩個時代的統治之觀感，來探究呂赫若個人思想與行為轉變的真正原因。

因而本論文分為七章：第一章為緒論，討論以往學者對於呂赫若其人及作品的研究成果，以及論及筆者研究的動機及預期成果。第二章為家族，將以呂赫若與家人關係、家人對其回憶，以及作品中對於家族的觀念，來深入探討家人及家族對於呂赫若的影響。第三章為求學與任職，論述呂赫若的求學與任職經驗。第四章為呂赫若與台灣新文學，由呂赫若對於文學作品的接觸開始，進而探討其文學創作及文藝活動的參與等。第五章為戰後初期的活動，包括其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以中文進行創作、再任記者和教職等經歷。第六章為冬夜的來臨，是以其小說冬夜來譬喻並分析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對於知識分子的控制與壓制的氣氛，以基隆中學事件和鹿窟事件等呂赫若親身參與並獲罪之事件，來探討呂赫若最終的活動。

或許在多才多藝的才子光環下，呂赫若是一生都在追求人生與社會的美善境界，所以積極參與各類藝文活動，所以藉著文學作品冷眼旁觀直指出事物的黑暗面，就連最終將思緒化為行動而參與的鹿窟事件，也是他心中對這社會與國家的改變有所期盼，不過在一切的作為中，即便

得到眾人肯定的掌聲、友人的讚許，也無法消除他心中的孤寂與無力感，所以不斷的追尋，以期實現其理想，而卻在無法得償所志之下結束了如煙火般炫爛而短暫的一生。

第二章 家族

本章將討論呂赫若的出身背景、與其家人的關係，以及藉由其小說來分析他對於家族的觀念和想法。

第一節 家人

呂赫若的祖籍為廣東省饒平縣，到其祖父呂成德一代的時候，原先居住在桃園龍潭，後來遷居台中，因為經營糧食買賣賺錢得以買地，而舉家定居於台中潭子校栗林。⁸²

到呂赫若父親呂坤霖的時候，已經發展為小地主階級，他也曾經擔任過庄協議會的會員。⁸³而呂赫若母親為呂陳萬里。呂赫若出生之前，家中已有兄長呂石墩及姊姊呂花，其下還有一妹呂秀雲。⁸⁴不過兄長在日本留學時死於車禍，那年呂赫若十六歲。⁸⁵母親則在呂赫若十七歲時去世。⁸⁶姊姊後來嫁至台中賴家。⁸⁷

呂赫若的本名是呂石堆，出生於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的八月廿五日。⁸⁸而其元配林雪絨則是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⁸⁹出生在豐原的社口林家。⁹⁰兩人是經由呂赫若的堂姐呂葉，也就是林雪絨的二嫂做媒，⁹¹在呂赫若從台中師範畢業之後成婚，同年呂赫若的父親再娶呂廖霧霞為妻。⁹²但是呂赫若與繼母的相處並不融洽，尤其是在父親去世之後，甚

⁸²施懿琳、鍾美芳、楊翠，《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頁220。

⁸³朱家慧，《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125。

⁸⁴ 呂赫若家譜，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⁸⁵ 《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頁125-126。

⁸⁶ 《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頁126。

⁸⁷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0。

⁸⁸ 呂坤霖戶口名簿，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⁸⁹ 呂坤霖戶口名簿，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⁹⁰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3。

⁹¹ 呂芳雄先生回覆信函，2002.6.25。

⁹² 呂坤霖戶口名簿，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至為了繼母的再婚問題，兩人鬧得十分不愉快，據呂赫若的日記中所提到，繼母不但偷偷再婚，也到處宣傳他的不孝，以將行為合理化：

叔父より手紙來る。庶母が内密に再婚したる由。甚だけしかうぬ振舞だ。今迄の自分に對する態度、自分の不孝子を宣傳する態度は要するに再婚の必要性をつくるためだったのだ。⁹³

這種家庭中的矛盾與衝突，也是現實中的呂赫若所面臨的難題之一。

呂赫若與林雪絨婚後生了六男三女，包括長女呂愛琴（1935-）、長男呂芳卿（1936-）、次女呂田鶴（1937-）、三女呂纓紗（1939-1944）、次男呂芳雄（1942-）、三男呂方傑（1944-）、四男呂芳甫（1946-）、五男呂芳伯（1948-）、六男呂芳民（1949-）。⁹⁴其中三女呂纓紗五歲時就夭折，據鍾美芳訪問呂芳卿的記錄中提到呂赫若曾為此事悲痛異常，⁹⁵呂赫若的日記中也記錄了緋紗子，也就是呂纓紗病死的事情及其難過的心情：

緋紗子死去。午前十時五十分於台北帝大病院。嗚呼！！わが可愛がし緋紗子よ。父は全力をあげてお前を治療した、それなのにお前は今朝忽然と逝った！！父は心臓を一片えぐられたやっだ。⁹⁶

他也曾想過將這哀傷的心情寫成小說，以留下紀念，但是一想起緋紗子的死，卻哭得無法自拔：

「星」と題して小説起筆，これは我が悲しみの心を書いたものだ。緋紗子の死が忘れられず、せめて小説に書いて残したいと前から考へてゐたことを實現させたものだ。書き出したが緋紗子の死が思い出され、泣けてく仕様がな。 ⁹⁷

而呂赫若雖然常常忙於文藝創作，但在其元配及長子的回憶中，他

⁹³ 《呂赫若日記》，1943：7：21，頁218。

⁹⁴ 呂赫若家譜，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⁹⁵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0。

⁹⁶ 《呂赫若日記》，1944：6：28，頁193。

⁹⁷ 《呂赫若日記》，1944：10：8，頁303。

仍是個相當關心子女的父親。鍾美芳訪問林雪絨的記錄中就提到：

有一次孩子生病發燒，呂赫若要上課，所以呂夫人帶孩子到南投去看醫生，下課時呂赫若跑回來催促呂夫人上路，搭五分車去南投。呂夫人說呂赫若性子很急，很關心孩子。⁹⁸

可見呂赫若即使再忙，也仍掛心孩子的事情，包括上述其三女夭折時他的悲痛，也可看出他對於子女的關愛及不捨。對於其子女而言他是個慈父也是個嚴父，鍾美芳訪問長子呂芳卿的記錄中就提到：

印象中父親平時是慈父但是犯錯時非常嚴厲會挨打，父親非常注意孩子的教育，小時候呂芳卿不需要家人擔心功課。常常跟父親出去辦事，有時候被父親寄在朋友家，譬如山水亭的古井伯，辦完事再帶他回去。也曾經帶他去放送局唱歌，大概都是唱歌劇類的曲子。也許是受父親影響，呂芳卿也喜歡聽西洋古典音樂。⁹⁹

呂赫若對於音樂的喜愛與關注也潛移默化的影響他的孩子，這也是一種他對於子女的教育。不過他對於子女的嚴厲管教，林雪絨在上述的訪問記錄中也提到了一些事：

平時不多管孩子，但是管起來很兇，曾經處罰孩子，有一次別出心裁，將孩子關在空的大水缸裡¹⁰⁰

但是在這種嚴厲之外，也能和孩子打成一片，林雪絨就回憶當時舉家和呂赫若赴日學習聲樂時，就有一次呂赫若和孩子們快樂的回憶：

當時住屋處後有水蜜桃樹，呂赫若曾爬上去採桃子，孩子在樹下用台語興奮的喊：「爸爸採桃子。」¹⁰¹

這段描述，讓我們彷彿置身其中，看到一個父親和孩子們的愉快互動！不過據鍾美芳訪問呂芳卿的記錄中，呂赫若多半時間還是忙於文藝創作

⁹⁸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3。

⁹⁹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0-1。

¹⁰⁰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3。

¹⁰¹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3。

等事業，所以和子女的相處時間，也相對的減少了許多，這段訪問中就提到：

呂芳卿記得父親通常都在夜裡寫作，不過當時年紀小，不太知道父親寫什麼，只記得父親寫作時不喜歡孩子吵他，吵他會發脾氣，因此孩子都是母親照顧。¹⁰²

林雪絨上述的訪問記錄中也提到了此事。¹⁰³所以在豐富的文藝創作背後，呂赫若是有其家人對於他的寬容及體諒，尤其是他的夫人，讓他能夠盡情的學習與創作，而沒有後顧之憂。而在呂赫若的日記中，除了與文友往來、個人創作心情的記錄之外，也記錄了許許多多關於孩子的成長、病痛、教育等問題，使我們能見到他雖然對孩子相當嚴厲，但是也時時刻刻在檢討自己對孩子的教養態度，掛記著孩子的問題，不斷的思考家庭與孩子的事，希望能培養孩子們走上正途：

家庭を考へる、子供達のことを考へる。子供を立派にすることが、本當の路だ。¹⁰⁴

因為在他的想法裡，為孩子操心是很辛苦，但是孩子比什麼都寶貴的：

子供のことに氣を使って苦しい。子供のことが何より一番大事だ。¹⁰⁵

可是在戰後，呂赫若被當局所捉拿，卻給了他的親友及家人，帶來了不少的困擾與苦痛，他的妻舅林永南也曾因為呂赫若案被關了十三個月，從一九五一年到隔年四月，確認其不知情才予以釋放，但是身上卻留下許多刑求的傷痕。¹⁰⁶他在這段訪問記錄中也提到呂赫若死後，國防部曾通知家屬要發還呂赫若財產，要夫人林雪絨拿所有權狀領回，後來

¹⁰²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1。

¹⁰³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3。

¹⁰⁴ 《呂赫若日記》，1943：7：1，頁108。

¹⁰⁵ 《呂赫若日記》，1943：7：20，頁217。

¹⁰⁶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19。

因為拿不出所有權狀，而被強迫簽署財產拋棄書，¹⁰⁷林雪絨只能在艱困中撫養子女長大，這段往事在上述林雪絨的訪問記錄中也有提及。¹⁰⁸至於他最掛心的孩子們，在呂赫若失蹤後，也受到波及，如長子呂芳卿，不僅因為父親的案件曾被捉去審訊之外，¹⁰⁹本來在讀成功中學的他，由台北回到母親娘家台中社口後，便打算要轉學到台中一中，卻因為親友害怕受到牽連，沒人願意簽字為保證人，於是就此失學，¹¹⁰他也在上述的訪問記錄中談到當時的情形：

呂芳卿談到父親出事後，除了母親娘家之外，幾乎與親族之間沒有聯絡，直到自己結婚才回去找伯叔，族裡大家亦避忌不談，甚至姑姑、姑丈亦形同末路，自己在台中碰到父親生前好友亦不敢上前打招呼。¹¹¹

次子呂芳雄在回覆筆者的信函中也提到：

父親出事後與親友幾乎不相來往，在那個年代我們也不受歡迎。

¹¹²

而他在協助拍攝「作家身影：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時，也說到過往親友對於呂赫若的禁忌：

不知情的孩子偶而好奇的向長輩們問起父親，長輩們便會很不高興地要求孩子不准發問，頓時孩子們的心中產生了一團迷惑，父親的名字「呂石堆」三個字好像是一個禁忌，有了身分證以後，父親那欄底下也寫著「行蹤不明」。¹¹³

許多關於呂赫若的物品，也就這樣急於銷毀：

¹⁰⁷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0。

¹⁰⁸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4。

¹⁰⁹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3-4。

¹¹⁰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0。

¹¹¹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1。

¹¹² 呂芳雄先生回覆信函，2002.6.25。

¹¹³ 吳敏惠製作，李行導演，賴豐奇撰稿，「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台北市：春暉國際，2002（影音資料）。

呂芳卿激動的表示，父親去世後，一家孤寡倉皇返回台中依賴母親娘家，在驚懼的心情之下，父親寄放在朋友處的書籍、唱片等等皆不敢要回，父親身前所閱讀的書籍、雜誌、剪報、原稿紙上只要有呂赫若三字，全部埋入後院荔枝樹下。¹¹⁴

呂芳雄先生也說：

唯一倖存的一本日記，是因為上面有記載子女的出生年月日而保留下來。¹¹⁵

因此現在家屬身邊只存留著一本日記、數本刊有呂赫若作品的雜誌，以及他們對於呂赫若的回憶。

另外，據黃靖雅訪談林至潔的記錄¹¹⁶中，呂赫若雖然在其作品與言談，表現出他是位觀念先進的新男性，但是事實上的他卻仍殘留某些大男人的習性，尤其是一生中擁有兩個家庭。他的女友蘇玉蘭，即是林至潔第三高女的同班同學。蘇玉蘭在十八歲那年，和在電影公司上班的呂赫若相識相戀，並進而同居，後來也生了兩個孩子，雖然兩人同樣擁有對於文學的熱愛，可說是相當契合，但是呂赫若早已在家鄉有元配及數個孩子，所以蘇玉蘭與呂赫若的結合，在其他人眼中是樁「不倫之戀」，她仍舊甘願沒名沒份的與呂赫若相伴。¹¹⁷可是日後境遇困苦，在呂赫若逃亡後，她曾被國民黨約談，也傳說後來曾為了生活去酒家上班，以養大兩個孩子，最後約在民國八十一年時候得到癌症去世。¹¹⁸

我們能見到在這位才子背後，是因有兩位女性及家庭的默默支持，成就了呂赫若個人許許多多的為人稱道的創作與表現，但是他卻同時留給他們甜美又痛苦的回憶與經歷。

¹¹⁴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1。

¹¹⁵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¹¹⁶ 黃靖雅，悲愴的傳奇 - 林至潔印象中的呂赫若，《聯合文學》120(台北市：聯合文學)，1994：10，頁97-101。

¹¹⁷ 悲愴的傳奇 - 林至潔印象中的呂赫若，頁99。

¹¹⁸ 悲愴的傳奇 - 林至潔印象中的呂赫若，頁101。

第二節 家族觀念

在呂赫若的作品中，也傳達了不少對於家族的想法及觀念，就筆者所見，大致可分為婚姻關係、家族傳統、親情聯繫等方面，對於一個人可以產生歸屬也同時會是一種箝制，從呂赫若最初期的作品一直到後期，這種家族對於個人的影響，可以感覺到是由沉重的負荷，漸漸變為一種溫暖的存在。

以下就由婚姻關係、家族傳統、親情聯繫等來深入探討呂赫若在其作品中所傳達的「家」。

一、 婚姻關係

在《牛車》¹¹⁹中楊添丁和阿梅夫婦，常常出現的場景，就是夫婦倆人為了貧苦生活在爭吵，除了阿梅覺得楊添丁並不努力賺錢之外，甚至要她下海掙錢，根本沒有盡到丈夫的責任，也愈發不尊重起丈夫，但其實兩人的不對等關係，也因為楊添丁是入贅的身分：

夫婦一工作完畢回來，又因錢的事情而互相揪住。正因為長久以來持續不斷，楊添丁終於無法忍受而爆發。

「這樣你也……。你為什麼這麼不明事理。」

在強有力的男人面前，女人軟弱如豆腐。阿梅慘遭修理，狼狽不堪。也真有她的，腦裡盡是怒火，抓住男人的弱點大喊。

「出去！家是我的。窩囊的男奴。出去。」

因為楊添丁入贅他家。家的戶長是阿梅。¹²⁰

這段描述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到，阿梅對於楊添丁本就存有些許的輕視，

¹¹⁹ 《牛車》，《文學評論》2：1，1935：01。中譯亦為《牛車》，收錄於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台北市：聯合文學，1995），頁27-61。

¹²⁰ 《呂赫若小說全集》，頁47。

所以更不能體諒與知曉當時面對現代化牛車業的蕭條。而在整個故事中，楊添丁也只在上述那段爭吵對妻子動手，多半是在妻子面前抬不起頭的，尤其是要妻子為家計而賣身之後，更是表現了他的軟弱及無力。

而 嵐の物語 ¹²¹罔市是老松的童養媳：

罔市は、五歳の時から媳婦仔として、老松の家にもらはれて来た。生家はやはり貧乏小作で、姉妹が七八人も居たため生活の困難の上から、生母は彼女を媳婦仔にやつたのである。¹²²

可知罔市因為原來家庭的貧窮，五歲時就被帶到老松家作童養媳，在故事中她任勞任怨，甚至為了老松得以繼續有田地耕作，而飽受地主寶財的欺壓與凌虐。對於童養媳的問題，呂赫若更有專文 媳婦仔の場合¹²³討論之，解釋「媳婦仔」的定義和緣由，與在其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及地位，大體上是站在反對的立場，認為有過於現實化及心理難免存有嫌隙，而深深覺得「媳婦仔といふものは相當悩みの種であるといへよう¹²⁴（稱做媳婦仔的人真是非常惱人的一種人）」。這種感受也表現在另二篇小說 春の囁き¹²⁵及 田園と女性¹²⁶，主角柏煙有喜歡的女友，但是家中卻早已替他安排了媳婦，尤其這對象又是一向認為是妹妹的人，讓他心生不滿與極力反對：

もう既に、二年も前から解消するやうに両親に強くいってあるし、父親も、教育の程度が違ふから、どいって斷念してゐたの

¹²¹ 嵐の物語 ，《台灣文藝》2：5（台灣文藝聯盟），1935：05，頁85-111。中譯為 暴風雨的故事 ，《呂赫若小說全集》，頁62-90。

¹²² 嵐の物語 ，《台灣文藝》2：5（台灣文藝聯盟），1935：05，頁89。

¹²³ 媳婦仔の場合 ，《民俗台灣》3：11（29號）1943：11，頁39-41。中譯為 媳婦仔的立場 ，《呂赫若小說全集》，頁567-568。

¹²⁴ 媳婦仔の場合 ，頁41。

¹²⁵ 春の囁き ，《台灣藝術》1：3，1940：05，頁28-40。中譯為 春的呢喃 ，《呂赫若小說全集》，頁193-212。

¹²⁶ 田園と女性 ，《台灣藝術》1：5，1940：07，頁18-25、52。中譯為 田園與女人 ，《呂赫若小說全集》，頁213-225。

であったが、彼には幼時から決まった許婚が、家に養ってあった。始めは妹だと思ってゐた。しかし、それが自分の妻にするために養ってあるのだと聞かされたとき、何かしら理の分らない反抗をしたし、殊に麗卿と戀愛してから一層強く解消工作に力をいれたのだから、多分心配する程のことはないだらうと考へた。¹²⁷

但也有一些賢慧持家の媳婦仔，能使家庭美滿和諧，這是由於自小已熟悉對方性情的緣故：

兄妹愛に加はるに夫婦愛だからその世話女房たるや、幼時から自分の長所短所、性癖などを知ってゐるだけに痒いところまで手が届く。姑との間も母娘同様だったから非常に愛情が深い。¹²⁸

因為熟悉所以多所包容、多所體諒，對於婆婆也能像自己母親一般真情相待。這種媳婦仔的性情，可以用之印證呂赫若在 *嵐の物語* 對於岡市這角色的設定。

至於在 *婚約奇談*¹²⁹、*青いく服の少女*¹³⁰中，都談到了婚約對於年輕女性的束縛與約制，前者的女主角琴琴選擇逃離，追尋自己的未來，後者的女主角妙麗，雖心有不甘，但也只能無奈的認命。這些女性能有所體認，是由於他們都有接受新式的教育之故，所以會對於自己受他人安排的命運有所反抗和不滿。相對於這種女性，呂赫若在其作品中也有一種女性，是默默接受家人對於自己婚姻大事的安排，但是最終卻飽受欺凌，這就是在 *廟庭*¹³¹和 *月夜*¹³²中的主角翠竹，主角雖是

¹²⁷ *春の囁き*，頁39-40。

¹²⁸ *媳婦仔の場合*，頁40。

¹²⁹ *婚約奇談*，《*台灣文藝*》2：7（台灣文藝聯盟），1935：07，頁23-40。中譯為 *婚約奇譚*，《*呂赫若小說全集*》，頁91-111。

¹³⁰ *青いく服の少女*，《*台灣藝術*》1：2，1940：04，頁50-57。中譯為 *藍衣少女*，《*呂赫若小說全集*》，183-192。

¹³¹ *廟庭*，《*清秋*》（台北市：清水書店，1944），頁189-214。

¹³² *月夜*，《*台灣文學*》3：1，1943：01，頁74-90。

她的表哥，但看到翠竹的悲慘遭遇，也只能心疼而無力改變，在其中作者借著主角談到女性受到婚姻的壓迫，卻又無法自主：

結婚が女の一生に與へる大きな役割を、私は改めて認識させられた。それが男の場合なら、不幸の結婚によって不幸な生活を送らねばならないことは事實であるにしても、女性のやうに、自分の全生涯を破滅にみちびくことはないやうに思はれる。少なくとも、一度は結婚に失敗した男でも、再び幸福な結婚生活に入る可能性があるのに、女性の場合となると、それだけ社會的にも道德的にもより悪い結婚をせねばならないやうにされてしまふ。¹³³

更道出當時風氣對於男女標準的不公，身為女性再婚的悲哀與困難。就連呂赫若最後一篇小說《冬夜》¹³⁴，女主角彩鳳也飽嘗婚姻所帶給她的艱辛與困境。

但是在其作品中也有女性和相愛的男性在一起，沒有婚姻的束縛，卻也無法保證幸福生活的恆久存在，就是《女の場合》¹³⁵中的雙美及白瑞奇，兩人雖然生下一個女兒，雙美也期待這個孩子能促成雙方的婚姻關係，沒想到卻因為雙美的舞女出身及經濟因素，讓男主角最終選擇離棄，使雙美毅然決然的成為妓女，並打算將兩人的女兒也培養走上這條路，以作為報復白瑞奇的手段。這種希望孩子能提昇自己地位的想法，在另外兩篇《行末の記 - 或る小さな記録》¹³⁶及《財子壽》¹³⁷都可以見到，前者的女主角淑眉，希望能生個孩子提高自己的地位，因為認為自

¹³³ 月夜，頁74。

¹³⁴ 冬夜，《台灣文化》2：2，1947：02，頁25-29。

¹³⁵ 女の場合，《台灣文藝》3：7/8（台灣文藝聯盟），1936：08，頁11-36。中譯為《女人的命運》，《呂赫若小說全集》，頁129-159。

¹³⁶ 行末の記 - 或る小さな記録，《台灣新文學》1：4，1936：05，頁6-15。中譯為《前途手記》，《呂赫若小說全集》，頁112-118。

¹³⁷ 財子壽，《台灣文學》2：2，1942：03，頁2-37。中譯亦為《財子壽》，《呂赫若小說全集》，頁226-265。

己僅僅是妾，隨時都要擔心人老珠黃而被棄：

自分に誓った愛の言葉はどうしたのか、二甲歩は登記してやると約束した登記は、入籍以來二年経過したのに一向にやらうといふ氣配さへない。否、もうそれが嘘言であったことは分つて來たのだ。このままでは捨てられて、再び闇の底に老いた體をさら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ろう。かくて自分は唯お妾奉公だけで、一厘も貰はないで一枚の木葉のやうに流れてしまふであらう。¹³⁸

所以積極求子，希望能夠藉此入籍，獲得歸屬，諷刺的以為終於懷孕，卻是得了胃癌。後者的女主角玉梅，雖是正妻，但丈夫反倒趁著他懷孕的時候和別的女傭有了關係，玉梅在懷孕期間不但要面對這種事情的發生，也無法獲得足夠的休養與食糧，受盡身心的煎熬，最終發瘋。

在這些作品中，不管是何種形式的婚姻，我們都可見到對於女性的束縛與不公，在呂赫若作品中傳達出的想法，女性是能藉由教育，有所體認，但更需要勇氣，做出自我命運的抉擇。

二、 家族傳統

在呂赫若的作品中也常出現大家族為背景的故事，例如「逃げ去る男」¹³⁹，男主角在祖父一代原是顯赫一方的大家族，卻在父親與叔父分家之後，家裡經濟逐漸敗壞與沒落，尤其是父親娶了繼母入門，對於親生兒子更是多所排擠與欺壓，連以為最親密的妻子竟和弟弟私通，男主角不得已抱著孩子，離開了讓他痛苦不已的家。這故事其中談到家族財產繼承的觀念及做法，一是說到父親與叔父分家的情形：

父の兄弟は三人ありました。といつても、本當は父が只一人

¹³⁸ 行末の記 - 或る小さな記録，頁7。

¹³⁹ 「逃げ去る男」，《台灣新文學》2：4，1937：05，頁2-23。中譯為「逃跑的男人」，《呂赫若小說全集》，頁160-182。

で、二人の叔父は查媒嫻の子でしたから父は威張ってものです。財産の分配も父の一存で、三等分して父が一、私は長孫ですから一、二人の叔父は查媒嫻房いふので一の割和で貰ひましたから、父は三分の二を得た理です。¹⁴⁰

即是主角的父親因為出身正房，所以就分得家產三分之二。但是對於家中的負債，卻又採取與叔父們平分的方式，讓親族都很不滿，主角也很不以為然：

しかし、負債は、それと全く反対で三等分して三兄弟各各一分を負ひましたから、父が三分の一、二人の叔父は三分の二といふ、實に非道いやり方でした。¹⁴¹

而主角對於繼母嫁過來帶著的孩子，也不願承認他們是自己的弟妹，因為不想隨便讓別人家的孩子得到自己家的財產：

この連子は僕達とは何の関係もないぢやないか。それを僕と同様にするなんて怪しからん、と僕は憤慨したものでしたよ。實は、財産を只で他の子供にやれるかってんだといふ考からだったんです。さうでせう。誰だって家の財産を他人にとられたくないですからね。¹⁴²

所以反對父親讓他們入籍，也導致了主角和繼母等人的嚴重對立。這種對於家產的討論也表現在其他作品中，如《財子壽》，其中主角海文與弟弟為了家產，可以恩斷義絕，分家之後不相往來，因為海文認為家族共同生活只是使自己的辛苦成果和弟弟平分：

弟達と一しょではたとひ自分がいくら腕に物を言はせて蓄財を存へても弟達と分配せねばならないし、それでは骨折るのは自分だけで利得するのは弟達といふ嫌な結果が堪まらな

¹⁴⁰ 逃げ去る男，頁8。

¹⁴¹ 逃げ去る男，頁8。

¹⁴² 逃げ去る男，頁11。

いのである。自分の腕で自分の財産を造ることが彼の念頭であったところから、弟達が分家を提唱した時などは彼は家長としての手前反対はしたが、心ではしめたと叫んでゐた。¹⁴³

可見他雖身為一家之長，卻比弟弟更期待能夠分家，以劃清界線，自行做主。

另外一種造成兄弟對立的問題，就是關於祖墳的風水，這在呂赫若的《風水》¹⁴⁴有深入的刻畫及描寫，主角周長乾夜夜不得安眠，因為掛心父親墳墓傾圮，不斷夢見父親前來訴苦，而和弟弟商量要替父親洗骨，可是弟弟反倒是聽信風水師之言，如此對自己這房不利，遲遲不肯答應，反在時候未到時，強行為母親洗骨，讓主角非常感嘆與無奈：

一體どこに敬祖尊宗の念があるのか。道德、禮教の頹廢といふには餘りに生やさしく。結局は強慾なのだ。眼前の私利の慾望のために敢へて祖先を犠牲にする今時の人人の淺間しさを思ふと¹⁴⁵

感受到一個人可以為了私利，拋棄對於祖先的崇敬與責任，尤其這人又是自小一同看著父親等長輩，如何敬奉祖先的親弟弟，更令人感覺諷刺與心酸。

而子女對於父母的奉養，是有其義務與責任，但是遇上揮霍無度的父親，卻成為最沉重的負擔，《合家平安》¹⁴⁶主角范慶星就是這樣的一個父親，不但造成子女的壓力，也給自己帶來了不幸的命運。

至於在《柘榴》¹⁴⁷則討論了為人養子的悲哀，因為家貧所以兄弟三

¹⁴³ 《財子壽》，頁11-12。

¹⁴⁴ 《風水》，《台灣文學》2：4，1942：10，頁40-56。中譯亦為《風水》，《呂赫若小說全集》，頁301-318。

¹⁴⁵ 《風水》，頁56。

¹⁴⁶ 《合家平安》，《台灣文學》3：2，1943：04，頁47-73。中譯亦為《合家平安》，《呂赫若小說全集》，頁337-365。

¹⁴⁷ 《柘榴》，《台灣文學》3：3，1943：07，頁169-188。中譯為《石榴》，《呂赫若小說全集》，頁366-394。

人各分東西，一人入贅他家、一人為人長工、一人為人養子，期許有更好的生活，卻反而是對於自己命運的無法自主，最後為人養子的小弟夭折，大哥在悲傷之餘，也覺得對不起父母親，而決定將小弟的神主牌領回奉祀，並將自己的次子過繼給小弟。雖然這樣的情節在我們看來，根本於事無補，但是這也道盡貧苦人們的艱辛！

三、 親情聯繫

在呂赫若的作品中，也可見父母、兄弟之間溫暖的親情存在於其間。如 *牛車* 中的阿梅，願意接受丈夫的建議賣身，也是心疼自己的孩子無法吃飽穿暖的緣故；*廟庭* 和 *月夜* 中的『我』，對於表妹翠竹的心疼與支持；*柘榴* 中的金生，對於親弟弟的擔心與掛念，永遠無法放下，*柳書琴* 在 *再剝『石榴』* 中就認為在呂赫若筆下的金生，是一位不時充滿友愛與孝思的莊稼漢¹⁴⁸；更有 *山川草木*¹⁴⁹的寶連因為父親去世，不但放棄長久以來的音樂學習，也擔起重任將弟妹撫養長大。在這許許多多的故事中，我們除了看見令人無奈與哀傷的現實之外，我們也能見到這溫馨親情的扶持及依存。

可是也有如 *鄰居*¹⁵⁰一篇中，主角的鄰居田中夫婦因為結婚多年膝下無子，在偶然的機會中抱來他人的孩子，對於這孩子是費盡心力的疼愛與照顧，心理獲得補償，後來甚至在沒有得到生家的同意之下，強行將孩子抱回日本，留下傷心與不捨的生母，這種母愛的衝突，也可見於一回生母李夫人前來探望孩子時，與田中夫人的對話中：

「ほら、ほら。健民。母ちゃんよ。」

李夫人は兩手をさし出すのだが、民坊は見向きもしない。田中

¹⁴⁸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146。

¹⁴⁹ *山川草木*，《台灣文藝》創刊號（台灣文學奉公會），1944：05，頁12-35。中譯亦為 *山川草木*，《呂赫若小說全集》，頁470-497。

¹⁵⁰ *鄰居*，《清秋》（台北市：清水書店，1944），頁1-30。中譯亦為 *鄰居*，《呂赫若小說全集》，頁282-300。

夫人は愉快さうに勝鬨をあげて、
「ねえ、民坊、この人、母ちゃんぢゃないのね。お乳母様なのよ。」
「まあ、奥様にはかなはないわ。」
からして李夫人は悲鳴をあげ、果ては田中夫人と肩を叩きあふのである。田中夫人は呵呵大笑して民坊を抱いたまま、李夫人の追撃から逃れる。¹⁵¹

那種令親生母親難過的感受，透過這個場景我們也能夠有相當的體會。

林瑞明在 呂赫若的「台灣家族史」與寫實風格 中就論及呂赫若作品的最大特色是由家庭著手，他的小說中大抵都與家脫不了關係¹⁵²，並認為：

呂赫若的小說以「家」為最基本單位，藉著成員間的應對進退、舊慣習俗、道德人性、社會變遷及殖民統治的影響，千絲萬縷的被牽引出來，構成一個綿密完整的小說世界。¹⁵³

這種與個人最切身的問題，就真實的在其作品呈現出來，讓人能體會與感受。對照呂赫若的生命經驗，「家」是他創作的主題來源，也是他生活中最能真切感受的面向，是束縛及負擔，但更是溫暖的支持及動力。

¹⁵¹ 鄰居，頁20-21。

¹⁵²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66。

¹⁵³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69。

第三章 求學與任職

本章將討論呂赫若的求學與任職經歷，包括在台中師範學校就讀、赴日學習聲樂、初任教職與回台後找尋工作與任職的過程。

第一節 師範學校時期

呂赫若在九歲那年進入潭子公學校就讀，並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一九二八年，呂赫若十五歲，同時考上台中一中與師範學校，因為父親認為就讀師範學校可免費，於是遵從父命進入台中師範學校，呂赫若的父親只希望他快些畢業找到工作以助家計。¹⁵⁴據其師範學校同學江漢津的回憶：

那時候，師範學校非常難考，我們那一年，台中州一共有一千多人報考台中師範學校，結果只錄取了廿名台灣人，另外還有十五名日本人子弟。當時，台中州家境比較富裕的子弟一般都報考第一中學校；師範學校因畢業後職業有保障，所以窮人家子弟較多。我記得，我們那屆，除了呂赫若與一名北斗姓陳的子弟之外，都是窮人。¹⁵⁵

¹⁵⁴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¹⁵⁵ 藍博洲，〈一個老紅帽的白色歲月〉，《台灣日報》23版，1996：10：23。

可間接證實此事。

在師範學校的學習上，呂赫若的音樂成績相當優異，曾經在校表演過鋼琴獨奏。¹⁵⁶日本時代，師範教育和教會都是台灣吸收西洋音樂的管道，¹⁵⁷所以呂赫若亦是藉此機會開始音樂方面的學習。在此期間擔任師範音樂課程的是磯江清老師，據垂水千惠的研究，他不僅在呂赫若就讀師範學校時期影響著他，指導他對於鋼琴的學習，¹⁵⁸在日後也深深影響著呂赫若，¹⁵⁹甚至透過磯江老師認識了長 好子女士這位赴日學習聲樂時期的老師。磯江清對於呂赫若的影響，也可在呂赫若的日記中見到：

磯江先生、叔父坤瑞來信。一樣に自分の 台をすすめて表々ある。もう早く。¹⁶⁰

磯江清老師在呂赫若留日期間，常藉著通信給予其勸勉。根據許常惠等人所編撰的《台中縣音樂發展史》¹⁶¹，提到當時日人在師範學校規定音樂為必修課程，而各師範學校的名師包括：一條慎三郎（北師）、張福興（北師）、磯江清（中師）等，皆為日本著名音樂學校畢業之高材生，¹⁶²其中磯江清為上野音樂學校鋼琴演奏科畢業，來台任教於中師，以教學嚴厲著名，許多中部早期的音樂界人士均為磯江清的門生，如吳博厚（台中一中管樂隊創始者）、何武德（台中輕音樂團創始者）、溫仁和（小提琴名師）等。¹⁶³

也就是在這師範學校的求學期間，呂赫若開始接觸左傾的思想與理

¹⁵⁶ 《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頁127。

¹⁵⁷ 垂水千惠作、邱若山譯，二次大戰期間的日台文化狀況與呂赫若 - 以其音樂活動為中心，〈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第一屆台杏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遠流，2000），頁162。

¹⁵⁸ 被叫做RO（呂）的人 - 台中師範時代的呂赫若，頁148。

¹⁵⁹ 二次大戰期間的日台文化狀況與呂赫若 - 以其音樂活動為中心，頁162。

¹⁶⁰ 《呂赫若日記》，1942：4：22，頁122。

¹⁶¹ 許常惠、呂垂寬、徐麗紗、林清財，〈台中縣音樂發展史〉，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89。

¹⁶² 《台中縣音樂發展史》，頁195。

¹⁶³ 《台中縣音樂發展史》，頁199。

論。他常常和江漢津一些要好的同學，在下課的時候就到市政府對面一家叫做「棚邊」的書店看書，在那裡可閱讀到《中央公論》與《改造》等日本期刊，以及一些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¹⁶⁴。江漢津的回憶中也談到在當時：

我和班上十個左右（呂赫若在內）比較談的來的同學，逐漸也發展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讀書會。其中河上肇的《貧乏物語》與山川均的《資本主義的詭計》，可以說是我們的啟蒙書¹⁶⁵

這些讀書會的成員，對於這方面的思想，求知若渴，甚至在學校舉辦到殖民母國的本土參觀旅行中，趁機走遍了東京的神田書店街，盡全力搜購各種左派理論的書籍，回台之後，又用劃撥的方式買了不少書籍閱讀。¹⁶⁶因為這個讀書會並非正式組織，且所研讀的書籍又是當時日本政府認為具有反動思想者，他們只能利用成員都住校的機會，在晚上六點到八點半的自習時間，個別偷偷閱讀，同時也掌握了舍監巡房的路線，以有所防備，之後在每天飯後的休息時間，以聊天的方式進行討論。¹⁶⁷所以可知在此時期，呂赫若及同學江漢津等人開始接觸與研讀馬克思思想的相關書籍。

但是垂水千惠的研究中¹⁶⁸，她曾經訪問與呂赫若同時期的日籍同學，呂赫若在他們的印象中並不是特別醒目的學生，¹⁶⁹詢問過其他與呂赫若較好的台籍同學，他們卻是表示「他在不太投緣的人面前不太說話」，¹⁷⁰也許是因為思想不能溝通之故，所以他和這些讀書會的同學，才在秘密與共的一體感之下，更保持著緊密的聯繫與往來，一直持續到

¹⁶⁴ 一個老紅帽的白色歲月，〈《台灣日報》23版，1996：10：23。〉

¹⁶⁵ 一個老紅帽的白色歲月，〈《台灣日報》23版，1996：10：23。〉

¹⁶⁶ 一個老紅帽的白色歲月，〈《台灣日報》23版，1996：10：23。〉

¹⁶⁷ 一個老紅帽的白色歲月，〈《台灣日報》23版，1996：10：24。〉

¹⁶⁸ 垂水千惠作、許佩賢譯，被叫做RO（呂）的人 - 台中師範時代的呂赫若，〈《文學台灣》24（高雄市：文學台灣雜誌社），1997：10，頁137-53。〉

¹⁶⁹ 被叫做RO（呂）的人 - 台中師範時代的呂赫若，頁141。

¹⁷⁰ 被叫做RO（呂）的人 - 台中師範時代的呂赫若，頁142。

畢業之後，在呂赫若的日記中，也可常常見到對於與這些師範學校同學的交往記錄，如藍運登¹⁷¹、張柏齡¹⁷²、陳調源¹⁷³、張木火¹⁷⁴等，但其中與呂赫若最常往來的還是屬江漢津，在呂赫若留學東京時期，也常互通書信，甚至來信指責呂赫若對其繼母的態度：

夜，江漢津氏、廖金照氏より手紙來る。母に對する態度に就て攻撃して來る。¹⁷⁵

能由此知曉兩人的交情深厚，呂赫若對此也只能回信向他們說明自己的困境¹⁷⁶了。他們兩人的交往一直持續著，到二二八事變後，雖不常見面，但在呂赫若偶爾回到潭子兩人見面時，也彼此有默契的不去探問對方的事情，¹⁷⁷據藍博洲的訪問，江漢津提到：

大約是一九四九年時，有一天，呂赫若把他約到豐原見面。「我已經把潭子所有的財產賣掉了，準備到台北開一家印刷廠；」呂赫若說「你到我家看看，有沒有你要的書或東西，通通拿去。」

¹⁷⁸

自此以後他就再也沒有見過呂赫若了。

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呂赫若從師範學校畢業，因為在校成績

¹⁷¹ 鍾瑞芳譯、鍾美芳編，《呂赫若日記（中譯本）》（台南市：國立文化資產研究保存中心籌備處，未出版），第51頁：「藍運登（1912-）台中人，呂赫若同學，1934年台中師範畢業後赴日習畫於川端畫學校和東邦美術學院，返台後入興南新聞，擔任文教方面採訪，其評論深受好評。」

¹⁷²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52：「張柏齡，呂赫若同學，1934年台中師範演習科畢業後，曾任教於台北市宮前公學校。」

¹⁷³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53：「陳調源，呂赫若師範學校同學，1934年台中師範演習科畢業後任教於新竹郡大洲公學校。」

¹⁷⁴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93：「張木火，呂赫若同學，1934年台中師範科演習科畢業，曾任教高雄之鳳山公學校。」

¹⁷⁵ 《呂赫若日記》，1942：1：29，頁32。

¹⁷⁶ 《呂赫若日記》，1942：1：29，頁32。

¹⁷⁷ 藍博洲，《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北市：聯合文學，2001），頁131-2。

¹⁷⁸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32。

除音樂與法經之外，總體的成績並不是太好，尤其是操行成績，例如在第一年第三學期時，就被評為「個性直拗，常表現不良習性，也少有反省態度」，而得到「丙」的成績；¹⁷⁹又如在演習科第一學期時，因閱讀具社會思想的勞資問題小說，得到了「丙」，其他這幾年的操行成績，也多為「乙」。¹⁸⁰故被分發到新竹峨嵋國小，因為與當地居民的語言不通，¹⁸¹所以申請轉調南投營盤國小，時為一九三五（昭和十年）三月，¹⁸²當時人口少，一個年級只有一班，而呂赫若教的是五年級。¹⁸³也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寫出其處女作《牛車》，發表於日本的《文學評論》雜誌上。

他在營盤國小的任教期間，以自學的方式聽唱片學聲樂。¹⁸⁴呂芳雄先生說：

父親在教職期間，每次拍團體照時，總是不戴帽子並把頭歪向一邊，從不面對鏡頭。¹⁸⁵

而林雪絨也曾對呂芳雄說呂赫若對為人師表並不熱中，曾多次向其父親表明不想教書，願意賠款，但都遭父親所拒並遭罵。¹⁸⁶一九三六年八月時，東京音樂學校的教授長 好子女士訪問台灣，在台北、高雄、台南、台中、新竹各地舉行獨唱會，此事在《吳新榮日記》中亦有提及，¹⁸⁷所

¹⁷⁹ 呂石堆台中師範學校操行考查表，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¹⁸⁰ 呂石堆台中師範學校操行考查表，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¹⁸¹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¹⁸² 呂石堆教職履歷表，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¹⁸³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¹⁸⁴ 呂赫若生平再評價 1，《民眾日報》18版，1990：12：3。

¹⁸⁵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¹⁸⁶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¹⁸⁷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戰前）》（台北市：遠景，1981），頁36-37：「八月三日 前日文聯本部張星健君寫信來說，東京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聲樂家長 好子女史(女士) 此夏要來台灣巡演，而台南的主催者未定，所以希望佳里支部擔當。」；頁38：「八月二十二日 今日是長 好子女史要在台南公會堂開演奏會，因為是我們鹽分地帶同人擔任賣票，致使完全失敗，預算五百元的收入，而實收不上五十圓，算作未曾有的大事，

以藤井省三 呂赫若與東寶國民劇¹⁸⁸就推測呂赫若因參加長 好子在台中舉行的獨唱會，而得以真正結識長 好子女士，¹⁸⁹更加深了他對於學習音樂的決心。但是因為社會壓力大，再加上在家鄉潭子的人際關係複雜，讓他沒有辦法好好學習與發揮他在音樂與文學上的長才，¹⁹⁰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四月，呂赫若轉任家鄉潭子公學校。¹⁹¹不過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呂赫若教滿公學校義務教職六年後，正式辭去教職赴日學習。¹⁹²

第二節 赴日學習聲樂

根據呂赫若自行所寫的履歷事項，他在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四月時已進入下八川圭祐聲樂研究所學習聲樂，跟隨東京音樂學校的教授長 好子女士學習。¹⁹³但是據垂水千惠詢問呂赫若兒子呂芳雄的紀錄中，當初呂赫若並非正式入學，而是受到長 女士的私人指導，且在辭去公學校訓導之前，就常趁著寒暑假赴日學習音樂：

「我媽媽還依稀記得父親並沒有正式進入音樂學校，而是受到長 私人指導」、「是誰介紹到東京學習音樂，並不十分清楚。

其實在離開公學校訓導前，在每年的寒暑假，便到日本去學習音

究這原因第一是他們的藝術完全是Burger的。第二是當局對我們的行動有相當的干涉。」。

¹⁸⁸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265-95。

¹⁸⁹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272。

¹⁹⁰ 呂赫若生平再評價 1，〈民眾日報〉18版，1990：12：3。

¹⁹¹ 呂石堆教職履歷表，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¹⁹² 呂石堆教職履歷表，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¹⁹³ 履歷事項，〈呂赫若日記〉：「昭和十四、四月 下八圭祐聲樂研究所入所。東音教授長 好子女史二師事」。

樂」¹⁹⁴

因此對照前述的 呂石堆教職履歷表 中提及是在昭和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依願免本官」，¹⁹⁵可知他應是在一九四一年時赴日學習聲樂的，他個人所寫的履歷事項可能年代有誤。友人巫永福對於呂赫若赴日學習聲樂的回憶為：

因此赫若為伸展其男高音的長才，遠赴日本東京師事聲樂名師指導，並參加名聲樂家藤原善江的歌劇演出，極有成就，曾經在東京日比谷公會堂舉辦獨唱會深獲好評，台灣的聲樂家能在日本東京大舞台演唱是非常難得的事，可見他的成就被其名師所肯定。¹⁹⁶

也說明了呂赫若赴日學習聲樂的原因及表現，在其個人生平概述 巫永福生平 中也詳細記載此回呂赫若獨唱會的詳細日期，是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¹⁹⁷。而和藤原善江一同演出的歌劇是為「詩人與農夫」等。

¹⁹⁸

呂赫若剛到日本時，是和在東京念大學的堂兄呂芳庭一起居住於中野區，但當時因為呂赫若每日清早起來必須練習發聲，干擾到堂兄的作息，堂兄便另外租屋居住。約幾個月後，林雪絨將長女與次女留在社口娘家，帶著長子及剛出生不久的三女緋沙子搭船赴日，經過一段時間，才又回台帶長女與次女一同至日本生活。¹⁹⁹

隨後，為養家活口，呂赫若開始工作，據鍾美芳訪問林雪絨的紀錄中提到：

¹⁹⁴ 二次大戰期間的日台文化狀況與呂赫若 - 以其音樂活動為中心，頁164。

¹⁹⁵ 呂石堆教職履歷表，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¹⁹⁶ 巫永福，呂赫若的點點滴滴，〈巫永福全集 評論卷II〉（台北市：傳神福音，1996），頁117。

¹⁹⁷ 《巫永福全集 小說卷I》（台北市：傳神福音，1995），頁175-176。

¹⁹⁸ 巫永福，悼張文環兄回首前塵，〈巫永福全集 評論卷I〉（台北市：傳神福音，1996），頁94-95。

¹⁹⁹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呂夫人回憶當時呂赫若在東京時，曾經上班編字典，並且在劇場工作。²⁰⁰

對照《呂赫若日記》中履歷事項的記載為：

昭和十五、八月十日 歐文社編輯部入社，給八十五圓

昭和十五、十二月二十日 右依願退社

昭和十五、十二月二十二日 株式會社東京寶塚劇場演劇部二入社、給月專屬科八十圓、手當不定²⁰¹

所以可知林雪絨女士所提的「上班編字典」就是呂赫若在歐文社編輯部的工作，「在劇場工作」，是指呂赫若進入寶塚劇場演劇部之事，而能進入寶塚劇團工作，是獲得已在寶塚工作的呂泉生推薦之故。²⁰²

呂赫若在寶塚的工作內容，依垂水千惠的研究可分為五類：

1. 以演出「雪國」(1941.3)為代表的東寶舞蹈隊的日劇舞台秀的演出
2. 以「enoken龍宮行」(1941.3)為代表的東寶關係者的舞台公演和東寶舞蹈隊組合的演出
3. 以由山田耕作作曲的歌劇「黎明」為代表的合唱活動
4. 以「阿里郎與佐渡民謠」(1941.4)為代表的東京中央放送局所做的海外活動
5. 東寶聲樂隊獨自的研究會活動

根據《呂赫若日記》的紀錄，第一類型的劇目，有在江東劇場演出的「大爆擊」²⁰³；在日本劇場演出的「鶯」²⁰⁴（白井鐵造作）²⁰⁵、「奄美大島の

²⁰⁰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3。

²⁰¹ 履歷事項，《呂赫若日記》。

²⁰² 二次大戰期間的日台文化狀況與呂赫若 - 以其音樂活動為中心，頁167。

²⁰³ 《呂赫若日記》，1942：1：1、2：3-4、1942：2：10，頁1、39-40、46。

²⁰⁴ 《呂赫若日記》，1942：1：6-7，頁10-11。

²⁰⁵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2：「白井鐵造：1900-1983。寶塚歌舞劇團舞台監督。『黃鶯』一劇亦由白井導演，由一月七日至二十六日，在日本劇場共演出八場。」

花嫁（奄美大島的新娘）」²⁰⁶、「富士山」²⁰⁷，在三月開始進行的「藝能大會」²⁰⁸等。第二類型的劇目有「狸」²⁰⁹、「山參道」²¹⁰、「ハワイノ晚鐘（夏威夷的晚鐘）」²¹¹等。第五類型的活動，則有「カルメン（卡門）」²¹²等。至於第三類的活動，依據呂泉生書簡的敘述，呂赫若在聲樂隊選拔時就落選了，所以實際上並沒有參加「黎明」的舞台演出。²¹³

在忙碌的同時，呂赫若卻開始患病，起初以為是感冒，但在詳細檢查之後，發現是肺部方面的問題：

頭痛とふないので、遂に細田醫院で診察を受ける。肺門が多少悪いとのこと（左側）。²¹⁴

在擔心繼續於東京生活會把身體搞壞，而讓他產生了搬回故鄉居住的想法。²¹⁵或許亦是對於工作產生了厭倦，²¹⁶所以他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七日時正式辭去寶塚劇場的工作²¹⁷。叔父及友人巫永福等也都來信勸他回鄉。²¹⁸

²⁰⁶ 《呂赫若日記》，1942：2：12、1942：2：14、1942：2：23，頁48、50、59。《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12：「奄美大島的新娘，四幕舞台劇，舞台監督為花柳壽二郎。2月14日至23日在日本劇場公演。」

²⁰⁷ 《呂赫若日記》，1942：3：5-6、1942：3：11，頁72-73、78。

²⁰⁸ 《呂赫若日記》，1942：2：28、1942：3：1，頁64、68。《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17：「日劇藝能大會由三月一日在日本劇場公演至四月。演出項目有卡門。」

²⁰⁹ 《呂赫若日記》，1942：1：19，頁22。

²¹⁰ 《呂赫若日記》，1942：1：19，頁22。

²¹¹ 《呂赫若日記》，1942：2：27，頁63。《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2：「夏威夷的晚鐘為第七幕，劇本作者及舞台監督為菊田一夫。三月一日至二十五日公演。」

²¹² 《呂赫若日記》，1942：1：23-31、1942：2：1，頁26-34、37。

²¹³ 二次大戰期間的日台文化狀況與呂赫若 - 以其音樂活動為中心，頁173。

²¹⁴ 《呂赫若日記》，1942：3：15，頁82。

²¹⁵ 《呂赫若日記》，1942：3：19，頁86：「急に東京居住を引揚げることを思ふ。東京で体をこはしたくないからだ。²¹⁵」

²¹⁶ 《呂赫若日記》，1942：4：5，頁105：「日劇は實際嫌になる。しかし、舞台を知るために止むを得ない。」

²¹⁷ 《呂赫若日記》，1942：4：7，頁107。

²¹⁸ 《呂赫若日記》，1942：4：9，頁109。

決心離開東京之後，呂赫若心裡也有不少的惆悵及無奈，可見於他當時所寫的多篇日記中：

今東京を去らんとす、些か東京に心引かる、想々切也。その意味で、よく東京を眺めしが、如何せん、東京又寂しからずや。²¹⁹

或許是他來到東京之後並沒有達成當時的理想，而今卻因病痛不得不回台，此事在當時的文學雜誌《台灣文學》中亦有記載：

在京していた呂赫若君が健康を損ねて歸台したがその後快方に向ひ、之を機に台中に止る事となったから、同君の活躍は『台灣文學』の大きな強みだと思ふ。²²⁰

但是返台前夕他心中始終無法平靜，夜裡也無法成眠。²²¹尤其因為心中所持的理想克服不了現實，他認為並非一年多的舞台生活貧乏無味，而是被要求做些令人感覺無趣之事，使舞台生活也失去了意義。²²²所以不禁感受到當初在家鄉時，對於東京生活的期待在真正體驗後，卻只能看成是美麗的空想：

夢に東京生活の寂しさを見る。が、朝醒めて田 時代に夢見る東京の華さを思ふと、どうしたことだらう。物事は空想を伴ってこそ美しいものだ。²²³

在東京兩年的生活，的確使呂赫若有所學習，但是理想的無法實踐，卻是他心中的遺憾。

²¹⁹ 《呂赫若日記》，1942：4：11，頁111。

²²⁰ 編輯後記，《台灣文學》2：3，1942：07。

²²¹ 《呂赫若日記》，1944：4：12，頁112：「夜、稍々眠らず。愈々東京を去らんと思ふと落ち著かず。嗚呼！東京！果して耳々聞く東京を二年間身を以て味ったか？」

²²² 《呂赫若日記》，1944：4：14，頁114：「今にして一年有余の舞台生活を顧るにつまらぬと思ふ。舞台生活そのものがつまらぬのではない。つまらぬことをやらされるから舞台生活迄つまらなくなるのだ。」

²²³ 《呂赫若日記》，1944：5：2，頁134。

第三節 回台任職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呂赫若一家人回到了台灣。²²⁴回台之後，有一段時間呂赫若除了寫作之外，仍找不到適合的工作，也因為寫作的收入並不穩定，還有一家大小需要撫養，所以不找其他的工作不行，在這

²²⁴ 《呂赫若日記》，1944：5：10，頁142。

樣的煩惱下，張星建等人建議他到興南新聞社工作：

星建兄、天賞兄、迅章君と雑談。興南新聞社に入社するよう
にす、めろれる。職業なしでは困る故、入らうかと思が。

225

但是在幾番思量及友人如王井泉的反對²²⁶下，呂赫若向張星建婉辭進入興南新聞社，張星建並鼓勵他努力從事文學。²²⁷沒有其他工作的期間，他也只有從事寫作，而寫作對他而言，是件辛苦又愉快的工作：

自重だ。作家としていくからには。たゆまない努力。持續
的な文學への熱情。しかし、原稿を書くことは辛いことだ。だ
が、一面楽しい仕事だ。これほど楽しい、やり甲斐のある仕事
があるだらうか。 やはり原稿を書く以外に仕事はない。
228

後來，林貞六²²⁹仍希望延攬呂赫若至興南新聞社文化部，曾透過張星建告知，²³⁰呂赫若便前去與林貞六商討相關事宜。²³¹但卻因為音樂協會的成立，使呂赫若進入文化部工作一事生變，林貞六希望呂赫若能改去演劇協會，使他陷入為難當中：

興南新聞社に行き林貞六氏會ふ。文化部入りの件は音樂協
會が出来ために仕事なし、事務員は氣毒だから演劇協會に入れ

²²⁵ 《呂赫若日記》，1942：6：28，頁193。

²²⁶ 《呂赫若日記》，1942：8：22，頁252：「午后二時台中へ。王井泉氏を中央ホテルに訪ふ。『台灣文學』の強化並に興南入り反對さる」。

²²⁷ 《呂赫若日記》，1942：8：31，頁261：「星建兄と興南入り拒絶のことに就相談したが快く引き受けてくれたので何より安心。星建兄、口にシヨリ文學努力を言ふので頼もし」。

²²⁸ 《呂赫若日記》，1942：7：25，頁222。

²²⁹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70：「林貞六：1887-？原名林呈祿，出生於新竹，父林振威。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後到明治大學高等研究科學習，曾任台灣新民報社專務董事兼主筆、編輯局長，報社合併改成興南新聞社後仍任專務董事。為總督府評議會員。」

²³⁰ 《呂赫若日記》，1942：9：27，頁290：「『北京好日』を星建兄に。林貞六文化部長が自分の文化部入りを希望してゐるとのこと」。

²³¹ 《呂赫若日記》，1942：10：21、1942：10：30，頁316、325。

といふ。困る。²³²

不過，呂赫若仍是進入台灣映畫株氏會社工作，負責撰寫演劇部大綱²³³及研究所要項等事務²³⁴，他們一家人也因此遷至士林居住。²³⁵但是工作不到一個月，他與上司產生了理念的衝突，因為上司謝火爐決定若無法獲得他人出資贊助，就要決定停辦籌畫已久的劇團，讓呂赫若在無法認可其作為之下，憤憤不平的毅然辭去這份工作。²³⁶

而雖然當初沒有進入興南新聞擔任正式的記者工作，不過呂赫若在興南新聞上也發表了多篇報導及雜文：陳夫人の公演²³⁷、農村と青年演劇²³⁸、新劇と新派²³⁹、阿里山²⁴⁰、台灣音樂放送意義²⁴¹、音樂放送再說²⁴²、一年生²⁴³、台陽展を觀て - 魂と腕の鍊磨の連續²⁴⁴、音樂の文化性²⁴⁵、處女作回憶 - 子曰空空如也²⁴⁶、演劇教養の必要²⁴⁷等都是有關於當時新劇與音樂的發展評論及報導。

最後，在中山侑的介紹之下，²⁴⁸呂赫若進入興行統制會社工作，期

²³² 《呂赫若日記》，1942：11：12，頁340。

²³³ 《呂赫若日記》，1942：11：19，頁347。

²³⁴ 《呂赫若日記》，1942：11：20，頁348。

²³⁵ 《呂赫若日記》，1942：11：26，頁354。

²³⁶ 《呂赫若日記》，1942：12：1-4，頁361-364。

²³⁷ 陳夫人の公演，〈興南新聞〉3707號-3712號，1941.5.20-25，六版。

²³⁸ 農村と青年演劇，〈興南新聞〉4130號，1942.7.20，四版。

²³⁹ 新劇と新派，〈興南新聞〉4179號，1942.9.7，四版。

²⁴⁰ 阿里山，〈興南新聞〉4335號，1943.2.12，四版。

²⁴¹ 台灣音樂放送意義，〈興南新聞〉4373號，1943.3.22，四版。

²⁴² 音樂放送再說，〈興南新聞〉4380號，1943.3.29，四版。

²⁴³ 一年生，〈興南新聞〉4386號，1943.4.4，四版。

²⁴⁴ 台陽展を觀て - 魂と腕の鍊磨の連續，〈興南新聞〉4414號，1943.5.3，四版。

²⁴⁵ 音樂の文化性，〈興南新聞〉4484號，1943.7.12，四版。

²⁴⁶ 處女作回憶 - 子曰空空如也，〈興南新聞〉4526號，1943.8.23，四版。

²⁴⁷ 演劇教養の必要²⁴⁷，〈興南新聞〉4709號，1944.2.23，四版。

²⁴⁸ 《呂赫若日記》，1942：12：18，頁378：「朝履歷書を一通書く。中山氏紹介で興行統制協に入らるため也」。

間也是有些許波折，²⁴⁹讓他想到職業就感到不安。²⁵⁰和興行統制會社的部長商討多次之後，²⁵¹呂赫若終於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正式進入興行統制會社就職，負責新劇的業務，²⁵²讓他終能學以致用。這份工作也是在呂赫若履歷中，回台之後唯一記下的工作：

十八、一、二 社員二採用シ新劇部勤務ヲ命ス、月俸金七十五圓

ヲ給ス 台灣興行統制 社

當他們舉家遷到士林居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張冬芳一家也遷到他們住處的隔壁，²⁵³林雪絨對此也有記憶：

返台之後起初住在士林圓山飯店附近，後來曾住在景町²⁵⁴，張冬芳即住在隔壁，兩家大人感情很好，小孩子更是玩在一起，曾經兩家同遊草山北投，有照片留存。²⁵⁵

而鍾美芳訪談另一位台中文學家林雲鵬的紀錄中，也有提到關於呂赫若返台後在電影公司上班，並居於士林一事：

返台後林雲鵬在遞信部任職，呂赫若在電影公司上班，當時呂赫若、張冬芳、傅雄飛、林雲鵬皆賃屋住在士林(今圓山飯店附近)，林雲鵬回憶當時大家騎腳踏車上下班，邊騎邊談，年少時光乘風快意，當時情形實難忘懷。²⁵⁶

針對這兩段回憶的些許出入，對照《呂赫若日記》中所談到當時遷居台

²⁴⁹ 《呂赫若日記》，1943：1：9，頁12：「興行統制 社はしばし待てといふ」。

²⁵⁰ 《呂赫若日記》，1943：1：8，頁11：「終日外出せず、職を思って不安がるのみ」。

²⁵¹ 《呂赫若日記》，1943：1：18-19，頁21-22。

²⁵² 《呂赫若日記》，1943：1：20，頁23。

²⁵³ 《呂赫若日記》，1943：1：23，頁26：「張冬芳氏鄰りの二階に引越す」。

²⁵⁴ 「景町」應為「京町」之誤值，根據日治時期的「大台北鳥瞰圖」（1935 大窪四郎繪），並無「景町」一地，而「京町」、「表町」、「本町」和「榮町」，是當時台北城內最繁華的地區，分別為今日的台北市的衡陽路、台北車站、重慶南路、博愛路一帶。參閱李欽賢著，金炫辰改編，《台灣的古地圖「日治時期」》（台北縣：遠足文化，2002），頁97-98。

²⁵⁵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3。

²⁵⁶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13。

北一事，都是提及士林，未曾提到京町，特別是張冬芳搬至隔壁一事，在日記中的紀錄都為士林，而鍾美芳訪談張冬芳夫人高尚華的紀錄中，寫到：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林茂生被捉，張冬芳時與呂赫若住在台北景町²⁵⁷，張夫人謂兩人為鄰居，時相過從，當時看情形不對，本擬避到日本，後來兩人同返台中²⁵⁸

而且在一九四四年的日記中，提到呂赫若家人及張冬芳一家都在當年遷回豐原，²⁵⁹所以可以推測在日治時期，呂赫若與張冬芳一家是居於士林一帶，但是在戰後兩家人亦皆北上居於台北京町一帶，因此林雪絨的回憶應是包括兩次遷居台北的經驗。至於林雲鵬津津樂道當時一同騎腳踏車上班一事，呂赫若在其日記中也有記錄，²⁶⁰而能從事工作，使他有稍感安定的心情：

自轉車で濡水ながら出勤。少々落ちついて勤務出来る。²⁶¹

但在興行統制會社的工作，他卻只能編寫劇本，且常有無事可做的情形，²⁶²在公司工作時，友人的頻頻來訪也成了同事對他不滿的因素，無力感再度萌生。²⁶³讓他有了回鄉種田，或是再隻身回到東京生活的想法：

近日、田舎に引ん ぬで百姓をやるか、一人だけ再び東京

²⁵⁷ 應為「京町」。

²⁵⁸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7。

²⁵⁹ 《呂赫若日記》，1944：8：23，頁253：「今日全家族豐原へ引揚げることにした。」；1944：9：29，頁292：「二年ばかり鄰居してきた張冬芳氏、今日一家をげて豐原へ歸っていった。荷物も」。

²⁶⁰ 《呂赫若日記》，1943：1：25-30，頁28-33。

²⁶¹ 《呂赫若日記》，1943：1：29，頁32。

²⁶² 《呂赫若日記》，1943：4：22，頁122。

²⁶³ 《呂赫若日記》，1943：3：30，頁97。

にとび出したいやうな 持だ。²⁶⁴

上班工作的難受，使他產生想辭職的念頭，²⁶⁵因為討厭只能作編寫劇本的工作，²⁶⁶而且上司對於他能力的質疑更令他氣憤。²⁶⁷在工作期間甚至發生為了選劇本一事，與同事意見不和，使他一氣之下離開公司。²⁶⁸尤其幹部的尸位素餐，讓他更覺得沒必要認真工作。²⁶⁹不過這樣的境遇也使他常常覺得對不起家人，由於自己從事文學，而使家人生活辛苦，是他過意不去的事：

金がほしい。貧乏すると金の有難さにすもしくなる。自分は貧乏してもいが、家族は の毒だ。文學は家族を現實的に不幸にする²⁷⁰

而因與上司的衝突，使他在同年十二月十日，改調到企劃部上班，負責編輯社訊的工作。²⁷¹不過日記中最後的記錄是到台灣新報社「旬刊台新」編輯部工作，以社員的資格任用，月薪九十元，²⁷²能獲得這份工作，是因有工藤好美的介紹，及龍瑛宗的推薦。²⁷³友人楊千鶴也在其回憶中提到了這件往事：

『台日』報社於一九四二年換了總編輯，改變作風。滿紙儘是高唱皇民奉公的調調。我覺得無聊極了，於是在一九四二年匆

²⁶⁴ 《呂赫若日記》，1943：5：3，頁135。

²⁶⁵ 《呂赫若日記》，1943：5：28，頁160；1943：7：5，頁202。

²⁶⁶ 《呂赫若日記》，1943：6：15，頁180。

²⁶⁷ 《呂赫若日記》，1943：6：5，頁170：「今日程不愉快なことはない。會社を めようと 思ったのは 自分の仕事に對して認識不足のことをいふのは 但し部長は讓歩したか 」。

²⁶⁸ 《呂赫若日記》，1943：7：3，頁200：「人は人と交る。興行統制會社にはつとまらぬ。今朝、脚本選擇の件でしゃくにすはる。そのま、とび出して 」。

²⁶⁹ 《呂赫若日記》，1943：7：14，頁211。

²⁷⁰ 《呂赫若日記》，1943：8：9，頁239。

²⁷¹ 《呂赫若日記》，1943：12：10，頁370。

²⁷² 《呂赫若日記》，1944：8：1，頁231：「本日より台北市榮町四三二「台灣新報社」に入社。社員採用，月俸九十圓。「旬刊台新」編輯部の仕事 」。

²⁷³ 《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頁136。

匆辭去記者工作，在家自己看看書。我離開『台日』報社約一年後，呂赫若與龍瑛宗同入了『台日』的副報 - 國語日報（是摘選『台日』報紙中的一些記事，附加注音「假名づけ」，以便低年級者閱讀的刊物）當編輯。（這可能是因為男人需要為三餐工作，不若我的幸運，而必須勉為其難。）²⁷⁴

呂赫若就這樣從事這份工作，直到戰爭結束。

²⁷⁴ 楊千鶴，《花開時節》（台北市：南天，2001），頁345。

第四章 呂赫若與台灣新文學

呂赫若於一九三五年發表《牛車》於《文學評論》之後，即開始了他的文藝創作之路，友人巫永福回憶道「本來他是在一九三五年加入台灣文藝聯盟，他很會寫小說，而台灣文藝聯盟是一九三四年成立，我則是和一些同好在東京於一九三三年成立福爾摩沙雜誌，是第一個台灣文藝雜誌。」²⁷⁵。

呂赫若戰前的創作一直持續到一九四四年，作品包括小說、評論、隨筆、放送劇（廣播劇）、腳本等各種形式，在其中，音樂與戲劇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腳色，是他的個人興趣，也是他的生活經歷。

第一節 文學作品的接觸

在呂赫若創作的過程中，同時閱讀了許多名家的著作，包括了文學、戲劇的作品與理論，這些都可由他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的日記，觀察到這些作品對於他的影響。

一、文學作品與理論

呂赫若對於文學作品的接觸，其實遠在他十歲時就已經開始，當時因為他的成績優異，獲得了童話集一冊，而進入了兒童文學的世界。

²⁷⁶

成人之後，他透過日文譯本而接觸了世界各國的名家著作，以為其文學創作的參考。呂赫若的日記中，紀錄多部閱讀過的作品與讀後感，

²⁷⁵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²⁷⁶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這些書籍如赫曼 赫塞的《美しき青春（鄉愁）》²⁷⁷、林芙美子的《明暗》²⁷⁸、谷崎潤一郎的《庄造と と二人の女（貓與庄造和兩個女人）》²⁷⁹、瑞士凱勒的《村のロメオとユリア（村裡的羅密歐與茱麗葉）》²⁸⁰、易卜生的《鴨》²⁸¹、巴爾札克的《ヴ - ゼニ、グランデ（歐也妮 葛蘭黛）》²⁸²與《村子的司祭》²⁸³、莫里哀的《守財奴》²⁸⁴、斯湯達爾的《赤と（紅與黑）》²⁸⁵、室生犀星的《王朝》²⁸⁶、漢斯 卡羅薩的《幼き日（童年）》²⁸⁷、詹姆士 喬哀斯的《都柏林人》²⁸⁸、橫光利一的《秋立ちて（秋逝）》²⁸⁹、芹澤光治良的《歴史物語（歷史故事）》²⁹⁰、凱勒的《セルドヴィラの人たち（塞拉特維拉的人們）》²⁹¹、修密特彭的《山之彼方》²⁹²、馬歇爾 阿爾朗的《生れた土地（出生之地）》²⁹³、《好逑傳》²⁹⁴、紀德的《偽幣製造者》²⁹⁵、馬賽爾 阿爾郎的《強く生きんとて（為堅強活下去）》²⁹⁶、張赫宙的《人的羈絆》與《美麗的壓抑》²⁹⁷、葛利塞的

²⁷⁷ 《呂赫若日記》1942.1.2，頁5。

²⁷⁸ 《呂赫若日記》1942.1.30，頁33。

²⁷⁹ 《呂赫若日記》1942.2.2，頁38。

²⁸⁰ 《呂赫若日記》1942.2.10、1942.4.20，頁46、120。

²⁸¹ 《呂赫若日記》1942.4.1，頁101。

²⁸² 《呂赫若日記》1942.8.16、1942.8.18、1942.8.20，頁246、248、250。

²⁸³ 《呂赫若日記》1943.3.23，頁90。

²⁸⁴ 《呂赫若日記》1942.8.19，頁249。

²⁸⁵ 《呂赫若日記》1942.8.30、1942.9.1、1942.9.4-5，頁260、266、267-268。

²⁸⁶ 《呂赫若日記》1942.9.20，頁283。

²⁸⁷ 《呂赫若日記》1942.9.20，頁283。

²⁸⁸ 《呂赫若日記》1942.10.4，頁299。

²⁸⁹ 《呂赫若日記》1942.10.4，頁299。

²⁹⁰ 《呂赫若日記》1942.10.4，頁299。

²⁹¹ 《呂赫若日記》1942.10.15，頁310。

²⁹² 《呂赫若日記》1942.10.16、1942.10.19，頁311、314。

²⁹³ 《呂赫若日記》1942.10.26、1942.11.10，頁321、338。

²⁹⁴ 《呂赫若日記》1942.12.26，頁386。

²⁹⁵ 《呂赫若日記》1942.12.26，頁386。

²⁹⁶ 《呂赫若日記》1943.1.27，頁30。

²⁹⁷ 《呂赫若日記》1943.2.20，頁56。《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105：「張赫宙：1905-。」

《冬》²⁹⁸、《天才與性格》²⁹⁹、橫光利一的《旅愁》³⁰⁰、福樓拜耳的《包法利夫人》³⁰¹、川端康成的《小說的結構》³⁰²、河上徹太郎的《文學的人性論》³⁰³、威希爾特的《單なる生活（單純的生活）》³⁰⁴、十返一寫的《文學的生命》³⁰⁵等。其中斯湯達爾的《赤と（紅與黑）》讓他興起撰寫長篇小說的念頭；³⁰⁶而在閱讀過張赫宙的作品，使他決定非寫長篇小說不可；³⁰⁷至於紀德的《偽幣製造者》則使他猶豫於撰寫通俗小說而或純文學；³⁰⁸而巴爾扎克使他學習到掌握題材與人物的寫法。³⁰⁹

另外他也閱讀過《紅樓夢》、《浮生六記》、《北京好日（京華煙雲）》³¹⁰等，都對他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例如紅樓夢是他創作戲劇的可用來源，³¹¹沈復對人生的體會類於他的觀感，³¹²《北京好日（京華煙雲）》在他的眼中看來，情節與筆法卻過於理智。³¹³還有《詩經》³¹⁴、《楚辭》³¹⁵、

是第一個進入日本文壇的朝鮮人。初期作品為抒情豐富、民族性濃厚的普羅文學。戰爭後期轉為維護日本的政策。戰後歸化日本，改名野口。長篇小說《人的羈絆》於1941年發表。」

²⁹⁸ 《呂赫若日記》1943.3.14、1943.3.18、1943.3.20，頁81、85、87。

²⁹⁹ 《呂赫若日記》1943.3.17，頁84。《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111：「《天才與性格》：Emil Ludwig（1881-1948）著，中岡宏夫日譯，1942年山雅房（東京）出版。」

³⁰⁰ 《呂赫若日記》1943.4.18，頁118。

³⁰¹ 《呂赫若日記》1943.5.2，頁134。

³⁰² 《呂赫若日記》1943.3.18，頁85。

³⁰³ 《呂赫若日記》1943.4.26，頁126。

³⁰⁴ 《呂赫若日記》1943.5.25，頁157。

³⁰⁵ 《呂赫若日記》1943.12.31，頁391。

³⁰⁶ 《呂赫若日記》1942.8.30，頁260。

³⁰⁷ 《呂赫若日記》1943.2.20，頁56。

³⁰⁸ 《呂赫若日記》1942.12.26，頁386。

³⁰⁹ 《呂赫若日記》1943.3.23，頁90。

³¹⁰ 《呂赫若日記》1942.6.23-27、1942.7.6、1942.7.8，頁188-192、203、205。

³¹¹ 《呂赫若日記》1942.3.3，頁70。

³¹² 《呂赫若日記》1942.3.9，頁76。

³¹³ 《呂赫若日記》1942.7.6，頁203。

³¹⁴ 《呂赫若日記》1943.6.7，頁172。

³¹⁵ 《呂赫若日記》1943.6.7，頁172。

《今古奇觀》³¹⁶、老舍的《駱駝祥子》³¹⁷、德齡的《西太后に待して（清宮二年記）》³¹⁸、《詩人を通じて見たる支那文化（透過詩人所見之中國文化）》³¹⁹、《兵法三國志》³²⁰、長與善郎的 乾隆御製賦³²¹、卡爾庫羅的《中國人氣質》³²²、《東洋哲學夜話》³²³、《滿支習俗考》³²⁴、《支那史研究》³²⁵等中國的文學、文化與歷史書籍，閱讀的原因非為學問，在他的心中是為了解自身：

支那の勉強は學問ではない。自分の義務だ。³²⁶

而老舍的《駱駝祥子》，不僅讓他感覺到趣味，更讓他認為在文學創作上，短篇小說可以取法日本名家，而長篇小說則需學習西洋及中國：

老舍の「駱駝祥子」を買ふ。讀んでみると、なかくに面白い。スケールの大きいのに驚く。想ふ：短篇小説は日本に、長篇小説は西洋、支那に範を求めべきだと。³²⁷

此外還有宇野浩二、法蘭茲 韋弗爾³²⁸、歌德、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名家的著作與生平。在閱讀過《身為父親的歌德》³²⁹後，使他想效法歌

³¹⁶ 《呂赫若日記》1943.2.7，頁43。

³¹⁷ 《呂赫若日記》1943.5.22-23，154-155。

³¹⁸ 《呂赫若日記》1942.7.12，頁209。

³¹⁹ 《呂赫若日記》1942.8.2，頁232。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58：「《透過詩人所見之中國文化》，正確原題是《詩人を通じての支那文化》，上村忠治著，1941年第一書房出版。」

³²⁰ 《呂赫若日記》1943.1.28、1943.2.8，頁31、44。

³²¹ 《呂赫若日記》1943.3.11，頁78。

³²² 《呂赫若日記》1943.3.13-14，頁80-81。

³²³ 《呂赫若日記》1943.4.25，頁125。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120：「《東洋哲學夜話》：Lily Adams Beck原著，陶山務日譯，1942年第一書房出版。」

³²⁴ 《呂赫若日記》1943.5.21，頁153。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126：「《滿支習俗考》：井岡咀芳著，1942年湯川弘文社（大阪）出版。」

³²⁵ 《呂赫若日記》1943.6.7，頁172。

³²⁶ 《呂赫若日記》1943.6.7，頁172。

³²⁷ 《呂赫若日記》1943.5.22，頁154。

³²⁸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100：「法蘭茲 韋弗爾：Franz Werfel，1890-1945，奧地利作家。」

³²⁹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120：「《身為父親的歌德》：三井光彌，1941年第一書房

德離家，專心於文學的創作：

やはり原稿執筆の場所は家庭では 旧だ。ゲ - テすら家庭を離れて原稿を書いた。³³⁰

而在知曉杜斯妥也夫斯基，是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中進行創作，則讓他感受到文學終究是苦難的道路，是和夢想戰鬥的道路，也期望自己能效法繼續堅持文學的創作：

ドストイエフスキ - の傳記を買ひ、讀んでみて驚いて。感慨無量。あれ程、生活に苦しんだ人があろうか、あれ程現實に虐げられながらも頑張り通した人があろうか。自分の 恃も文學者だったことに違ひないことを知る。文學は所詮苦難の途だ、夢とた、かふ途だ。³³¹

於是呂赫若在日記的補遺欄中，預定於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完成回想式的長篇小說「竹圍抄」，以及整理好長篇小說「建成堂記」的構想，因此要求自己需讀破古典作品。不過隨著戰事的吃緊與雜務的繁忙，呂赫若不僅於此年的日記記錄天數減少，也不見閱讀書籍的紀錄，這些預定計畫終究沒有實現。

二、戲劇作品與理論

呂赫若為創作戲劇，曾經閱讀的戲劇作品：如岸田國士³³²的戲劇《歲月》：

戯曲を創作すること、台灣の演劇運動に しても何かの貢
? をしたい。岸田國士の戯曲「歲月」を讀む。³³³

（東京）出版。」

³³⁰ 《呂赫若日記》1943.4.24，頁124。

³³¹ 《呂赫若日記》1943.7.24，頁221。

³³²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1：「岸田國士：1890-1954。日本の戯劇作家、小説家、翻譯家。1940年就任大政翼贊會文化部長（1942年辭職）。」

³³³ 《呂赫若日記》1942.1.3，頁6。

以及《商船テナシチ - (商船田納西號)》³³⁴、哈魯貝的《青春》³³⁵、莫爾納爾的戲劇集《芝居は詔向ま (戲正合宜)》³³⁶、修尼茲勒的《綠の鸚哥 (綠鸚哥)》³³⁷及《戀愛三昧》³³⁸、威德《死》³³⁹、海厄曼斯的《永遠のユダヤル (永遠的猶太人)》³⁴⁰、威爾多剛斯的《愛》³⁴¹、斯特林堡的《いなづま (閃電)》³⁴²、蘇德曼的《名譽與故鄉》³⁴³、小仲馬的《椿姫 (茶花女)》³⁴⁴、都德的《アルルの女 (阿魯魯的女人)》³⁴⁵、哈辛特 貝納文特的《思はれぐされ (白相思)》³⁴⁶、果戈里的《檢察官 (欽差大臣)》³⁴⁷、尚雷諾的《胡蘿蔔鬚》³⁴⁸、貝爾納的《自由の重荷 (自由的重擔)》與《懷を傷めずに (不用自掏腰包)》³⁴⁹、庫魯特里奴的《署長さんはお人好し (署長是好好先生)》³⁵⁰、《桃花扇》³⁵¹、斯特林堡的「ユリエ嬢 (茱麗小姐)」³⁵²、王德爾的「サロメ (莎樂美)」³⁵³、托爾斯泰的《闇の力 (黑暗的勢力)》³⁵⁴、歐尼爾的《歸鄉》³⁵⁵、《街の風景 (市

³³⁴ 《呂赫若日記》1942.1.7, 頁10。

³³⁵ 《呂赫若日記》1942.2.10, 頁46。

³³⁶ 《呂赫若日記》1942.2.20、21, 頁56、57。

³³⁷ 《呂赫若日記》1942.2.27, 頁63。

³³⁸ 《呂赫若日記》1942.2.28, 頁64。

³³⁹ 《呂赫若日記》1942.3.1, 頁68。

³⁴⁰ 《呂赫若日記》1942.3.1, 頁68。

³⁴¹ 《呂赫若日記》1942.3.3, 頁70。

³⁴² 《呂赫若日記》1942.3.5, 頁72。

³⁴³ 《呂赫若日記》1942.3.7, 頁74。

³⁴⁴ 《呂赫若日記》1942.3.23, 頁90。

³⁴⁵ 《呂赫若日記》1942.3.24, 頁91。

³⁴⁶ 《呂赫若日記》1942.3.27, 頁94。

³⁴⁷ 《呂赫若日記》1942.3.28-29, 頁95-96。

³⁴⁸ 《呂赫若日記》1942.3.29, 頁96。

³⁴⁹ 《呂赫若日記》1942.3.30, 頁97。

³⁵⁰ 《呂赫若日記》1942.3.30, 頁97。

³⁵¹ 《呂赫若日記》1942.4.1, 頁101。

³⁵² 《呂赫若日記》1942.4.9, 頁109。

³⁵³ 《呂赫若日記》1942.4.9, 頁109。

³⁵⁴ 《呂赫若日記》1942.4.14, 頁114。

街的風景》³⁵⁶、弗賴塔格的《劇作法》³⁵⁷、《戲曲の本質（戲劇的本質）》³⁵⁸、托尼斯 狄特洛的《戲曲論（戲劇論）》³⁵⁹、《近代劇十二講》³⁶⁰、《支那的戲劇》³⁶¹、《我が古典劇（我的古典戲劇）》³⁶²、《戲劇筆記》³⁶³等。其中有名家著作，亦有戲劇理論，以增加自己對於戲劇的理解。而為了創作喜劇，也曾閱讀過《幽默俱樂部》之類的書：

何か喜劇が書きたい。古本屋で「ユ・モア、クラブ」を買って見た。が、一つも面白くない。³⁶⁴

甚至期許自己成為劇作家，而決定月購一冊《近代劇集》：

.....近代劇集三冊を買ふ。將來劇作家なるべく努力せん。月に一冊宛買ふこと。³⁶⁵

但也有些劇作，在呂赫若閱讀之後，即評為無趣或無益，如梅耶 - 黑爾斯特的 アルト、ハイデルベルグ（亞爾特 海德格爾）³⁶⁶、海厄曼斯的《猶太街》³⁶⁷。

這些劇作的閱讀，也成了呂赫若創作戲劇的技巧仿效來源，如閱讀耶爾曼 萊斯的《街の風景（街景）》時，在寫生中編入劇情，就是他亟欲嘗試的手法：

³⁵⁵ 《呂赫若日記》1942.4.22，頁122。

³⁵⁶ 《呂赫若日記》1942.4.29，頁129。

³⁵⁷ 《呂赫若日記》1942.1.24、27，頁27、30。

³⁵⁸ 《呂赫若日記》1942.4.18，頁118。

³⁵⁹ 《呂赫若日記》1942.5.8-9，頁140-141。

³⁶⁰ 《呂赫若日記》1942.3.25，頁92。

³⁶¹ 《呂赫若日記》1943.5.27，頁159。

³⁶² 《呂赫若日記》1943.1.20，頁23。《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98：「《我的古典戲劇》，守隨憲治著，千歲書房1942年刊。」

³⁶³ 《呂赫若日記》1943.5.21，頁153。《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126：「《戲劇筆記》：水品春樹著，1943年聖記書房出版。」

³⁶⁴ 《呂赫若日記》1942.1.17，頁20。

³⁶⁵ 《呂赫若日記》1942.2.26，頁62。

³⁶⁶ 《呂赫若日記》1942.3.11，頁78。

³⁶⁷ 《呂赫若日記》1942.3.22，頁89。

エルマ - ンライスの戯曲「街の風景」を読む、作劇術、言葉の巧マに感心する。斯ういふスケッチ風なものも書いてみたい。スケッチの中に筋を織り ませるといふ……³⁶⁸

現今卻因呂赫若作品原稿均被銷毀，無從窺見其戲劇創作的原貌，因而無法應證這些戲劇作品與理論對他的影響。

第二節 文學創作與理念

呂赫若在日治時期的創作，據朱家慧、垂水千惠、黃英哲的整理³⁶⁹，共有小說二十八篇，評論十一篇，隨筆十一篇，詩一篇，腳本五篇，放送劇三篇，報導文學一篇，另外還有許多未發表或未完成的作品，如 訓導記 ，完成於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六月）。

但仍有一篇小說與雜文未列於上述的記錄中，即為：一本のラケット（一根球拍），發表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廿三日的《台灣新民報》，是日本學者野間信幸閱讀張文環作品時無意間發現，他並據此發表其研究 關於呂赫若作品「一根球拍」³⁷⁰；以及呂赫若獲台灣文學賞之後所寫感想 - 台灣文學賞第一回受賞者感想 ，發表於一九四三年的十二月的《台灣文學》。

因此目前可知呂赫若在日治時代完成並刊行的作品，有：

（一）小說二十九篇：包括 牛車、嵐の物語、婚約奇談、行

³⁶⁸ 《呂赫若日記》1942.4.23，頁123。

³⁶⁹ 朱家慧、垂水千惠、黃英哲編，呂赫若著作年譜，〈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一卷（東京：綠蔭書房），頁399-403。

³⁷⁰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189-204。

末の記 - 或る小さな記録、女の場合、逃げ去る男、季節圖鑑、³⁷¹ 一本のラケット、青いく服の少女、春の囁き、田園と女性、花の表情、³⁷² 深山にて、³⁷³ 暁の露か、³⁷⁴ 轉落の日、³⁷⁵ 財子壽、廟庭、風水、鄰居、一年生、月夜、合家平安、柘榴、玉蘭花、順德醫院、³⁷⁶ 百姓、清秋、山川草木、風頭水尾 等，皆為中短篇的小說。

牛車 描述佃農楊添丁與妻子阿梅，在地主的剝削、新時代的衝擊之下生活的悲哀。嵐の物語 敘述老松與岡市夫婦，所受到地主的欺壓。婚約奇談 談到女主角琴琴勇於擺脫婚約的束縛，而追尋自己的理想。行末の記 - 或る小さな記録，則是敘述一個身為側室的女子淑眉，希望以懷孕生子改善自己地位，而卻事與願違的故事。女の場合 談到舞女雙美與情人白瑞奇，兩人因相愛而同居，並生下一女，卻因沒有婚姻的關係，以及女主角的出身，而遭逢離棄，使她萌生報復之意的故事。逃げ去る男 談到大家族中分家的問題，與主角和繼母的對立關係，使他遭到排擠與欺壓，最終選擇帶著自己的孩子遠離。一本のラケット 以一根球拍懷想堂哥留學東京、婚姻不被認可的故事。

青いく服の少女 的女主角妙麗，雖然不想接受父母的安排嫁給不學無術的男子，卻也無力對抗現實，只能選擇認命。春の囁き 和田園と女性 談到主角伯煙在對象的選擇上，希望能夠自由戀愛，而極力反對家中所替他安排的童養媳。財子壽 敘述女主角玉梅面對丈夫的不忠，與生活的辛勞、艱困，最後發瘋的故事。廟庭 與 月夜 談到主角面對表妹翠竹在婚姻中所受到的欺凌，只能心疼她的無力感。風

³⁷¹ 因資料散佚，只知其有此著作而無法詳探其內容。

³⁷² 因資料散佚，只知其有此著作而無法詳探其內容。

³⁷³ 因資料散佚，只知其有此著作而無法詳探其內容。

³⁷⁴ 因資料散佚，只知其有此著作而無法詳探其內容。

³⁷⁵ 因資料散佚，只知其有此著作而無法詳探其內容。

³⁷⁶ 只知其有此著作無法獲致。

水 以祖墳的風水，來談論子孫可以為了私利，而拋棄其責任與崇奉。

鄰居 提到一對日人夫婦因求子心切，而抱來台人之子，最終帶著孩子離去，使生母萬分不捨卻莫可奈何的故事。 一年生 則是提到當時教育的問題。 合家平安 是談到主角的揮霍無度，不僅給子女帶來壓力與負擔，也使自己遭逢不幸。 柘榴 是談論到當時的養子制度與兄弟情感的故事。 玉蘭花 則是以一個孩子的眼光，來描述一位在家中短期作客的日人，所帶給他們的影響與懷念。 百姓 提到農人的特殊個性與情感，如錙銖必較及人情味。 清秋 是談到戰時動員人們前往南方，為國（日本）效力的問題。 山川草木 敘述女主角寶蓮因父去世，不但放棄音樂學習，還必須將弟妹們撫養長大之故事。 風頭水尾 描述開墾新地的艱困與熱忱。

(二) 評論十一篇：包括 詩についての感想、文藝時評、陳夫人の公演、農村と青年演劇、新劇と新派、阿里山、台灣音樂放送意義、音樂放送再說、台陽展を觀て - 魂と腕の鍊磨の連續、音樂の文化性、演劇教養の必要，多為討論台灣演劇與音樂的發展之作。

(三) 隨筆十二篇：包括 文學雜感 - 二つの空氣、文學雜感 - 古い新らしいこと、想ふままに、拉青と八卦節 - 結婚習俗の故事、羅漢堂雜談 三篇、³⁷⁷ 嗚呼！黃清呈夫婦、思ひ出の？女作 - 子曰空空如也、媳婦仔の場合、台灣文學賞第一回受賞者感想、一協和音にでも 等，討論他對於文學的想法，與對一些台灣風俗的觀感。

(四) 詩一篇：陳遜仁君の靈前に捧ぐ，感嘆友人逝世的詩作。

(五) 腳本五篇：包括 百日內、結婚圖、高砂義勇隊、日本の子、源義經 等。³⁷⁸

³⁷⁷ 因資料散佚，只知其有此著作而無法詳探其內容。

³⁷⁸ 因資料散佚，只知其有此著作而無法詳探其內容。

(六) 放送劇三篇：包括 林投 、 演奏會 、 麒麟兒 等。³⁷⁹

(七) 報導文學一篇： 現地報告妻ありて強し新しき誇り 。³⁸⁰

關於呂赫若作品的研究，已有多人為文討論。³⁸¹特別是其小說反映時代、描寫女性與殖民地人民的悲哀，更是後人多所討論者。筆者曾就呂赫若的小說為何多以女性為主角詢問其友人巫永福先生，巫先生認為因為當時河洛婦女不似客家婦女在外工作，所以在家中也較沒有權力，而呂赫若的小說多是描寫鄉村，紀錄其所見所聞，加上他本身對於女性的議題也比較關心，因此在其作品中可以見到許多都是討論當時台灣女性受到壓迫的問題。³⁸²

至於呂赫若自身對於文學創作的理念為何？創作的情形？似乎是以往較少討論到的面向，這些都可以從他的日記中見到，而他的隨筆與評論也可見到他對於文學創作的想法。因此本文將整理與討論呂赫若對於文學創作的看法與歷程。

一、 創作歷程

在《呂赫若日記》的第一篇中，就可以見到他對於從事文學已有九年的自己，要多創作、撰寫戲劇、發現美的事物。³⁸³因要求自己要多創作，當沒有創作時，也會在日記中紀錄及反省。³⁸⁴創作停頓時，曾懷疑過自己的文學才能，所以要求自己不斷學習，³⁸⁵這點可由前一節討論其閱讀大量書籍而應證。他在日記中不斷鼓舞自己，除了從事文學別無他途，³⁸⁶因而要不斷的讀、不斷地寫。³⁸⁷對他而言沒有文學的人生就失

³⁷⁹ 因資料散佚，只知其有此著作而無法詳探其內容。

³⁸⁰ 只知有此著作無法獲致。

³⁸¹ 詳見第一章。

³⁸²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³⁸³ 《呂赫若日記》1942.1.1，頁4。

³⁸⁴ 如《呂赫若日記》1942.1.31-1942.2.3.，頁34-39。

³⁸⁵ 《呂赫若日記》1942.4.5，頁105。

³⁸⁶ 如《呂赫若日記》1942.4.17，頁117。

³⁸⁷ 如《呂赫若日記》1942.4.29，頁129。

去意義了：

文學せねばならぬ、これが生きる途なのだ。³⁸⁸

期許自己要努力不懈，對文學有持續的熱情，雖然寫作是辛苦事，但卻也是件愉快的工作：

たゆまない努力。持續的な文學への熱情。しかし、原稿を書くことは辛いことだ。だが、一面楽しい仕事だ。³⁸⁹

至於寫作戲劇的原因，在於認為自己劇場工作，是相當有利的條件。³⁹⁰ 所以要不斷的研究戲劇，與不斷的創作戲劇。³⁹¹ 而在構思體裁時，有時也常以自身經歷為參考，³⁹² 如在日記中的某一篇，記錄他想以受過新式教育的丈夫和舊式教育的妻子之衝突為題材，³⁹³ 或許就是他和妻子生活的體驗，不過這個構想並沒有寫成作品。

日記中也常紀錄所寫的作品於何時完成，與期間的過程，例如 財子壽 是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完成，但是卻是前年八月時就一直停停寫寫的作品：

短篇，七拾七枚、『財子壽』脱稿、夜十時四十五分に至り書き終る。昨年八月より休みく書いてきた作品だ。³⁹⁴

在撰寫 月夜 時，曾因想寫更像台灣人的生活的、不誇張的小說，焚毀了已寫成三十頁的原稿：

短篇「月夜」を焼してしまふ。三十枚に及んだ労作だが、どうも 忒？ はないので。もっと台湾人の生活らしい，誇張しない小説が書きたい。台湾色のあるもの....³⁹⁵

³⁸⁸ 《呂赫若日記》1942.5.13，頁145。

³⁸⁹ 《呂赫若日記》1942.7.25，頁222。

³⁹⁰ 《呂赫若日記》1942.3.28，頁95。

³⁹¹ 《呂赫若日記》1942.4.1，頁101。

³⁹² 例如本論文第二章討論的有關家族的小說創作。

³⁹³ 《呂赫若日記》1942.1.9，頁12。

³⁹⁴ 《呂赫若日記》1942.1.10，頁13。

³⁹⁵ 《呂赫若日記》1942.3.16，頁83。

而「鄰居」完成於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同一天的日記中，就說明此篇作品是意圖寫出內地人、台灣人所應有的態度。³⁹⁶廣播劇「林投」則是他初次嘗試的放送劇本，但比起其他構思與著手已久的作品，算是寫得相當順利，完成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是為三十分鐘的廣播劇。³⁹⁷「合家平安」完成後，本認為此作是自己前所未有的、具前進性的作品，³⁹⁸之後再度閱讀時，卻因感覺作品欠缺情感而不甚滿意。³⁹⁹至於創作布袋戲劇本「源義經」，則是因為想賺取稿費以供生活所需。⁴⁰⁰而「柘榴」則是在工藤好美教授的建議下，為描寫美的事物而構思出來的作品，當時工藤好美教授是如此對他說的：

構成文章よし、將來は美的なものの追求か、建設的方向に進まれたし。⁴⁰¹

呂赫若聽聞，開始反省自己長久以來的寫作技巧，發現自己因描寫典型的性格而也描寫了黑暗的一面，⁴⁰²苦思之後決定以兄弟愛為主題撰寫小說，期間名稱不斷更動，如「兄弟」、「血」、「流」、「石榴」，最終才定名為「柘榴」，情節上也曾為了是否加入時局性而苦惱不已，他討厭把輕薄的時代性塞入文中，因希望自己的作品，不僅具有真實性與藝術性，而更要能是永恆的作品：

近頃「兄弟」の構成の頭を痛める。何か時代性をもれといふ。
しかし浮ついた時代性をもることは嫌だ。あくまで、真？に、
藝術的に。生命のながい作品を書かう。⁴⁰³

加上有許多想寫的東西，卻因雜誌的截稿期限而簡化掉了，讓他感覺到

³⁹⁶ 《呂赫若日記》1942.10.1，頁296。

³⁹⁷ 《呂赫若日記》1942.12.23，頁383。

³⁹⁸ 《呂赫若日記》1943.3.10，頁77。

³⁹⁹ 《呂赫若日記》1943.4.12，頁112。

⁴⁰⁰ 《呂赫若日記》1943.4.13，頁113。

⁴⁰¹ 《呂赫若日記》1943.5.30，頁162。

⁴⁰² 《呂赫若日記》1943.6.1，頁166。

⁴⁰³ 《呂赫若日記》1943.6.15，頁166。

藉由雜誌的文學運動應是非常態性，該藉由出版來完成慢工細活寫的作品，⁴⁰⁴不然總有意猶未盡之感。⁴⁰⁵於是「清秋」一篇即是以小說集的方式刊出，除「清秋」一篇之外，還包括之前的作品「鄰居」、「石榴」、「財子壽」、「合家平安」、「廟庭」、「月夜」等。「清秋」描述主角耀勳回到家鄉，對於成為開業醫生有所猶豫，因為家人為了他能順利開業，逼迫了開小吃店的黃明金退租房屋，故事中同時敘述主角身旁親友，多響應「南進政策」投身南方，就連黃明金也決定前往南方發展，讓耀勳矛盾與苦思不已，最後決定留在後方繼續努力。王建國在「呂赫若清秋的再詮釋」中，就認為本篇小說是呂赫若作品中少見的具有時代感的作品，⁴⁰⁶描寫了當時「南進政策」下，台灣人民生活的變動，對照呂赫若的個人經驗，他的叔父也在此時前往南方，⁴⁰⁷而呂赫若的日記中記錄，本命名為「路」的「清秋」，是他想描寫一個醫生徘徊於開業還是作研究之間，以明示本島知識階級的方向。⁴⁰⁸同年八月七日真正著手寫「清秋」時，更確定要描寫當今的氣息，及明示本島知識分子的動向：

現今の生息吹きを描寫し、本島イテリに動向を示したい。⁴⁰⁹

看似為了配合當局的政策所寫，不過其中描述投身南方者，卻都非出於本身對南方的熱情與夢想，而是為了打破困境，因而林瑞明於「呂赫若的「台灣家族史」與寫實風格」分析呂赫若當初是為順利出版而作。⁴¹⁰我們則可由其日記記錄，獲知這也是他對於作品中加入時代性，與描寫

⁴⁰⁴ 《呂赫若日記》1943.7.1，頁198。

⁴⁰⁵ 《呂赫若日記》1943.7.29，頁226。

⁴⁰⁶ 王建國，「呂赫若清秋的再詮釋（上）」，《文學台灣》39（高雄市：文學台灣），2001：07，頁246。

⁴⁰⁷ 《呂赫若日記》1942.6.12、1942.6.16-17，頁177、181-182。⁴⁰⁷ 王建國，「呂赫若清秋的再詮釋（上）」，頁252：「今日是叔叔出發去南洋的日子（《呂赫若日記》昭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時間紀錄有誤，應為昭和十七年。

⁴⁰⁸ 《呂赫若日記》1943.6.18，頁183。

⁴⁰⁹ 《呂赫若日記》1943.8.7，頁237。

⁴¹⁰ 《呂赫若作品研究》，頁65。

美的事物的努力。他也曾認為追根究底、描寫生活，朝著國家政策的方向去闡釋它，是沒有直接參與戰鬥者的文學方向。⁴¹¹

至於親友和呂赫若文學創作的關係，除了前述第二章家族中的討論，以及他的叔父前往南洋對於「清秋」一篇的影響，我們也可從日記中看到他的堂弟如鵬（後改名為呂榮泉）⁴¹²，曾經協助將劇本「結婚圖」進行翻譯的工作。⁴¹³雖有助手，但這項工作卻讓他不免煩躁，⁴¹⁴而認為翻譯不是件好差事，創作家不該如此。⁴¹⁵不過日記中並沒有記錄為何要進行翻譯，以及翻譯成什麼語文等，只是記載了他對於翻譯工作的心情。

二、文學理念

觀察呂赫若日記中的一段，抄自小田切秀雄的話語，就可知道呂赫若對於文學創作追求寫實的想法，他認為不論是光明或是黑暗，都須克服以追求文學美的境界：

抄自小田切秀雄的「間隙的克服」（《中央公論》二月號）：

- 為了要縮短、克服個人與時代間的分歧，作為文學，除了從根究那分歧而徹底去描寫它之外，別無其他方法。
- 探索現實上應被否定的事物之根源，而且徹底加以描寫，以資真正去克服它的這種文學裡頭才能感受到美。
- 正因有希望光明而厭惡黑暗的、不易止息的希求之心，所以希望文學從根徹底描寫黑暗，以達到克服黑暗。⁴¹⁶

所以小說應寫得更加平易，以便他人能閱讀：

小説の文章について、もっと？單で他に讀んでもらへなければ

⁴¹¹ 《呂赫若日記》1942.1.16，頁19。

⁴¹² 呂芳雄先生回覆信函，2002.6.25。

⁴¹³ 《呂赫若日記》1942.10.2-3、1942.10.5-8，頁297-298、300-303。

⁴¹⁴ 《呂赫若日記》1942.10.8，頁303。

⁴¹⁵ 《呂赫若日記》1942.10.7，頁302。

⁴¹⁶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2.28，頁15-16。

仕様がなと思ふ。⁴¹⁷

詩作也是如此，要和小說一樣，不應是脫離客觀現實的東西：

詩も小説ご同様に現實に對しては根本において同じ觀點
に立つことが理解出来るし、詩歌の史觀からしても、詩ごは決
して客觀現實を離れたものでないことが悟れるし⁴¹⁸

他的寫實風格，當時也曾被西川滿和葉石濤惡意批評，讓他氣憤的認為自己並非只寫羅列事實的小說，作品裡有他自身的感覺、看法，只不過批評者讀不出來。⁴¹⁹他並非不會寫以人的個性美為對象的小說，而是一直更想以社會為對象，描寫人的命運的變遷：

自分は人間の個性美を 象として小説が書けないのではない。
それよりか、社會を 象として、人間の運命の流れを書か
うとしてゐるのだ。⁴²⁰

因此我們可從呂赫若的作品中，感受到他對於社會現象的關懷與看法，筆下人物彷彿就在眼前，如以「一年生」為例，描述一個孩童陳萬發，他從以前就期待去學校學習國語（即日語），因此為了求好的表現，跟著只會幾句日語的母親先行學習，他將自己的姓名、父親的名字、家裡的地址等回答練習的滾瓜爛熟，所以當成為一年級的新生時，對於老師的這些問題都能應答如流，心中一直期待老師的肯定，甚至能讓他當上級長，只不過老師並沒有感受到他的熱忱，讓陳萬發有些失望，上課時仍不斷的想引起老師的注意，而最後老師終於注意到他了，卻認為他是在搗蛋，詢問他原因時，他只會說「我叫陳萬發」、「我的父親是陳大川」、「我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⁴²¹，描寫與諷刺了當時教育的情況。

⁴¹⁷ 《呂赫若日記》1943.3.24，頁91。

⁴¹⁸ 詩についての感想，《台灣文藝》3：2（台灣文藝聯盟），1936：01，頁34。

⁴¹⁹ 《呂赫若日記》1943.5.20，頁152。

⁴²⁰ 《呂赫若日記》1943.6.13，頁178。

⁴²¹ 「一年生」，《興南新聞》4386號，1943.4.4，四版。

在生活中，他認為文學家不該涉足政治方面。⁴²²從事文學者，應該要執著於真正的文學，不是虛榮的自我滿足，而是願意花上一生來努力探究文學的。⁴²³但是沒想到戰後他最後卻涉足了政治活動，也使一生都應努力探究文學的理想無從實現。

第三節 往來與交流

呂赫若在二次戰爭結束前，所結識者多為文學、音樂界的傑出人士，這些友人不僅和他有文學、音樂方面的交流，甚至在他生活、求職、創作陷入低潮時，都曾給予他相當多的協助與支持。以下就呂赫若的日

⁴²² 《呂赫若日記》1943.2.28，頁65。

⁴²³ 文學雜感 - 二つの空氣，〈《台灣文藝》3：6（台灣文藝聯盟），1936：05，頁44-45。

記、散文等，以及這些友人的回憶，來探討呂赫若與這些人士的往來情形。

（一）王井泉⁴²⁴

他對呂赫若的生活給予相當多的協助，呂赫若日記上記錄常於山水亭吃中飯，實在是過意不去：

毎で午山水亭で晝食してゐるのですまない。⁴²⁵

王井泉甚至也照顧呂赫若的家人，如曾購買玩具給呂赫若的孩子。⁴²⁶因而兩人不只是能一同討論演劇事宜的朋友，而是真正交心。王井泉在大稻埕經營的山水亭，也是台灣文人聚會的場所，楊千鶴描述當時山水亭的情況：

記得是在一九四一年時我才首次去山水亭。那時好像才重新裝潢過的山水亭，算是相當講究的。內部掛有台灣的宮燈，很具特色而又有高雅的氣氛。我在當新聞記者和參與文化活動的那段期間，更是去了山水亭很多次。⁴²⁷

同時她並比較了山水亭與波麗露兩家當時著名餐館的差別：

當時在大稻埕，夠水準、有好音樂、氣氛佳的餐廳，還有一家叫「ボレロ」。但那是以西餐和西樂為主。山水亭則是有台灣式的裝潢，有台灣菜、台灣點心（如意包、東坡刈包、魚丸湯等等），並有台灣音樂。那時其他一般供台灣菜的餐廳非常吵鬧，只能吃而不能享受其氣氛。而在山水亭卻能有味覺、視覺、聽覺的多重享受，使人有遠離日人社會而浸身於台灣鄉情的一份親切感及落葉歸根的那種安適感。⁴²⁸

⁴²⁴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1.20，頁5：「王井泉，台北市人，山水亭公共食堂主人，為星光劇團、民烽劇團、厚生演劇研究會以及人劇座主要成員與主持人」。

⁴²⁵ 《呂赫若日記》1942.12.1，頁361。

⁴²⁶ 《呂赫若日記》1942.12.13，頁373。

⁴²⁷ 《花開時節》，頁338。

⁴²⁸ 《花開時節》，頁338-339。

而楊千鶴也是透過呂赫若結識了王井泉，她描述王井泉是個兒高、慷慨的人：

當初尚未認識店主之時，就覺得如此餐館的店主必是一位很有思想、有抱負的人。後來有幾次與呂赫若到山水亭時，經呂氏介紹才知道原來那個個子高高、稍彎駝背，談笑風生，隨和、親切的人就是店主王井泉先生。結果那次好像也變成店主請客，他真是慷慨的人。⁴²⁹

（二）巫永福⁴³⁰

兩人相識於中央書局，當時巫永福前往訪問張星建，而呂赫若正好也至中央書局，因為年紀相近，非常談的來。⁴³¹巫永福記得當時呂赫若和他談到筆名的由來：

為參與台灣文藝聯盟雜誌「台灣文藝」事訪問中央書局經理張星建時，剛好遇著來訪的呂赫若與張冬芳，經介紹後互相認識，二位與我一樣年輕卻很英俊，冬芳稍白，赫若稍黑，大家一見如故，赫若說：「我的本名石堆很粗俗，故以赫若為號並為筆名。」針對他的筆名我說：「很有朝鮮名小說家張赫宙的味道。」赫若一聽大笑起來答道：「是啊，我比張赫宙年輕，所以名赫若，日本語的若是年輕的意思。」⁴³²

不過巫永福平時還是以石堆稱呼呂赫若。⁴³³而呂芳雄也提到六叔如鵬曾經對他說，呂赫若親口提到筆名取為赫若，是希望自己成為赫赫有名的

⁴²⁹ 《花開時節》，頁339。

⁴³⁰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1.31，頁7：「巫永福（1913-），南投埔里人，畢業於明治大學文科，在日參與「台灣藝術研究會」創辦福爾摩沙雜誌，返台後入「台灣新聞社」但擔任記者，後任職大東信託公司，為《台灣文學》同仁，發表詩、小說。戰後歷任要職並支持《台灣文藝》發行，設有巫永福評論獎，贊助台灣文學發展」。

⁴³¹ 巫永福訪問記錄，2002.6.8。

⁴³² 巫永福，呂赫若的點點滴滴，〈巫永福全集 評論卷II〉（台北市：傳神福音，1996），頁116-117。

⁴³³ 巫永福訪問記錄，2002.6.8。

年輕人，而且這個想法，早在就讀師範學校時期就已經萌生，⁴³⁴因此或許可以推斷在文友面前，呂赫若是希望塑造一個文學青年的形象。第一次見面不久後，呂赫若就邀他到潭子家中玩，知道了呂赫若是小地主出身。⁴³⁵巫永福在呂赫若留學東京期間，也常常和他書信往返，當他知曉呂在東京生活苦悶，而且又病痛纏身時，曾經多次去函勸呂赫若返鄉。⁴³⁶呂赫若不只和巫永福有往來，和他的弟弟巫永煌也曾見上數面，當呂赫若留學東京的時候，巫永煌時為山形高等學校的學生，在呂赫若的印象裡，他是很爽朗的男孩子。⁴³⁷呂赫若在「想ふままに」也提到巫永福雖然許久才發表一篇作品，但是這種做法代表巫永福是孜孜不倦地在努力著，兩人常互相戲謔同床夜談，所以情感甚篤，因而聽聞他要結婚，心中不免有些傷感，⁴³⁸日記中並有記載著巫永福的結婚日期。⁴³⁹不過呂赫若回台之後，兩人也常會面，會談時台日語交雜，有時談談文學，有時談談生活瑣事。⁴⁴⁰戰時呂赫若又回家鄉時，一群人就常到今台中市的中華路夜市聚會，微醺之際呂赫若就唱歌劇給這群友人聽：

隨著戰局赫若又回來潭子，常來台中與張星建、吳天賞、張耀東及我在台中市中華路的路邊攤飲酒取樂，微醉之時赫若會為我們低聲吟唱，其優美的歌聲至今猶在耳。⁴⁴¹

因此巫永福認為呂赫若有文學、聲樂的才華，聲樂上的表現甚至勝過呂泉生，是當時台灣少見的男高音，加上文學上的表現，真是台灣第一才子，⁴⁴²如果健在定會於台灣文壇、樂壇發揮影響及貢獻。⁴⁴³

⁴³⁴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⁴³⁵ 巫永福訪問記錄，2002.6.8。

⁴³⁶ 《呂赫若日記》1942.4.9，頁109。

⁴³⁷ 《呂赫若日記》1942.2.22，頁58。

⁴³⁸ 「想ふままに」，頁107-108。

⁴³⁹ 《呂赫若日記》1942.5.23，頁155。

⁴⁴⁰ 巫永福訪問記錄，2002.6.8。

⁴⁴¹ 呂赫若的點點滴滴，頁118。

⁴⁴² 巫永福訪問記錄，2002.6.8。

(三) 呂泉生⁴⁴⁴

除了前述兩人在東京時，都曾在東京寶塚工作之外。兩人在台中的住處也距離不遠，所以常互相走動往來，呂赫若也留宿過呂泉生家。⁴⁴⁵也曾就開音樂會一事，和呂赫若師範時期的音樂老師磯江清會談。⁴⁴⁶兩人常有音樂上的討論與合作。

(四) 吳新榮⁴⁴⁷

吳新榮的日記中最初對於呂赫若的記錄，即是呂赫若的來信，雖然理念不同，不過吳新榮對於他仍有相當不錯的觀感：

豐原呂赫若君寫來一信，不止（甚）合我意啦。他純然是一個激情的好男子。⁴⁴⁸

呂赫若並曾南下訪問吳新榮。⁴⁴⁹而呂赫若因校對對吳新榮的作品《亡妻記》，非常感動，在日記中留下了記錄，⁴⁵⁰並於編輯後記大力稱讚此作，讓吳新榮有些難為情，但也將這些讚許之詞獻上前妻雪芬靈前。⁴⁵¹吳新榮也讚許呂赫若於《興南新聞》上的文藝時評，認為呂「默默專心致志，帶來了好結果」，使呂赫若心有戚戚焉，⁴⁵²吳新榮並在閱讀過呂獲「台灣文學賞」的作品《玉蘭花》後，認為他和同時獲獎的《口》子，皆

⁴⁴³ 呂赫若的點點滴滴，頁119。

⁴⁴⁴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4.13，頁28：「呂泉生（1916-）台中神岡人。日本東洋音樂學校畢業，日治時代參與「厚生演劇研究會」，一生致力於民謠的採集創作與合唱指導」。

⁴⁴⁵ 《呂赫若日記》1942.5.16，頁148。

⁴⁴⁶ 《呂赫若日記》1942.5.16、1943.5.23，頁148、155。

⁴⁴⁷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6.22，頁47：「吳新榮（1906-1967）台南人，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返台開設佳里醫院，積極參與文學活動，活躍於當時文壇，為鹽分地帶文學健將。戰後任台南縣文獻委員會編纂組長，專心於採集民俗編纂文獻」。

⁴⁴⁸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戰前）》（台北市：遠景，1981），1936.6.1，頁34。

⁴⁴⁹ 《吳新榮日記（戰前）》，1936.8.15，頁37-38：「晚上豐原呂赫若君來訪，是同志文藝愛好者，所以招郭水潭、黃炭、林精鏐君去咖啡店開座談會」。

⁴⁵⁰ 《呂赫若日記》1942.6.22，頁187。

⁴⁵¹ 《吳新榮日記（戰前）》，1942.7.1，頁129。

⁴⁵² 《呂赫若日記》1943.8.16，頁246。

為筆力高超者。⁴⁵³故兩人惺惺相惜，但能夠見面的機會多是文藝家的聚會，如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呂赫若的日記中，談到在「明治果子」舉辦的台灣文藝家協會大會，吳新榮北上參加一事：

午後四時より明治 子にて台灣文藝家協會總會に出席す。會する者三十余名。佳里より吳新榮氏も列席。⁴⁵⁴

吳新榮同一天的日記也記錄了：

赴城內明治製 會社三樓，參加「台灣文藝家協會」總會，是我此次來此主要目的。本會將重新改組，網羅全島作家，且以精選主義限於第一線活躍的作家為會員。我與郭水潭君被推為佳里代表，於今總會更推舉我為台南州地方理事。要說我對社會有什麼貢獻，也僅於此而已。今日與會者：矢野峰人（會長）、陳逢源（隨筆部理事）、張文環（小說部理事）、呂赫若、楊達、龍瑛宗、中山侑、西川滿（小說部理事）、濱田隼雄（小說部理事）、名和榮一、黃得時（小說部理事）諸君。⁴⁵⁵

此次北上兩人不僅在張文環家會談，還與其他人一同至草山（陽明山）遊玩，⁴⁵⁶而後又一同參加《民俗台灣》於山水亭的宴會，⁴⁵⁷另外還有如「台灣文學決戰會議」之聚會。⁴⁵⁸

（五）張文環⁴⁵⁹

當呂赫若在東京學習的期間，和張文環常常有書信往來，除了討論

⁴⁵³ 《吳新榮日記（戰前）》，1944.1.7，頁151。

⁴⁵⁴ 《呂赫若日記》1942.7.15，頁212。

⁴⁵⁵ 《吳新榮日記（戰前）》，1942.7.15，頁130-131。

⁴⁵⁶ 《呂赫若日記》1942.7.16，頁213。

⁴⁵⁷ 《呂赫若日記》1942.7.17，頁214。《吳新榮日記（戰前）》，1942.7.17，頁131。

⁴⁵⁸ 《吳新榮日記（戰前）》，1943.11.12，頁147-148。

⁴⁵⁹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1.16，頁4：「張文環（1909-1978），嘉義梅山人，日本東洋大學文學部肄業，在日其間參與「台灣藝術研究會」，創刊《福爾摩沙》雜誌。返台組織「啟文社」，發行《台灣文學》雜誌，參加「厚生演劇研究會」。是日治時代創作豐富的作家，戰後創作長期停頓，晚年有長篇「滾地郎」。

文學、戲劇理念之外，也會將自己的文稿交由張文環，在《台灣文學》發表，稿件《同宿記》也被退件過。⁴⁶⁰張文環在書信往來中，鼓勵呂赫若三四年內不要回台，好好用功，⁴⁶¹而呂赫若因故返台後，張文環也寫信勉勵呂赫若繼續努力。⁴⁶²之後呂赫若協助張文環編輯《台灣文學》的工作，同時校對張文環的作品，楊千鶴就回憶道：

呂赫若幫張文環主編『台灣文學』，並且常替張文環改他的稿子。呂赫若親口告訴我，他常為了改張文環不通順的日語而頭痛。⁴⁶³

呂赫若於日記中也記錄協助張文環校對一事，如小說《閹雞》等⁴⁶⁴。也因和張文環於《台灣文學》的共事，偶為排版⁴⁶⁵、經費⁴⁶⁶等有摩擦，兩人的意見有所不同，使呂赫若感覺到張文環不是長於事務的人。⁴⁶⁷不過張文環還是呂赫若日記中最常出現的人物之一，也曾在其文章《想ふままに》⁴⁶⁸中，對於張文環接任雜誌編輯，出刊《台灣文學》，表達非常喜悅的心情，並說張文環是當今最值得信賴者，是不會讓人失望的作家。⁴⁶⁹而當時葉石濤在《興南新聞》中，提到本島人作家無皇民意識，舉張氏和呂赫若為例，讓他們兩人相當氣憤，⁴⁷⁰張文環並挺身替呂赫若辯護，使呂赫若感動不已。⁴⁷¹

⁴⁶⁰ 《呂赫若日記》1942.3.3，頁70。

⁴⁶¹ 《呂赫若日記》1942.2.8，頁44。

⁴⁶² 《呂赫若日記》1942.5.27，頁159。

⁴⁶³ 楊千鶴，《花開時節》（台北市：南天，2001），頁237。

⁴⁶⁴ 《呂赫若日記》1942.6.25-27，頁190-192。

⁴⁶⁵ 《呂赫若日記》1943.7.9，頁206。

⁴⁶⁶ 《呂赫若日記》1943.7.19，頁216。

⁴⁶⁷ 《呂赫若日記》1943.7.13，頁210。

⁴⁶⁸ 《想ふままに》，《台灣文學》創刊號，1941：05，頁106-109。

⁴⁶⁹ 《想ふままに》，頁106。

⁴⁷⁰ 《呂赫若日記》1943.5.17，頁149。

⁴⁷¹ 《呂赫若日記》1943.5.18，頁150。

(六) 張冬芳⁴⁷²

呂赫若和張冬芳相識於山水亭，⁴⁷³其後當呂赫若一家北上居住後不久，張冬芳一家也搬入，已如前所敘，兩人不只常常往來，兩家人也會相互走動。⁴⁷⁴只不過日後因呂赫若的案件，張家也飽受牽連，⁴⁷⁵至此也再沒有往來。⁴⁷⁶

(七) 張星建⁴⁷⁷

如前所述，張星建在呂赫若返台後的求職工作，提供了不少的協助。而呂赫若對於張興建的看法為「台灣文化界的綠洲」，遭逢困境時能夠倚賴。⁴⁷⁸他曾至張星建工作的中央書局，和他商討就職的問題。⁴⁷⁹因為張星建的大力協助，讓呂赫若感動的在日記中寫下「星建兄はいい人だ（星建兄是個不錯的人）」。⁴⁸⁰而他也曾勸張星建一同投入文藝創作。

⁴⁸¹

(八) 陳逸松⁴⁸²

雖然陳逸松本人並未投入文學創作，不過他卻對當時的文藝活動相

⁴⁷²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10.22，頁77：「張冬芳（1917-1968）台中豐原人，畢業於東京帝大中國哲學系，返台後任職廣播電台。戰後曾任教台大先修班教授國文，曾參與籌設延平大學，日治時代作品以詩為主，五十年代以後創作中斷」。

⁴⁷³ 《呂赫若日記》1942.10.22，頁317。

⁴⁷⁴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3。

⁴⁷⁵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7。

⁴⁷⁶ 呂芳雄先生回覆信函，2002.6.25。

⁴⁷⁷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1.5，頁2：「張星建（1905-1949），大甲郡龍井庄人，呂赫若好友，畢業於台南商業專門學校，曾任中央書局經理，為「台灣文藝聯盟」成員，《台灣文藝》雜誌編輯，台灣文藝家協會地方理事，皇民奉公會台中州支部奉公委員，戰後被誤殺致死」。

⁴⁷⁸ 想ふままに，頁107。

⁴⁷⁹ 《呂赫若日記》1942.5.25，頁157。

⁴⁸⁰ 《呂赫若日記》1942.6.28，頁193。

⁴⁸¹ 《呂赫若日記》1942.9.23，頁286。

⁴⁸²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6.16，頁45：「吳天賞（1909-1947）台中市人，台中師範畢業後赴日本青山學院英文系就讀，參與「台灣藝術研究會」、「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返台任台灣新民報記者，戰後為台灣新生報分社主任。」。

當支持。他本人的回憶錄中，談到當時《台灣文學》有許多文學家參與，不過他個人最推崇呂赫若：

「台灣文學」承繼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香火，也給台灣人作家提供了發表的園地。除了張文環、吳新榮、呂赫若幾乎期期都有作品外，巫永福、楊逵、吳天賞、黃得時、王昶雄、林博秋、簡國賢、呂泉生和張冬芳也都加入耕耘的行列，他們培育著心靈的花草，創造出很多佳作。在眾多作家作品中，我個人最推崇呂赫若。

⁴⁸³

當時兩人是透過張文環介紹認識，時為一九四二年呂赫若留日返台之後，陳逸松並特別在其法律事務所為他舉辦茶會，請他演唱，並介紹其他文化界的人士，⁴⁸⁴陳逸松對於呂赫若的看法是：

他對台灣政治、文化的發展，懷抱著高度的熱情，我對他非常感心。他的日文非常優美，寫得比我好。他在「台灣文學」發表過「財子壽」、「風水」、「月夜」、「合家平安」、「柘榴」、「玉蘭花」等多篇作品，獲得很高的評價，⁴⁸⁵

陳逸松也曾說他和呂赫若「我們時常來往，他也是「山水亭」的常客之一，但私人的事很少談起」，⁴⁸⁶陳逸松並建議他創作更具民族愛的作品。⁴⁸⁷兩人的交誼直至戰後。

(九) 楊千鶴⁴⁸⁸

前述陳逸松為呂赫若舉辦的歡迎會，當時楊千鶴也在友人的邀請下前往參加，她回憶道：

⁴⁸³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台北市：前衛，1994），頁274。

⁴⁸⁴ 《陳逸松回憶錄》，頁274。

⁴⁸⁵ 《陳逸松回憶錄》，頁274。

⁴⁸⁶ 葉芸芸編著，《證言2 28》（台北市：人間，1990），頁116。

⁴⁸⁷ 《呂赫若日記》1943.5.24，頁156。

⁴⁸⁸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7.14，頁53：「楊千鶴（1921-）台北人，有台灣第一女記者之稱，日治時代台灣少數女作家之一，著有《人生三稜鏡》」。

めて家にいたある午後、親友秋燕の兄で台？新民報文藝部 C の黃得時氏から大稻埕の陳逸松弁護士事務所、台？人文學仲間が集まるから是非出席するよにとの電話があった。その夜、日本から来たばかりの呂赫若氏を紹介された。その夜が彼の歓迎だったらしく、張文環氏などもきていた。呂赫若氏とは『民俗台灣』にお互いの筆が前後に載ったごときか親近感もあったが、ペンネームからは想像も出なかった瀟洒とした美男子だったのにびっくり。綺麗な目をした彼が開口一番、わたしの『嫁ぐ心』を褒めたのだった。⁴⁸⁹

所以當時是黃得時請她參加台灣文學者的聚會，於陳逸松律師事務所，會上認識了剛從日本歸國的呂赫若，之前因與呂赫若兩人的隨筆刊登在『民俗台灣』同一期上，而且順序正好是一前一後緊接著，因而對此人有相當的印象。呂赫若瀟灑的面容也讓她吃驚，因他有著漂亮的眼睛，對初見面的楊千鶴，開口第一句話就是褒獎她的作品「嫁ぐ心」。

故對於呂赫若，她從初見面就感覺到有著鄉土愛與文學同好者的連帶感，後來與他在大稻埕的山水亭又見過幾次面，在那裡呂赫若也曾介紹認識王井泉，而被請吃飯，也在那裡見過張文環幾次面，⁴⁹⁰呂赫若在日記中也記錄常楊千鶴等人於山水亭會面一事。⁴⁹¹楊並透過呂赫若認識了蔡香吟，呂和楊說蔡剛從日本回來沒有朋友很寂寞，於是兩人熟悉起來，楊千鶴並親密的稱她為「吟ちゃん」。⁴⁹²但是楊千鶴和呂赫若本人，則沒有特別深的交往，如訂婚茶會也沒請他參加，楊千鶴婚後曾與呂赫若偶然相遇，呂之後和楊的友人說她似乎婚後變漂亮了，這小小的讚

⁴⁸⁹ 楊千鶴，《人生のプリズム》（台北市：南天，1998），頁189；楊千鶴著；張良澤、林智美譯，《人生的三稜鏡》（台北市：南天，1999），頁165-166。《花開時節》，頁343-344，亦提及此事。

⁴⁹⁰ 《人生のプリズム》，頁189-190；《人生的三稜鏡》，頁166。

⁴⁹¹ 《呂赫若日記》1942.7.14、1942.7.17，頁211、214。

⁴⁹² 《人生のプリズム》，頁190；《人生的三稜鏡》，頁167。

許，使當時婚姻生活不順遂的她，有了相當的鼓舞作用。⁴⁹³

她對於呂赫若的評價為「呂赫若在本質上是一位熱愛自己鄉土的人，是充滿著理想主義的文學家。他不但文筆好，對音樂也有專才，是位多才多藝的人。」⁴⁹⁴

(十) 蔡香吟⁴⁹⁵

呂赫若在介紹楊千鶴與蔡香吟相互認識時，提到蔡香吟是他音樂學校的友人，被他戲稱為「サイコ口」。⁴⁹⁶在東京生活的時候，呂赫若曾經因為要養家中的眾多人口，於是去找蔡香吟要米糧。⁴⁹⁷此外兩人並常一同散步東京街頭，討論藝術的問題。⁴⁹⁸而後兩人曾就開辦歸鄉獨唱會的事交換意見，⁴⁹⁹卻因為蔡的父親不同意而不成。⁵⁰⁰返台後兩人也常會面討論，⁵⁰¹聚會時並與眾人一同傾聽蔡香吟的聲樂演唱。⁵⁰²

(十一) 其他

另外還有如陳紹馨⁵⁰³、陳夏雨⁵⁰⁴、李石樵⁵⁰⁵、中山侑⁵⁰⁶、陳焯⁵⁰⁷、吳

⁴⁹³ 《人生のプリズム》，頁194；《人生的三稜鏡》，頁170。

⁴⁹⁴ 《花開時節》，頁364。

⁴⁹⁵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1.20，頁5：「蔡香吟：台中人，聲樂家，留日入東洋音樂學校。曾經參與慶祝日人「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台灣同鄉會日比谷公會堂演奏會。」。

⁴⁹⁶ 《人生のプリズム》，頁190；《人生的三稜鏡》，頁167。按蔡香吟之日文發音類似骰子的日文發音。

⁴⁹⁷ 《呂赫若日記》1942.1.20，頁23。

⁴⁹⁸ 《呂赫若日記》1942.2.9、1942.3.8，頁45、75。

⁴⁹⁹ 《呂赫若日記》1942.3.23、1942.3.30、1942.4.3，頁90、97、103。

⁵⁰⁰ 《呂赫若日記》1942.4.8，頁108。

⁵⁰¹ 如《呂赫若日記》1942.6.23、1942.6.25，頁188、190。

⁵⁰² 《呂赫若日記》1942.7.14，頁211。

⁵⁰³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2.3，頁9：「陳紹馨（1906-1966）：台北縣汐止鎮人，日治時代《民俗台灣》雜誌同人，社會評論家，戰後任台大教授。」。

⁵⁰⁴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2.16，頁12：「陳夏雨（1915-2000）：台中人，東京藝術學校雕塑科，為連續三年入選「帝展」一九四一年獲得無鑑查出品特權，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台灣藝術家，並在日本雕塑家協會獲獎勵獎，受推薦成為該會會員。為「台陽美協」會員」。

⁵⁰⁵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5.10，頁36：「李石樵（1910-1997）：台北縣人，台北師

天賞⁵⁰⁸、黃得時⁵⁰⁹、金關丈夫⁵¹⁰、中村哲⁵¹¹、陳泗治⁵¹²、藍運登⁵¹³、楊達⁵¹⁴、立石鐵臣⁵¹⁵、池田敏雄⁵¹⁶、郭水潭⁵¹⁷、莊垂勝⁵¹⁸、庄司總一⁵¹⁹、楊雲萍⁵²⁰、

範演習科未畢業即考入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一九四二年獲帝展無鑑查出品殊榮，為日治時代「台陽美協」主幹，戰後創作終其身未曾歇止」。

⁵⁰⁶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6.4，頁43：「中山氏即中山侑，曾任日治時代台灣放送局文藝部長，返台後任NHK劇本撰寫」。

⁵⁰⁷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6.6，頁43：「陳焮（1893-1947）：台中大甲人，慶應義塾大學理財科畢業後赴美深造，獲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碩士學位。返台後創辦「大東信託株式會社」，戰後成立「大公企業公司」，同時重組「台灣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不料於二二八事件被捕遇害」。

⁵⁰⁸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6.16，頁45：「吳天賞（1909-1947）：台中市人，台中師範畢業後赴日本青山學院英文系就讀，參與「台灣藝術研究會」、「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返台任台灣新民報記者，戰後為台灣新生報分社主任」。

⁵⁰⁹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6.17，頁46：「黃得時（1907-1999）：台北樹林人，台北帝大文學部畢業，曾參加台灣文藝作家協會，台灣文藝聯盟，擔任台灣新民報藝文欄主編，戰後任教台大中文系」。

⁵¹⁰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6.18，頁46：「金關丈夫（1897-1983）：香川縣人，一九二三年京都大學醫學部解剖學科畢業，一九三六年至戰後初期任台北帝大醫學院解剖學教授。專攻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日治時代《民俗台灣》雜誌創辦人」。

⁵¹¹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6.18，頁46：「中村哲（1912-）東京人，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日治時代擔任台北帝大憲法學教授，戰後返日擔任法政大學校長」。

⁵¹²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6.19，頁46：「陳泗治（1911-1992）：台北士林人，先後畢業於淡江中學、台灣神學院、日本東京神學大學，一生奉獻神職及教育，對台灣早期音樂教育影響重大」。

⁵¹³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7.7，頁51：「藍運登（1912-1998）：台中人，呂赫若同學，1934年台中師範畢業後赴日習畫於川端畫學校和東邦美術學院，返台後入「興南新聞」，擔任文教方面採訪，其評論深受好評」。

⁵¹⁴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7.14，頁53：「楊達（1905-1985）：台南人，日本大學專門部文學藝術能科夜間部肄業，返台參加農民組合，為日治時代活躍的左翼作家，戰後因一篇「和平宣言」入獄十二年，六十年代重新出發」。

⁵¹⁵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7.17，頁54：「立石鐵臣（1905-1980）：畫家、版畫家，為日本國畫會會員，《民俗台灣》雜誌同仁」。

⁵¹⁶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7.17，頁54：「池田敏雄（1916-1981）：台北師範畢業，曾任教萬華龍山公學校，1941年《民俗台灣》創刊，擔任主編，對台灣民俗研究著述頗多，著有「台灣的家庭生活」，戰後返日任職平凡社擔任編輯次長」。

⁵¹⁷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10.14，頁75：「郭水潭（1908-1995）：台南佳里人，《台灣文學》同仁，作品以詩歌見長」。

林博秋⁵²¹、簡國賢⁵²²、宋非我⁵²³、王昶雄⁵²⁴、顏水龍⁵²⁵、陳澄波⁵²⁶、龍瑛宗⁵²⁷、工藤好美等，都是出現於呂赫若日記中來往的人士。

此外，吳濁流於《無花果》和《台灣連翹》中，都提到曾在工藤好美教授主辦的文人聚會見過呂赫若幾次面，⁵²⁸吳濁流分析當時雖在戰時，但文人智士都無事可做，同時也沒有批判時局的自由，所以彼此只

⁵¹⁸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11.2，頁80：「莊垂勝（1897-1962）：鹿港人，東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返台後創辦中央書局，為文化協會核心份子，戰後曾任省立台中圖書館館長，二二八事件之後退隱經營」。

⁵¹⁹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2.11.5，頁81：「庄司總一（1906-1961）：。小說家。出生於山形縣，後隨家人來台。《陳夫人》的第二部完成於1942年，獲「大東亞文學賞（獎）」。又，第一部在1940年出版」。

⁵²⁰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3.1.10，頁96：「楊雲萍（1906-2000）：台北士林人，日治時代主編「人人雜誌」，新舊詩文皆通，也創作小說。戰後專研史學，曾任職國立編譯館及台大歷史系教授」。

⁵²¹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3.1.17，頁97：「林博秋（1920-1998）：桃園縣人，厚生演劇研究會主要成員，有劇本「高砂館」」。

⁵²²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3.1.17，頁97：「簡國賢（1917-1955）：台北縣士林鎮人，人劇座同仁，「阿里山」為其所作之劇本」。

⁵²³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3.4.23，頁119：「宋非我（1916-1992）：本名宋獻璋，台北縣人。民烽劇團重要演員，聖峰演劇研究會主持人之一」。

⁵²⁴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3.4.29，頁121：「王昶雄（1916-2000）：台北淡水人，日本大學齒學系畢業，開業醫生，日治時代創作以小說與詩為主，戰後則以散文評論為主」。

⁵²⁵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3.4.29，頁121：「顏水龍（1903-1997）：台南人，東京美術學校西畫科畢業又入油畫研究所，曾赴巴黎深造，為「台陽美協」會員，一生致力於美術與工藝的結合與推廣工作」。

⁵²⁶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3.5.19，頁126：「陳澄波（1895-1947）：嘉義人，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畢業，再入研究科專攻西洋畫，其後曾任職上海新華藝專等校，返台後為「台陽美協」會員，二二八事件時慘遭犧牲」。

⁵²⁷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1943.7.2，頁135：「龍瑛宗（1911-1987）：本名劉榮宗，新竹縣竹東人。日治時代曾任「文藝台灣」編輯委員，並任職於「台灣日日新報」，戰後擔任中華日報日文版主任，作品豐富。包括詩、小說、評論、隨筆等；戰後跨越語文障礙，持續以中文創作」。

⁵²⁸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市：草根，1995），頁125。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市：草根，1995），頁145。

能慎重地只談文學，⁵²⁹而召開許多文學座談會或文學演講會，也因此身為文化記者的他都會參加，尤其工藤教授的演講一定出席聆聽，也出席每月十五日在工藤教授家中的聚會：

當台灣即將淪為戰場的前夕，工藤教授每月舊曆十五的明月之夜邀集一些文學愛好者相聚交談。參加的，日本人有工藤教授、中村教授、畫家立石等，台灣人有王白淵、龍瑛宗、呂赫若、張文環、張泉和、劉清烈、何醫師、王耀勳和我。記得李石樵也見過幾次臉。⁵³⁰

由這些友人的回憶和呂赫若個人的記錄，能夠知曉他是相當積極參加各種藝文活動，不論是文學、音樂，甚至藝術都有所參與，所以和各類人士交流與往來，對於他的生活與學習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⁵²⁹ 《無花果》，頁125。

⁵³⁰ 《台灣連翹》，頁145。

第四節 音樂演劇活動

一、音樂活動

回台之後，呂赫若初期的音樂活動，多是在聚會中公開發唱，⁵³¹或受邀演出，如應陳泗治的邀請，至大稻埕教會中演出：

夜：陳泗治氏の懇請に依り、大稻埕教會にて歌ふ。⁵³²

另也常常出席音樂鑑賞會，和同好一同欣賞樂曲。⁵³³

而後受邀至廣播電臺播放歌曲⁵³⁴、演唱、歌唱播音指導⁵³⁵，如曾和蔡香吟一同演出三十分鐘的音樂劇「白鹿」：

夜七時人力車で放送局へ。八時より三十分音樂劇「白い鹿」を放送。自分は蔡女史と共に獨唱を擔當。⁵³⁶

和濱田千鶴子的獨唱播音、⁵³⁷與呂泉生合作演出等，⁵³⁸這些工作不但能發揮所學，也是他的額外收入來源。

呂赫若也擔任過「戲劇指導者講習會」的講師，在音樂鑑賞的課程中，對學員講解了歌劇「卡門」：

七時より一時間音樂鑑賞を擔。歌劇を説明し、カルメンをし

⁵³¹ 如《呂赫若日記》1942.9.25，頁288。

⁵³² 《呂赫若日記》1942.6.19，頁184。

⁵³³ 如《呂赫若日記》1942.12.5，頁365。

⁵³⁴ 《呂赫若日記》1942.7.10，頁205。

⁵³⁵ 如《呂赫若日記》1942.10.22、1942.10.25、1942.10.29，頁317、320、324。

⁵³⁶ 《呂赫若日記》1942.8.28，頁258。

⁵³⁷ 《呂赫若日記》1943.1.16，頁19。

⁵³⁸ 《呂赫若日記》1943.1.26，頁29。

コ - ド演奏。⁵³⁹

並於隔日時指導學員卡門的發聲法，示範演出：

夜七時半より音樂鑑賞擔 。カルメンの演奏後、發 法につま
講義。そして一席？ はさる。⁵⁴⁰

而為歡送磯江清老師回國所舉辦的音樂會，呂赫若擔任了獨唱的演出，曲目為托斯帝的「理想的佳人」、舒伯特的「小夜曲」二首：

六時半より教化？ 館にて磯江先生送別音樂會開催。自分は最后
に？ 唱出演。曲目はトステイの“理想の佳人” シュベルトの“セ
レナ - デ” 二曲。⁵⁴¹

此外，垂水千惠的研究中，此時呂赫若也發表過多篇音樂評論，如有 台灣音樂放送意義⁵⁴²、音樂放送再說⁵⁴³、音樂の文化性⁵⁴⁴等。垂水千惠分析呂赫若這幾篇評論，認為 台灣音樂放送意義 的主旨是：

「台灣音樂改革，非賦予台灣音樂現代性意義者不成」在其意義上，必須由第二放送不斷地播放原本的台灣音樂，藉此訴求現代知識分子的知性的不足，以此為原點生產更優異的台灣音樂。正因為傳統的台灣音樂欠缺用現代人的知性思惟，所以才有改革的必要」這種主張台灣音樂改革工作裡廣播的重要性的內容。⁵⁴⁵

而於 音樂放送再說 ，呂赫若更反覆主張：

『台灣音樂放送』若只是為了讓本島人的大眾醉喜於懷古的氣氛中而已的話，那也就算了，但如果說多少具有今日的文化性格的話，那就要廣播最高水準的樂團的音樂啊！』⁵⁴⁶

⁵³⁹ 《呂赫若日記》1942.11.1，頁329。

⁵⁴⁰ 《呂赫若日記》1942.11.2，頁330。

⁵⁴¹ 《呂赫若日記》1943.1.4，頁7。

⁵⁴² 台灣音樂放送意義 ，《興南新聞》4373號，1943.3.22，四版。

⁵⁴³ 音樂放送再說 ，《興南新聞》4380號，1943.3.29，四版。

⁵⁴⁴ 音樂の文化性 ，《興南新聞》4484號，1943.7.12，四版。

⁵⁴⁵ 二次大戰期間的台日文化狀況與呂赫若 - 以其音樂活動為中心 ，頁176。

⁵⁴⁶ 二次大戰期間的台日文化狀況與呂赫若 - 以其音樂活動為中心 ，頁176。

至於 音樂の文化性 談到：

「音樂擁有社會性的價值，是有用的東西，這個觀點，其理由，不僅在音樂是健全的娛樂，是清新的amusement而已，而是在於因為它作為文化的內容，和我們生活結合在一起，從生活中產生，使我們的生活昂揚之故」「音樂可以說是參與我們渾沌的感情生活，為它帶來秩序與美的知性的特殊功能吧！事實上，也就是這一點，它必須有文化性的意義，今日的台灣音樂也必須絕對不是我們卑俗的感情生活，而是現代人的生活的複雜多歧的知性的對象，否則，它就沒有文化性意義了」⁵⁴⁷

二、演劇參與

演劇活動方面，有觀看各劇團的戲劇排練，指導化粧與演出技巧等，⁵⁴⁸在其日記中常有至各劇團視察，⁵⁴⁹如對「演劇挺身隊」的指導，他對於台灣演劇發展有相當的期許，但有時也不免失望，如曾提出不贊同本島人模仿內地戲的亞流。⁵⁵⁰而最獲其讚許者為雙葉會的戲劇演出，其中的劇目之一「阿里山」，更令觀賞的他相當感動：

七時より「阿里山」の上演を見る。なかく巧まいのに感激し激賞する。⁵⁵¹

其後並寫評雙葉會公演《阿里山》的劇評，於二月十二日的《興南新聞》刊登，⁵⁵²其中談到《阿里山》一劇在劇本、演員、導演、演出過程與幕後工作的合作上，都相當成功；其中，簡國賢編作的劇本，不僅台詞優美，也掌握劇中人物的性格描寫及心理狀況；但呂赫若也提醒創作者，通事吳鳳「殺身成仁」牽涉到歷史與哲學上的諸多問題，不能不考慮時

⁵⁴⁷ 二次大戰期間的台日文化狀況與呂赫若 - 以其音樂活動為中心，頁177。

⁵⁴⁸ 《呂赫若日記》1942.7.13、1943.3.26，頁210、93。

⁵⁴⁹ 如《呂赫若日記》1943.2.19-20，頁55-56。

⁵⁵⁰ 《呂赫若日記》1943.5.31，頁163。

⁵⁵¹ 《呂赫若日記》1943.1.17，頁20。

⁵⁵² 阿里山，*興南新聞* 4335號，1943.2.12，四版。

代的考證等問題。⁵⁵³據藍博洲的研究：

「雙葉會」是桃園地方青年於一九四一年（昭和十五年）冬天自組的業餘演劇團體。在《阿里山》之前，已經公演過三次。《阿里山》一劇是該會的第四次公演，演出地點在桃園，演出時間是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由於該劇頗受好評，乃於二月十二日，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加演一場。此劇目廣受好評之下，曾於台北進行演出。⁵⁵⁴

而他訪談當時的新劇人士宋非我時，宋非我表示：

一九四三年，正當日本政府利用改編的「皇民奉公會」青壯團的戲劇宣傳，極力壓迫台灣人民的文化運動之時，桃園「雙葉會」卻於二月十二日，在台北市公會堂演出一齣簡國賢編作的民族劇《阿里山》，以較好的內容和技術來與皇民奉公會所屬的農村厚生挺身隊的公演對抗。⁵⁵⁵

所以此劇是有其時代意義的，呂赫若不只給予此劇高度評價，也在同一日參與演出：

午後三時。より公會堂へ？ 葉會の連中と「阿里山」の舞台稽古。
夜九時より公演。自分も粉裝して？ に出演⁵⁵⁶

石婉舜於「懷念林博秋」一文中，也談到：

《阿里山》是雙葉會第四回公演的劇目，簡國賢的劇本、林博秋導演。舞台上呂泉生指揮演奏江文也的音樂、還有文采斐然的小說家兼聲樂家呂赫若身穿原住民服飾負責主唱。⁵⁵⁷

另外，呂赫若也曾指導「士林演劇挺身會」演出廣播劇。⁵⁵⁸

⁵⁵³ 藍博洲，《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北市：聯合文學，2001），頁114。

⁵⁵⁴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14。

⁵⁵⁵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79。

⁵⁵⁶ 《呂赫若日記》1943.2.12，頁48。

⁵⁵⁷ 石婉舜，「懷念林博秋」，《文學台灣》27，1998：07，頁148。

⁵⁵⁸ 《呂赫若日記》1943.2.2-3、1943.2.6-7，頁38-39、42-43。

至於當時的「厚生演劇研究會」，呂赫若的參與自籌設時已經開始，⁵⁵⁹並草擬演劇研究會的章程草案，⁵⁶⁰其後參與和指導團員演出。⁵⁶¹陳逸松談到籌設「厚生演劇研究會」，是為對抗在當局輔助下成立的「演劇挺身隊」，因其演出劇目為「南國之花」，是加強戰爭色彩的「皇民化戲劇」，引起王井泉、張文環、林博秋、中山侑等人的不滿，於是連絡同好組織演劇社，由陳逸松取名為「厚生演劇研究會」，準備與「演劇挺身隊」對抗，⁵⁶²「厚生演劇研究社」雖設備不如人，但是熱忱卻絕對不輸：

當「南國之花」在「第一劇場」三樓排演的時候，留學東京、研究戲劇的林博秋改編張文環的中篇小說「閹雞」，加上他自己編寫的「高砂館」、「地熱」和「從山上俯瞰都市的燈火」共四齣戲，提供給「厚生演劇」當劇本，並親任導演，借用「大稻埕」一家茶行的空屋做排練場。「第一劇場」設備佳、通風好，還備有電扇和點心。我們的排練場卻是空屋一間，什麼設備都沒有，當然也談不上電扇和點心了。加上我們的演員都有職業，下班後從各地趕來排演，在通風不良的排練場，大家汗如雨下，甚至還有暈倒的事發生，但這阻止不了他們排演的熱情⁵⁶³

尤其是王井泉不只代表出面申請演出，演出前的費用由他舉債墊付，數十位演員的晚餐都由「山水亭」供應，甚至其妻子也連夜替演員趕製戲服。⁵⁶⁴在一九四三年九月，「演劇挺身隊」的「南國之花」與「厚生演劇研究會」的「閹雞」、「高砂館」、「地熱」、「從山上俯瞰都市的燈火」，

⁵⁵⁹ 《呂赫若日記》1943.4.21，頁121。

⁵⁶⁰ 《呂赫若日記》1943.4.20，頁120。

⁵⁶¹ 如《呂赫若日記》1943.5.6，頁138。

⁵⁶² 《陳逸松回憶錄》，頁284-285。

⁵⁶³ 《陳逸松回憶錄》，頁285。

⁵⁶⁴ 《陳逸松回憶錄》，頁285。

同時舉行公演，但是「厚生演劇研究會」的演出卻獲熱烈迴響。⁵⁶⁵陳逸松回憶道：

「南國之花」是在最現代的「第一劇場」登場，「閩雞」等是在三流設備的「永樂座」演出。剛一開演，勝負立見，「第一劇場」的冷清與「永樂座」的爆滿，形成強烈的對比。在那禁止台語的時代，「閩雞」雖然使用日語演出，但當呂泉生的「六月田水」和「丟丟銅仔」在台上唱出的時候，台下的觀眾也興奮地跟著唱起來了，一次又一次地唱個不停。結果第二天這兩支民謠就以「太富有民族色彩」而被警察署禁唱了。⁵⁶⁶

因而他分析這是在皇民化之下，台灣人民對於當局政策另一種形式的反抗，及對於自身文化風俗的認同：

「閩雞」一劇是描寫台灣農村的中農家庭的日常生活，毫無什麼稀奇可言，但他描繪出台灣人古老的音樂世界，傳統服裝古怪青藍的色彩，落後而保持些好處的習慣。這些都是日本人掩目不肯正視的幻象，同時也是台灣知識份子心底並不讚美、卻要給日本人看看聽聽，使其反省殖民地政策之愚的東西。於是藉舞台設計、音樂、服飾來強調鄉土的色彩，反映台灣人的民族意識，發洩對「皇民化」和「南進」政策的不滿，終而激發觀眾內心的強烈共鳴，使演出獲至空前的成就。⁵⁶⁷

垂水千惠訪問呂泉生時，呂泉生也談到「那時日人是標榜皇民化運動、鼓吹戰爭藝術，可是尊重鄉土藝術，因為鄉土藝術它與生產、勞力、老百姓情感息息相關，在此矛盾的縫隙裡，本省音樂家、演劇家、文藝工作者，藉以發洩民族情感」⁵⁶⁸，因而促成了「閩雞」的公演與成功。當

⁵⁶⁵ 《陳逸松回憶錄》，頁285-286。

⁵⁶⁶ 《陳逸松回憶錄》，頁286。

⁵⁶⁷ 《陳逸松回憶錄》，頁286-287。

⁵⁶⁸ 二次大戰期間的台日文化狀況與呂赫若 - 以其音樂活動為中心，頁179。

時呂赫若雖未直接參與登台演出，不過他仍協助團員的化妝等幕後事宜。⁵⁶⁹

我們由這些記錄中，能見到當時的呂赫若和其友人們，在音樂、戲劇上的積極參與和合作，將台灣人的文化風俗，做了觀察與反思，在新事物的學習中，找出自我發展的方向。

總結前述，呂赫若他在當時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不僅在文學作品上，致力於描述弱勢者生活的艱辛，包含農人與女性等，這些除了因為他的所見所聞之外，其實還包含了她對於這些人們的同理心，所以在故事的描述上，能這樣的真切與寫實。而他本身在創作之外，也透過日文為媒介，大量閱讀各國文藝創作，以刺激與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式。再加上當時與文化界友人的戲劇、音樂活動參與，更讓他的作品涉及音樂與戲劇的面向，和同時代的作家如龍瑛宗等相較之下，多了不同的關注焦點與生活體驗。

⁵⁶⁹ 《呂赫若日記》1943.6.27，頁192。

第五章 戰後初期的活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昭和天皇透過廣播放送，宣布無條件投降。透過巫永福於 河山在⁵⁷⁰中描寫當時他和呂赫若、張耀東、張星建、吳天賞、張冬芳等人的會談，我們可見到他們的喜悅心情與對於台灣未來的期許，而其中呂赫若也提出了他對於蔣介石政權的隱憂：

我看國民政府蔣介石政權，連中日戰爭這樣緊要關頭，都不能容納共產黨毛澤東，一定會引起內戰，吃虧的還是咱老百姓，我看他有獨裁的性格，這不是中國人的福。他的手下除了吳國楨較為開明之外，其他並無開明的政治家，看他會派誰來治理台灣，並給台灣較有自治的空間，如果不是好的長官，台灣一定會發生問題。⁵⁷¹

不料隱憂成真，身為記者時的所見所聞，也使當初積極學習中文的呂赫

⁵⁷⁰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 文集卷/小說》（台北市：傳神福音，1999），頁59-68。

⁵⁷¹ 《巫永福全集 文集卷/小說》，頁65。

若熱情凍結。

第一節 加入三青團

戰後，在國民黨政府尚未來台接收的期間，許多有志之士，紛紛團結組織起來，主動維護當時無政府狀態下的台灣社會。吳濁流在《無花果》中描寫到：

島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兒迎接溫暖的母親般的心情，等待著祖國軍隊的來臨。由於很久祖國沒有來接收的關係，政治完全成為真空狀態了；於是大家就自動地在各街各庄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自動擔當各地的治安工作。這些團員，既沒領取報酬，也沒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一直從八月十五日到接收人員來台為止，這兩個月的治安都由他們確實負責下來。尤其在夜間，像冬防警衛一樣，由各地的青年輪流擔任，而一絲不亂地把真空狀態平安度過⁵⁷²

其中提到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更在當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許多青年人在對「祖國」認識不清的情況下，也紛紛的加入了三青團，如蘇新在《憤怒的台灣》中認為：

不知道蔣介石式的法西斯統治的台灣人民，當初都以為台灣真正解放了。政治運動可以自由了，於是各地成立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團體，如「三民主義研究會」、「治安協助會」、「新生活促進會」，甚至誤認「三青團」為真正三民主義的青年組織，而許多青年都加入了它。⁵⁷³

根據陳逸松的回憶，當初積極發展三青團的人物，是戰後隨美軍登陸艇的來台的張士德，他是大甲人，農民組合出身，早年到大陸進入黃

⁵⁷²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市：草根，1995），頁136-137。

⁵⁷³ 莊嘉農（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市：前衛），頁111。

埔軍統，而當時以台灣義勇隊副隊長的名義回台。⁵⁷⁴ 張士德主動聯絡上陳逸松，告訴他為了避免政府來台接收前，日本人對台灣的破壞，必須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來維持秩序，並發給陳逸松日日命令：

剛一見面，張士德就用閩南話跟我說國軍很快就要來了，為防止國軍到來之前，日本人可能有的破壞行為，他要我把青年人組織起來，用以監視日本人的行動，保護國家財產的安全，他隨即用紅紙寫的一道「日日命令」：

「任命陳逸松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署名簽章以後交給我，我說我是學法律的，在法律上從未見過「日日命令」，他說這跟行軍一樣，現在可發命令，等於軍令。我等於是受命出來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⁵⁷⁵

不過陳逸松本身對於三青團的定位也仍舊不太明瞭。而且張士德的一些荒謬想法，也讓他覺得非常疑惑與反對，例如張士德想利用三青團接收台北市公共汽車來經營一事：

我們說：「青年團」是青年活動的組織，怎麼可以接管公營企業呢？他答說：可以，在國內青年團主任，官比縣長還大，接收銀行的也有。⁵⁷⁶

可是為了對「祖國」提供貢獻，陳逸松仍積極協助三青團的組織與發展。

⁵⁷⁷並派人聯絡吳新榮等於各地組織發展三青團：

日本投降以後，因為戰時中的管制嚴重，國內的情形無一知道，所以陳亦常⁵⁷⁸在台北擬組織「台灣政治同盟」，台南也有什麼「新青年會」或是「還中會」，而夢鶴們也擬在這地方組織一個「青

⁵⁷⁴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台北市：前衛，1994），頁300。

⁵⁷⁵ 《陳逸松回憶錄》，頁300。

⁵⁷⁶ 《證言2 28》，頁112。

⁵⁷⁷ 《陳逸松回憶錄》，頁301。

⁵⁷⁸ 即陳逸松。

年同志會」以響應祖國的接收工作。不久台北派人⁵⁷⁹來說：和張大佐⁵⁸⁰接觸的結果，他說國內一貫的作風就是「黨外無黨，團外無團」，而且他的使命就是要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這位台北派來的聯絡員又添加說：所以存在的團體或擬將要組織的團體，一切都要解消或吸收納入「三民主義青年團」。⁵⁸¹

所以吳新榮主動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台南分團，並吸收台南的「新青年會」與「還中會」的份子。⁵⁸²

當時陳逸松兼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長，黃啟瑞任青年股長，林日高任組織股長，謝娥任婦女股長等。而各地分團也運用各種人脈陸續成立，其負責人分別是新竹陳旺成、台中張信義、楊貴、嘉義劉傳來、台南吳新榮、莊孟侯、高雄楊金虎、吳海水等。其規章都由台北制定，各地自行運作，遇有問題，他們都會來台北和陳逸松研究商量。⁵⁸³三青團的目標是包含：協助新台灣的建設，促進台灣地方自治的實現，擔負起過渡時期地方治安的維持，三民主義的研究和對一般群眾的民主思想的啟蒙教育等等。⁵⁸⁴

呂赫若當時也加入了三青團的台中分團，藍博洲訪談其友人江漢津時，江漢津就分析或許是呂赫若對於三青團的瞭解不夠之故：

三青團事實上是國民黨內部的奪權團體，用來對抗黨內的cc和藍衣社等；呂赫若之所以參加三青團，我個人認為，主要是因為他當時對國民黨的認識還不夠。雖然我們在學生時代研討過孫文的《三民主義》，但那時的認識還很初步、幼稚，只知它是改良主義，

⁵⁷⁹ 葉芸芸於「二二八前後的蘇新」一文中指出此為聯絡員應為蘇新。見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台北市：時報文化，1993），頁2410。

⁵⁸⁰ 即張士德。

⁵⁸¹ 吳新榮，《吳新榮回憶錄》（台北市：前衛，1989），頁189。

⁵⁸² 《吳新榮回憶錄》，頁189。

⁵⁸³ 《陳逸松回憶錄》，頁301。

⁵⁸⁴ 《憤怒的台灣》，頁111。

對國民黨的政治本質則認識不夠。⁵⁸⁵

而巫永福則是說呂赫若會加入，「好像是鍾逸人邀他參加的」⁵⁸⁶。鍾逸人的回憶中，也談到了當初呂赫若加入三青團的情形：

記得一九四五年九月底，「三青團」台中分團籌備處成立當天，呂赫若和楊啟東兩人剛踏進分團，舉頭環視左右，發現在場的人幾乎青一色都是受過日本「特高」光顧過的人，便不禁驚嘆：「怎麼！都是紅女丫 女丫 的人？」⁵⁸⁷

而台中分團的組織與幹部，除鍾逸人之外，還包括幹事兼主任張信義，幹事林碧梧、石錫勳；書記初為林培英，後為王文輝，一九四六年五月又從新竹分團調來陳建文；總務股長葉榮鐘，後改由張振輝擔任，股員呂石堆；組訓股長陳崧，股員為李君晰、莊守、陳海成；宣社股長楊啟東、王溪森，股員賴通堯、洪金園；婦女股長為謝瑞年，股員沈瑞珠；另外每股都派有兩名至三名女性錄事；分團部下面，便是區隊，再下面是分隊；一個區隊可以轄二至五、六個分隊。⁵⁸⁸據當時亦參與的巫永福回憶，當時台中分團共有五個區團：

台中市的三青團組織分為五區，林連宗律師是第一區的區隊長，第二區也是律師童炳輝，第三區是律師賴耿松，第四區是一位消防隊長何赤城，還有我負責第五區。⁵⁸⁹

此外台中並特設一個直屬分隊，分隊長由中央書局張星建擔任。⁵⁹⁰不過巫永福也說當時會加入是好友們拉他掛名的，實際並沒有參與什麼活動，也因為不久他就因為工作而北上之故。⁵⁹¹

⁵⁸⁵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17。

⁵⁸⁶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⁵⁸⁷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台北市：前衛，1995），頁239-240。

⁵⁸⁸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台北市：前衛，1993），頁299-302。

⁵⁸⁹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⁵⁹⁰ 《辛酸六十年（上）》頁302。

⁵⁹¹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到了一九四六年二、三月時，李友邦從大陸帶回來一批人，說是有中央任命，他才是台灣支團部主任。⁵⁹²陳逸松記得李友邦當時向他們說「青年團的任務，就是要吸收新血，改造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已經太腐化了」。⁵⁹³而三青團果真發揮的相當的作用與影響力：

從日本投降到台灣光復的七十天中，台灣政治形成無政府的真空狀態，「青年團」暫時填補了這個真空。台灣人秉持了上述的理念，在「青年團」的主導下，共同努力，不計名位，沒有報酬，把社會秩序維繫的井井有條，展現了台灣人從未有過的政治活力，創造了政治史上罕見的政治奇蹟⁵⁹⁴

當時亦參與三青團的鍾逸人也認為：

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長，雖然也是由國民黨總裁兼任。但台灣區團負責人李友邦（黃埔二期出身）卻是道地台灣人。每個城市的分團負責人，除了新竹，也都是當地具有聲望、有相當號召力，曾經從事過反日運動的人擔任。台北的王添、林日高，台中的張信義、葉榮鐘、呂赫若，嘉義的盧炳欽、許世賢、李曉芳，台南的莊孟侯、吳新榮、歐滋英，高雄的王清佐、簡吉等。⁵⁹⁵

不過卻也因組成份子的優秀，而使陳儀相當恐懼，遂在日後的二二八藉口捉拿處刑。在訪談巫永福此事的過程中，他也提到了當時一些參加過三青團的人都受到迫害：

但好險我不久就來到台北，因此之後都沒事，不然二二八之後，這些加入三青團的人都遭殃，像林連宗就被打死。⁵⁹⁶

許多當初參加三青團的青年人，也在眼見陳儀等接收官員的腐敗情

⁵⁹² 《證言2 28》，頁112。

⁵⁹³ 《證言2 28》，頁112。

⁵⁹⁴ 《陳逸松回憶錄》，頁304。

⁵⁹⁵ 《辛酸六十年（上）》，頁641。

⁵⁹⁶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勢，感受到三青團無法發揮作用，早就退出了三青團。⁵⁹⁷甚至連陳逸松本人也退出。而呂赫若及其親友中當初加入三青團者，也都相繼離開，例如傅雄飛說：

曾加入三青團台中分團，由林培英擔任團長，與呂赫若、林雲鵬等一起熱心參與，後來頗多失望，因而離開台中到台北發展。⁵⁹⁸林雲鵬亦是如此，⁵⁹⁹至於呂赫若也北上發展。使鍾逸人感嘆在短短一個月內，三青團台中分團的變化：

台中分團部的人事，在這短短一個多月中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書記王文輝（福建人）已被調離台中，由新竹分團書記陳建文接任，總務股長葉榮鐘出任台中市日產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呂赫若則往台北經營「大安出版所」⁶⁰⁰，並在「建中」、「北一女」兼課。總務股長由曾任小學校長，前外埔區隊長張振輝接任，組訓股長楊啟東也到「台中高商」教書去了。⁶⁰¹

第二節 記者與教職

一、人民導報

當初，呂赫若是在蘇新的介紹下，進入《人民導報》擔任記者的工作。⁶⁰²時為一九四六年一月。⁶⁰³在這之前，他也參加過陳逸松主持的《政經報》：

『政經報』是戰後第一份刊物，當然還沒有發行新聞，我先召集一批年輕人組織「政治經濟研究會」，以此為基礎來討論寫稿，

⁵⁹⁷ 藍博州，《沉屍、流亡、二二八》（台北市：時報文化，1991），頁76-77。

⁵⁹⁸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頁165。

⁵⁹⁹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13。

⁶⁰⁰ 應為「大安印版所」。參照「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⁶⁰¹ 《辛酸六十年（上）》，頁335。

⁶⁰²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20。

⁶⁰³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頭兩期是我和顏永賢主編的，後來才由蘇新主編。經費開始也是我個人負擔，我賣了一棟洋房來充當。寫稿的有王白淵、呂赫若、顏永賢、蔣時欽、蘇新、郭水潭、葉啟瑞。⁶⁰⁴

但蘇新之後因為與陳逸松的理念不和，離開了《政經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與宋斐如、白克、馬銳籌、夏邦俊、鄭明祿、謝爽秋等人創辦《人民導報》，宋斐如當社長，蘇新則任總編輯。⁶⁰⁵後來，陳文彬也加入了《人民導報》的陣營，擔任總主筆負責撰寫社論。⁶⁰⁶

蘇新自己提到因為編輯《人民導報》，而改變了他的思想及作為：

到《人民導報》以後，我的思想就開始轉變，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參加《人民導報》的這些人，大多比較進步，由他們那裡聽了不少關於大陸上的情況，特別是「國共合作」的性質和內容。同時國民黨的真面目已經逐漸暴露，增加了對國民黨的認識。第二，看到一些進步報刊，如《民主》、《周報》、《文革》、《新華日報》等，從這些報刊，得到了不少新知識。⁶⁰⁷

同時也因當時大部分國民黨接收官員的無能與腐化，使台灣人民對長官公署的期望不斷落空，所以編輯上，蘇新採用了許多反對國民黨的消息與報導。在他們的想法中，是要反映事實，但也使國民黨政府開始懷疑《人民導報》是否有共黨份子潛伏。⁶⁰⁸甚至準備封閉報社與逮捕相關人士，宋斐如不得不辭去社長職位，改由王添 擔任。

而王添 剛任《人民導報》的社長，就遇上高雄農民暴動的事件，起因是地主搶割農民的稻穀而引起衝突，並結合警察欺壓農民，當時在高雄的簡吉，急忙北上來找蘇新，請他聲援這些農民與詳細報導此事件。但剛遭逢當局關切而不得不改組報社，也使蘇新有些遲疑：

⁶⁰⁴ 《證言2 28》，頁110。

⁶⁰⁵ 《未歸的台共鬥魂》，頁63。

⁶⁰⁶ 《沉屍、流亡、二二八》，頁295。

⁶⁰⁷ 《未歸的台共鬥魂》，頁63。

⁶⁰⁸ 《未歸的台共鬥魂》，頁63。

我想，這件事必須報導，既然『人民導報』打出「人民」二字，就必須名符其實地成為「人民」的「報導」。本來我有權處理這件事，但考慮到不久前發生的問題，我也慎重起來，把這份材料給宋斐如、王添、陳文彬（主筆）看，並闡述我的看法，他們都同意我的看法，並授權給我妥善處理。⁶⁰⁹

於是蘇新立即派呂赫若跟簡吉一同前往高雄，並要他如果情況屬實，打電報回來，以即刻登報。兩天以後，呂赫若打電報回覆：「情況屬實。」⁶¹⁰於是蘇新以一天一夜的時間，將《人民導報》高雄特派員周青的報導，與呂赫若的調查，綜合整理出一篇報導，⁶¹¹刊登於六月九日的《人民導報》上。⁶¹²但沒過多久，王添與蘇新卻遭到高雄警察局的控告。⁶¹³在法庭中，王添訴之以情，化解了這場官司。⁶¹⁴之後編輯部仍被迫改組，《人民導報》的性質逐漸改變。因此，王添也辭退了社長職。兩個編輯吳某、郭玉榮，兩名記者吳克泰（詹世平）與呂赫若也同時退出了《人民導報》。⁶¹⁵

二、自由報

《人民導報》的事件，也使王添更希望籌辦一份真正能為台灣人民說話的報紙。其實早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眾人就開始計畫，⁶¹⁶包括蘇新、王白淵、徐淵琛、蔣時欽、孫萬枝、周慶安、蕭來福、潘欽信、詹世平（即吳克泰）等，常就編輯方針、經費、發行事宜多次開會討論，⁶¹⁷多半在王白淵和蘇新家中進行會談，⁶¹⁸籌備開始不久，蔡子民回台後

⁶⁰⁹ 《證言2 28》，頁49。

⁶¹⁰ 《證言2 28》，頁49。

⁶¹¹ 《沉屍、流亡、二二八》，頁134。

⁶¹² 藍博州，《幌馬車之歌》（台北市：時報文化，1991），頁32。《證言2 28》，頁49。

⁶¹³ 《幌馬車之歌》，頁32。《證言2 28》，頁50。

⁶¹⁴ 《幌馬車之歌》，頁33。《證言2 28》，頁50。

⁶¹⁵ 《未歸的台共鬥魂》，頁65。

⁶¹⁶ 《證言2 28》，頁97。

⁶¹⁷ 《沉屍、流亡、二二八》，頁49。

也參加。⁶¹⁹

最後於同年八月時開始《自由報》的發行。社長為王添，總編輯為蔡子民，蕭友山任經理，負責出版和財務，一位青年當助理編輯兼職員。⁶²⁰其他記者多為兼任，先後參加《自由報》的有《新生報》的王白淵、周慶安；《民報》的徐淵琛、蔣時欽；《人民導報》的呂赫若、詹世平（即吳克泰）、周傳枝（即周青）；《台灣文化》的蘇新（七月已辭去人民導報總編輯）和茶葉公會的秘書潘親信。⁶²¹詹世平於其回憶錄⁶²²中也提到：

五月份，蔣時欽來叫我去參加《自由報》的籌備工作。參加這一工作的有蕭來福、《新生報》日文版的王白淵、孫萬枝副總編、記者周慶安、《人民導報》的總編蘇新、記者呂赫若、《民報》的記者徐淵琛和蔣時欽⁶²³

《自由報》的一切經費來源為王添，而蕭友山因兼任王添的茶行職員，由茶行發工資，潘親信仍擔任茶葉公會秘書，由公會發工資，其他記者不拿工資，但後來，王添還是酌量發了一部份「車馬費」，以示慰勞。⁶²⁴

《自由報》強調「地方自治」，⁶²⁵而受到當局不少的關注，所以曾改名為台北自由報和青年自由報，從創刊到「二二八」前夕，但仍遭到台灣警備司令部的一次警告和一次停刊命令，而時發時停，共發行十五期。⁶²⁶

⁶¹⁸ 《未歸的台共鬥魂》，頁23。

⁶¹⁹ 《沉屍、流亡、二二八》，頁49。

⁶²⁰ 《幌馬車之歌》，頁37。

⁶²¹ 《幌馬車之歌》，頁37。《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54-155。

⁶²²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台北市：人間，2002。

⁶²³ 《吳克泰回憶錄》，頁171。

⁶²⁴ 《證言2 28》，頁42。

⁶²⁵ 《證言2 28》，頁98。

⁶²⁶ 《幌馬車之歌》，頁37-38。《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56。

葉芸芸認為：

當時這幾份民營報紙《民報》、《人民導報》和《自由報》之所以受台灣人民歡迎，主要也在於能主持正義的風格，對國民黨接收官員的封建官僚作風，尤其是貪污的問題，攻擊不遺餘力，反映民間失業、糧荒、稅務等疾苦，仗義執言，而對國民黨封鎖的禁忌問題，也能伺機發表，無所畏縮。⁶²⁷

但也因此在二二八之後，紛紛遭到當局的封閉，如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警備司令部以「挑撥政府與民眾間的感情」、「煽動暴動」等罪名，封閉了《人民導報》。⁶²⁸而《自由報》則在十二日夜裡，國民黨憲兵隊包圍王添家，逮捕了王添後，同時被查封。⁶²⁹

三、擔任教職

呂赫若在擔任記者的期間，同時為建國中學的音樂教師。和陳文彬等人多所往來，卻和日本時代的好友，如巫永福等減少了聯繫，巫永福說「我和呂赫若從日本時代就認識，但戰後我上台北以後，就較少來往了。」⁶³⁰並認為呂赫若是因為擔任記者之後，和陳文彬等具有共產思想的人來往，思想才有所改變，⁶³¹其實「當時台灣的作家中，除了楊逵和蘇新是明顯的左派之外，呂赫若和我們這些都是較傾向社會主義的。」⁶³²，楊千鶴也提到：

其實，在日據時期，由於軍國主義的壓制，很多知識分子都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在戰前與呂赫若有深交的人，並不認為呂赫若在日據時代是特別左傾的⁶³³

⁶²⁷ 《未歸的台共鬥魂》，頁244。

⁶²⁸ 《沉屍、流亡、二二八》，頁273。

⁶²⁹ 《沉屍、流亡、二二八》，頁160。

⁶³⁰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⁶³¹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⁶³²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⁶³³ 《花開時節》，頁260。

而呂赫若和陳文彬的往來密切，不僅參加陳文彬於區巖華家中所辦讀書會，⁶³⁴還常常一起活動，陳文彬妻子何灼華就提到：

何灼華說，當時，呂赫若除了參加讀書會之外，一沒事就往陳文彬那裡跑。⁶³⁵

所以受到了陳文彬相當程度的影響。呂赫若當時的思想與行為轉變，最可以說明的即陳文彬長女陳蕙娟的回憶：

「呂赫若教我們唱的歌大都是比較有內涵的，特別帶有感情的歌曲：其中，他最喜歡帶我們唱的歌是『教我如何不想她』。陳蕙娟說：「一般同學都以為這不過是一首戀愛曲子；可因為呂赫若常到家裡參加爸爸主持的讀書會的緣故，我心裡頭卻明白，這個『她』其實指的是海峽彼岸的紅色中國。」⁶³⁶

而友人傅雄飛也曾在北一女擔任校醫，他並提到二二八之後，呂赫若轉任建國中學的音樂教師：

到台北後經朋友介紹在北一女擔任校醫，並兼心理衛生課，當時呂赫若擔任北一女音樂老師，傅醫師與呂赫若時相過從，二二八事件後，呂赫若轉任建國中學音樂老師。⁶³⁷

不過據呂芳雄先生的說法，二二八事件後，陳文彬於七月時就辭去建中校長的職務回北京，此時呂赫若也辭去教職，同年八月北一女中校長胡婉如，邀請呂赫若至北一女中擔任音樂教師。⁶³⁸而藍博洲的調查研究中，上述的讀書會，其實是二二八之後，陳文彬躲避了一陣子再回台北時，所成立的，而當時陳蕙娟是為北一女中的學生。⁶³⁹因此能證明呂赫若當時是前任建國中學的音樂老師，而在二二八之後，才轉任北一女中。

⁶³⁴ 《沉屍、流亡、二二八》，頁299。

⁶³⁵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30。

⁶³⁶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30。

⁶³⁷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頁165。

⁶³⁸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⁶³⁹ 《沉屍、流亡、二二八》，頁299。

戰後的呂赫若擔任記者時的見聞、和陳文彬等人的往來，都促使他走向不同於以往的路途。

第三節 中文創作與文藝活動

一、中文創作

根據藍博洲的訪問調查，呂赫若在「光復」初期，曾經參加過一些友人於台中市設立的「國語學習班」：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日，台中出身的先行代文化人楊國喜於王昶雄宅告訴我說，光復後，擔任《台灣新生報》台中分社主任的吳天賞，在自由路家裡（台中大飯店對面）主持了一個國語學習班，參加的人包括：張文環、張深切、張星建、江燦琳和楊國喜等人；呂赫若也從潭子趕來參加每個週末晚上七點開始的學習會。當時，據楊國喜說，只有張深切通國語並掌握中文寫作的能力。呂赫若一直到北上以後，才沒參加這個每週固定一次的文人會。⁶⁴⁰

而呂赫若真正學會中文，當時於《人民導報》共事的記者周青提到「戰後呂赫若面臨一個創作上的大問題 - 文字轉換，在報界工作對他很有幫助」⁶⁴¹，蘇新的女兒蘇慶黎也說呂赫若是為了學習中文，所以到報社工作。⁶⁴²以及陳逸松在接受葉芸芸訪問時也表示「他的日文非常道地優美，中文不好，是光復後當記者才鍛鍊的」。⁶⁴³因此記者的工作，的確讓呂赫若在中文學習上，更快進入狀況，也因而能比同時期的作家，更快有中文小說的創作。友人巫永福認為呂赫若非常聰明學東西也快，⁶⁴⁴所以戰後不久就有中文的創作：

他是光復之後才有中文的創作，我是看過他以日文撰寫的小說，而中文是在戰後才寫了幾篇作品的樣子。⁶⁴⁵

呂赫若並曾就《金瓶梅》中的人物和語言，和巫永福討論，那也是巫永福最後一次和呂赫若的會面：

此時我與赫若都住在台北，各自謀生甚少見面。有一天赫若帶著一本金瓶梅來我西門峨嵋街宿舍討論潘金蓮、西門慶、武松及書中的曲折，論及民俗語言與台灣相近的部分，盡歡而散。此

⁶⁴⁰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24-125。

⁶⁴¹ 《證言2 28》，頁108。

⁶⁴² 《未歸的台共鬥魂》，頁26-27。

⁶⁴³ 《證言2 28》，頁116。

⁶⁴⁴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⁶⁴⁵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後就不再見面了。⁶⁴⁶

在訪談巫永福的過程中，他也提到了此事，⁶⁴⁷那時是一九四七年，巫永福州五歲的時候。⁶⁴⁸在接受藍博洲的訪談時，巫永福更表示：

由此可見，呂赫若是下工夫訓練自己的中文能力的；只要再給他時間，他一定可以用中文寫出好作品的。⁶⁴⁹

呂赫若的中文創作，包含：戰爭的故事 - 改姓名⁶⁵⁰、故鄉的戰事 - 一個獎品⁶⁵¹、月光光 - 光復以前⁶⁵²、以及冬夜⁶⁵³。雖然用字遣詞不如其日文創作的優美，不過也仍舊保有寫實的風格，例如戰爭的故事 - 改姓名，藉由小學生的對話，諷刺過去在皇民化的過程中，要求台灣人民將名字改為日文名之事，就連小孩子也知道這是做假，呂赫若並藉主角表達出：

「噯喲，日本人你真是個痴子。連你自家的少孩子都騙不著，怎麼能夠騙得了有了五千年文化歷史的黃帝子孫呢？」⁶⁵⁴

故鄉的戰事 - 一個獎品，則是一位農人在自家田裡，發現了美軍投射的炸彈，因為害怕若不上呈而被日人軍警查獲時，可能會被羅織暗中幫敵的罪名，於是急忙將炸彈繳交出去，卻在過程中見到了警察們的貪生怕死，且被毒打了一頓，差點被扣上暗殺犯的罪名，使農人認為：

「我知道了；日本人絕不是不怕死的。從前人家老說過日本人是怕死的，這完全是瞎說，我知道了。」⁶⁵⁵

⁶⁴⁶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 評論卷II》（台北市：傳神福音，1996），頁119。

⁶⁴⁷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⁶⁴⁸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 小說卷I》（台北市：傳神福音，1995），頁187-189。

⁶⁴⁹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25。

⁶⁵⁰ 戰爭的故事 - 改姓名，《政經報》2：2，1946：02，頁12-13。

⁶⁵¹ 故鄉的戰事 - 一個獎品，《政經報》2：3，1946：03，頁14-15。

⁶⁵² 月光光 - 光復以前，《新新》7，1946：10，頁16-17。

⁶⁵³ 冬夜，《台灣文化》2：2，1947：02，頁25-29。

⁶⁵⁴ 戰爭的故事 - 改姓名，頁13。

⁶⁵⁵ 故鄉的戰事 - 一個獎品，頁15。

月光光 - 光復以前，則更深入地描寫皇民化的可笑與悲哀，主角為了租得住處，不得不要求全家人都說日語，卻使母親與孩子備感壓迫與寂寞，最後卻因為孩子脫口而出的台灣話，被房東驅逐，主角本要處罰孩子，但卻聽到母親說：

「我們是台灣人，台灣人若老不可說台灣話，要怎樣過日子才好呢？」⁶⁵⁶

讓主角也更深刻體會不該為了留居於此，犧牲了家人的自由與幸福，也更氣憤皇民化帶給他們的苦悶。這三篇小說都傳達了戰爭末期，台灣人民所遭受到的不合理對待。至於被許多人歸類為二二八文學的《冬夜》，⁶⁵⁷則是藉由女主角彩鳳的不幸命運，談到了戰時台灣男性被派往南洋當兵後的一去不返、接收後的物價飛漲、一些來台人士對台灣民眾的欺壓等面向的社會問題。

二、文藝活動

除了文學創作之外，呂赫若仍參與當時的一些文藝活動，在音樂活動方面，據藍博洲的調查，包含：⁶⁵⁸

- 一、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台灣省交響樂團在中山堂演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呂赫若擔任男高音獨唱（《台灣之聲》一九四七年九月號）。
- 二、一九四八年，台灣文化協進會主辦的第二屆全省音樂比賽大會，於十月二十四日及十一月十四日，在中山堂舉行預賽和決賽，呂赫若與呂泉生、陳泗治、張福興、張彩湘等「一流音樂家」，獲聘為評選委員（《台灣文化》一九四八年十月號）。
- 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台灣省音樂文化研究會主辦

⁶⁵⁶ 月光光 - 光復以前，頁17。

⁶⁵⁷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 文集卷/評論》（台北市：傳神福音，1999），頁113：「體驗作家的二二八：4. 呂赫若著《冬夜》（一九四七年）」。

⁶⁵⁸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26-127。

之第一屆音樂演奏大會，在中山堂隆重舉行，呂赫若與張彩湘等十餘位「本省音樂名家」，參加了這次演奏（《台灣之聲》一九四九年一月號）。

而邱詩珊「戰後初期台灣文化協進會之音樂活動」⁶⁵⁹一文提到在當時參加「台灣文化協進會」所舉辦「音樂演奏大會」之籌備會議者，多為台灣本地的留日音樂家，呂赫若亦參與其中，而目前可知的會議有「第一次音樂演奏會籌備委員會（1946.9.13）」、「第二次音樂演奏會籌備委員會（1946.9.17）」、「音樂演奏會檢討座談會（1946.10.20）」等，以討論籌辦音樂會事宜。⁶⁶⁰對照台灣文化協進會之刊物《台灣文化》一卷三期的「音樂座談會紀錄」的記載，⁶⁶¹當時參加會議者有張福興、李金土、陳暖玉、周遜寬、林森池、高錦花、高慈美、陳信貞、呂泉生、陳清銀、周玉池、蘇泰肇、呂赫若、伍正謙、游彌堅、許乃昌、陳紹馨、王白淵、楊雲萍、沈相成、蘇新等人，會議中也談到了希望成立音樂學校的問題，呂赫若對此也表達其贊成的意見：

剛才各位所說的，設立音樂學校問題，要極力向省公署促進使它得以實現，理由是：第一，現在本省青年沒有一個研究音樂的機關，如我們返至鄉村的時候，多數青年來問，要到什麼地方學習音樂，過去我們可以到日本去學習，將來要往日本去學習諒很困難，所以本省也要設音樂研究機關。第二，若設立音樂學校，不單會作各校的研究機關的中心，關於徵募歌曲和推進音樂教育，也有一個中心點，得以進行工作。⁶⁶²

從中能夠得知當時音樂教育的情形與當時他們對於當局的期許。而邱詩珊也提到當時呂赫若亦擔任第一屆（1947.11.9）與第二屆（1948.11.14）

⁶⁵⁹ 邱詩珊，「戰後初期台灣文化協進會之音樂活動」，《台灣史料研究》18，2002：03，頁27-57。

⁶⁶⁰ 「戰後初期台灣文化協進會之音樂活動」，頁30。

⁶⁶¹ 「音樂座談會紀錄」，《台灣文化》1：3，1946：12，頁27-31。

⁶⁶² 「音樂座談會紀錄」，《台灣文化》1：3，1946：12，頁31。

音樂大會的評審，⁶⁶³以及第一屆兒童音樂演奏會之評審（1948.4.4）。⁶⁶⁴

此外，據《台灣文化》第二卷第二期的記載，台灣文化協進會為了紀念光復週年，曾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於中山堂，舉辦「光復週年紀念音樂演奏會」，其中呂赫若擔任男高音的獨唱，伴奏者為張彩湘。⁶⁶⁵而友人楊千鶴的回憶中，也提到當時呂赫若曾寄台灣文化協進會的聘書給她，並隨後寄上他與其他同好舉辦音樂會的門票：

但有一天，在丈夫工作地的台東，突然接到台灣文化協進會發給我的「幹事」聘書的公文函，總幹事的名字是呂赫若。或許是他怕我會不知道是誰寄的，同封內也放著他的一張相片。話又說回來，當年接到了這文化協進會幹事的聘書之後，呂赫若又寄來他們音樂愛好者同仁在台北舉行音樂會的招待券。⁶⁶⁶

而楊千鶴剛好有要事回到台北，也因此順道探訪呂赫若與參加其音樂會，音樂會上，呂赫若與建國中學教師濱田千鶴子共同演出，呂赫若的男高音與舞台身影，至今依舊在楊千鶴心中。⁶⁶⁷她在另一本著作《花開時節》中也提到：

呂赫若在戰後（約一九四六年）與張彩湘、呂泉生、許石等先生及幾位日人音樂家們合開了一場音樂會。他唱男次高音。那時，雖然我已隨丈夫任職遠在台東，但是呂是還是寄了音樂會的票子來，而我也帶了一個兩歲多的女兒，老遠趕回台北聆聽。⁶⁶⁸

不過這裡提到的是「男次高音」，在訪問巫永福先生時，他則表示「呂赫若可惜早逝，他唱男高音非常好聽，台灣當時的男高音也只有他而

⁶⁶³ 戰後初期台灣文化協進會之音樂活動，頁39-41。

⁶⁶⁴ 戰後初期台灣文化協進會之音樂活動，頁42。

⁶⁶⁵ 音樂與美術 - 本會主辦光復週年紀念音樂演奏會，〈《台灣文化》2：2，1947：02，頁18-19。〉

⁶⁶⁶ 《人生的三稜鏡》，頁171；《人生のプリズム》，頁195-196。

⁶⁶⁷ 《人生的三稜鏡》頁171；《人生のプリズム》，頁195-196。

⁶⁶⁸ 《花開時節》，頁345-346。

已，像江文也是男中音。」⁶⁶⁹。所以當時呂赫若在音樂方面所進行的活動，包含：(1) 個人獨唱演出 (2) 全省音樂大賽評審 (3) 台灣文化協進會音樂演奏會籌備會委員。

其他的活動，還包括新新雜誌社所舉辦的「未婚女性座談會」，呂赫若擔任座長，和當時台灣大學、延平學院、工商銀行的女性進行會談，談到了男女共學的問題、對於婦女運動的意見、當時台灣女性的好處與壞處、理想的男性、對當時政治的看法等議題。⁶⁷⁰筆者在一些機緣下，見到了當時參與這個座談會的劉心心與陳瑤瑤兩位女性，她們皆為延平學院的學生，至今也有七十多歲了，所以對於當時座談會的地點，都不復記憶。⁶⁷¹不過劉心心女士記得當時座談會中，他們的對談是以日語及台語交雜，而《新新》雜誌中的中文紀錄，應是後來翻譯的，⁶⁷²劉心心女士並表示：

《新新》雜誌上的記錄是後來人家翻譯的，我有看過，那些真的是我當時所說過的話。我曾經對我先生說我和呂赫若一起開過座談會，他還不相信，現在有復刻本《新新》上面的記錄，正好替我作證明。⁶⁷³

而且當時的她「當時我並不想結婚，我很反對查某人那種依賴查甫人的態度」⁶⁷⁴這種想法也清楚的表現於座談會的發言中。陳瑤瑤女士則表示，她之前就從《台灣文學》等雜誌中見過呂赫若的名字與作品，不過一直要到這個座談會，才親眼見到呂赫若本人，⁶⁷⁵對他留有「他好像長

⁶⁶⁹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

⁶⁷⁰ 未婚女性座談會，《新新》2：1，1947：01，頁10-13。

⁶⁷¹ 張炎憲、曾秋美訪問；張嘉元整理，一個時代的遊俠：劉明 - 劉心心口述歷史記錄，《台灣史料研究》19，2002：6，頁208。陳瑤瑤訪談紀錄，2002.2.7。

⁶⁷² 一個時代的遊俠：劉明 - 劉心心口述歷史記錄，頁208。

⁶⁷³ 一個時代的遊俠：劉明 - 劉心心口述歷史記錄，頁208。

⁶⁷⁴ 一個時代的遊俠：劉明 - 劉心心口述歷史記錄，頁208。

⁶⁷⁵ 陳瑤瑤訪談紀錄，2002.2.7。

得瘦瘦的，很清秀那種感覺」⁶⁷⁶的印象。呂赫若在會談的過程，也提到「大多數的女人，一但結過婚，就不會發揮自己所學的學識，普通都只想做個賢妻良母而虛度光陰」⁶⁷⁷、「女人在結婚前，都會批評男人，但是結婚以後就不會，這就是，結婚後男人變為家庭中的獨裁者」⁶⁷⁸等他對於當時女性的觀察與感嘆。

呂赫若也曾和吳新榮、蘇新等友人聚會談政治與文化發展，吳新榮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的日記中紀錄了：

我即獨步至蘇君之家，而蘇君在矣，呂赫若君也在，我們聽談人民導報、文化企業社、文化協進會、黨團事情，人物月旦至夜半。⁶⁷⁹

另外，楊千鶴在其回憶錄《人生的三稜鏡》中也提到，在前述的音樂會後隔二日，呂赫若曾邀她參加一些藝文界人士的聚會：

那音樂會兩天後吧，呂赫若打電話來，叫我務必參加他的友人（是在中山北路開雅典照相館的主人）所招待的晚餐會，我便帶了女兒去了。那宴會上，李石樵、李梅樹、楊三郎等名畫家也被邀，畫壇一流人物們熱鬧地交談的快樂聚會，席上呂赫若以他特有的輕鬆幽默令眾人開心而笑。⁶⁸⁰

而這也是她和呂赫若的最後一次會面。⁶⁸¹

⁶⁷⁶ 陳瑳瑳訪談紀錄，2002.2.7。

⁶⁷⁷ 未婚女性座談會，頁11。

⁶⁷⁸ 未婚女性座談會，頁12。

⁶⁷⁹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戰後）》（台北市：遠景，1981），頁22。

⁶⁸⁰ 《人生的三稜鏡》頁171；《人生のプリズム》，頁197。

⁶⁸¹ 《人生的三稜鏡》頁171；《人生のプリズム》，頁197。

第六章 冬夜的來臨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開始的二二八事件，呂赫若雖然沒有親身參與活動，但他完成於二二八前的中文小說《冬夜》中，可知他對於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帶來政治的腐敗、社會的混亂、人民生活的困境，有著相當無奈與氣憤的心情，例如其中提到女主角彩鳳終戰後到酒館工作的原因：

她會走進了酒館的原因，都是在終戰後所發生的。在光復的歡天喜地之中，一切物價破天荒地飛漲起來了，而且最不幸的就是因統制組合解散而她倒失業的。她的父親屢次重新地圖謀生意的復業，但是需要高額の資本，所以就辦不到了。這時候，在苦難的生活裡她是爭扎著肚餓⁶⁸²

二二八之後，呂赫若的小說創作等再不復見，應是知道小說也無法改變現實、拯救社會，而轉身投入中共地下黨的活動，或許是受到陳文彬等友人的影響與鼓吹，但也表現了他對於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反叛及失望。

第一節 光明報與大安印版所

《光明報》始於二二八之後，基隆中學的鍾浩東校長等人，為了使一般民眾了解當時大陸國共內戰的情形，於是和友人開始撰寫與油印光明報。當時參與的鍾順和回憶道：

為了啟蒙一般民眾對祖國的政治認識，堅定站在工農立場的階級意識，校長提議印行地下刊物，藉此宣傳國共內戰的局勢發展，進行反帝的階級教育。⁶⁸³

⁶⁸² 《冬夜》，《台灣文化》2：2，1947：02，頁26。

⁶⁸³ 藍博州，《幌馬車之歌》（台北市：時報文化，1991），頁89。

而鍾浩東校長的夫人蔣碧玉，也說明了印製《光明報》的起始時間與經費來源：

校長鍾浩東與他的同志們，從一九四八年秋天起，開始刻印《光明報》。

「為了籌措印報的經費，浩東把我們仁愛路的房子賣了，」蔣碧玉說：「然後，拿這筆錢到屏東經營一家地下錢莊，作為印報經費來源。房子賣掉了，我便帶著兩名小孩，搬到歸綏街住，同時，也到北一女中上班，擔任會計的工作。這時候，因為工作的關係，浩東經常南來北往地奔波，可說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了。」⁶⁸⁴

當時也有親身參與的邱連和，也提出了和蔣碧玉同樣的說明。⁶⁸⁵至於主要的撰文工作是由藍明谷負責。⁶⁸⁶

之後，鍾浩東在蔡孝乾的指示下，擴大《光明報》的成員與組織，以擴大宣傳：

一九四九年五月，鍾浩東在蔡孝乾的指示下，將原有「校內」、「校外」兩個支部的基隆中學黨組，擴大成立為「基隆市工作委員會」，並由校長鍾浩東擔任「書記」，藍明谷與李蒼降分任「工委」；下轄「造船廠支部」、「汐止支部」、「婦女支部」，並領導基隆要塞司令部、基隆市衛生院、水產公司等部門內的「個別黨員」與「外圍群眾」，積極建立基層組織；同時將《光明報》交由基隆中學女職員張奕明、鍾國員等，負責印刷出版，及傳遞轉送各地「黨員」散發，以擴大宣傳。⁶⁸⁷

《光明報》的發行也遠至屏東，當時參與者李清增提到：

一九四八秋天，當鍾校長開始秘密刊行《光明報》的時候，葉紀

⁶⁸⁴ 藍博州，《台灣好女人》（台北市：聯合文學，2001），頁176。

⁶⁸⁵ 《幌馬車之歌》，頁175。

⁶⁸⁶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309。

⁶⁸⁷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312。

東即把屏東地區的發送工作交給我負責。他希望我在平常的工作中發掘比較有可能性的群眾。然後再通過《光明報》的發送與教育，提高這些群眾的積極性，進而加以組織。因此，每隔一天，我都會到媽祖廟對面的南臺行拿報來發送。⁶⁸⁸

至於呂赫若對於《光明報》的參與，根據陳文彬女兒的回憶，呂赫若當時是和陳文彬一同聽新華社的廣播，將國共內戰的事情紀錄下來，而油印在《光明報》上，並由她們代為郵寄：

陳蕙娟又說，呂赫若和陳文彬經常一起收聽新華社的廣播，了解大陸內戰的局勢演變，並且把它記錄下來，再刻蠟板，油印《光明報》，然後再由她和妹妹，負責由寄給包括國民黨高級官員的社會大眾。⁶⁸⁹

油印的場所即為劉明、辜顏碧霞等出資贊助，呂赫若和蕭坤儒共同經營的「大安印版所」。據江漢津轉述蕭坤儒的說法，當初印刷所的設立也是劉明協助找的地：

一九五〇年四月，江漢津被捕以後，曾經和牽連印刷廠案而被捕的蕭坤裕同房。江漢津說，蕭坤裕告訴他，呂赫若所開的印刷廠是劉明帶他在大安區找的地。⁶⁹⁰

據陳旬煙先生的回憶，這間印刷所即在今天臺北市金山南路、忠孝東路與八德路的交口橋下。⁶⁹¹不過對於印刷所實際的運作情形，到底出資贊助的劉明與辜顏碧霞是否知情，仍無資料能夠說明，但日後就因為當初的贊助，而皆獲致「資匪」的罪名，遭遇被捕下獄、財產被沒收的命運。二七部隊的領導者鍾逸人，在其回憶錄中談到曾在獄中見到被囚禁的辜顏碧霞：

⁶⁸⁸ 《幌馬車之歌》，頁192。

⁶⁸⁹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30。《沉屍、流亡、二二八》，頁299。

⁶⁹⁰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32。

⁶⁹¹ 《鹿窟事件 - 寒村的哭泣》，頁326。

還有一位頗不平凡的中年「貴婦」，看似三十左右，身高約有一六五，皮膚白皙細膩，鼻樑挺直，一對比「蒙娜麗沙」的神秘眼睛還大些，帶有炯炯目光，令人望而生畏，不敢接近的顏小姐。她原來即是曾經出資暗助名作家呂赫若（呂石堆）辦大安出版所⁶⁹²的顏碧霞。因為呂赫若涉案「鹿窟基地」案件，她遂以「資匪」被捕判刑七年。她亡夫的「高砂鐵工廠」也被國民黨沒收，被改做專供拷刑所謂「匪諜」的處所。⁶⁹³

藍博洲訪江漢津也提到辜顏碧霞，當初就是被拘於這間「高砂鐵工廠」改建而成的押房。⁶⁹⁴劉明的情形，據葉芸芸訪談陳逸松的紀錄中，也提到了劉明出資贊助，日後獲罪一事：

印刷廠是呂赫若和蕭坤裕一起經營的。印刷廠開辦時，劉明曾給他們一筆錢，後來就因而被捕。⁶⁹⁵

而呂赫若本身也在一九四八年十月時，出售了家鄉潭子的建義堂房地，以經營大安印版所。⁶⁹⁶

這間大安印版所，除了由印光明報之外，還印了不少地下黨員手冊等文件，不過表面上是以印行如張彩湘的小學音樂歌本為掩護，如藍博洲訪談當時曾參與印刷的工人方阿運時，就提到了這個情形：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當年任職大安印刷廠⁶⁹⁷的政治受難人方阿運，向我提供了有關大安印刷廠的具體情形。方阿運說，其實印刷廠公開印製的主要還是音樂家張彩湘編的小學音樂課本

⁶⁹² 應為大安印版所。參照「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⁶⁹³ 《辛酸六十年（下）》，頁152。

⁶⁹⁴ 藍博洲，「一個老紅帽的白色歲月」，《台灣日報》1996：10：25，23版。

⁶⁹⁵ 《證言2 28》，頁116。

⁶⁹⁶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⁶⁹⁷ 應為大安印版所。參照「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和世界名曲的樂譜。⁶⁹⁸

甚至還印了《孕婦保養須知》以為掩護。⁶⁹⁹友人江漢津也提到呂赫若在印刷所設立後，曾經將這些音樂歌本給他過目，他當時還諷刺了呂赫若，呂赫若並沒有反駁，只是苦笑以對，日後江漢津才明瞭印刷所的實際情形：

「後來、我才知道」，江漢津說「他印這種東西只是掩護而已！實際上印的是開國文件、機關報及黨員手冊等重要文件」⁷⁰⁰

據藍博州的調查研究，《光明報》發行以後，情治單位早已注意到，卻仍無法察知發刊地點：

事實上，早在《光明報》開始秘密刊發的一九四八年秋天，台北的治安情報機關就已經在基隆中學發現，並加以注意了；但是，經過多方的偵查，仍「苦無頭緒」找出發刊地點。⁷⁰¹

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一位台大學生王明德轉寄給女友《光明報》，被當局所查緝之後，就開始了一連串的緝捕行動，逮捕了基隆中學的校長鍾浩東夫婦、相關職員等，⁷⁰²即是所謂的基隆中學事件：

到了八月，一名畢業於台大商學院的年輕人王明德，首先因為把《光明報》寄交女友，曝露身分而被秘密逮捕。接著，九個台大學生也在高雄被捕。校長鍾浩東聽到這個消息，從此不敢在家裡住，流亡不久即被捕。月底，凌晨一、兩點時，校長夫人蔣碧玉和她妹妹也被抓走了。九月九日，星期六，早上十點多鐘，大批軍警包圍了正在上課的基隆中學。中午以前，一共有四個老

⁶⁹⁸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36-138。

⁶⁹⁹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⁷⁰⁰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38。

⁷⁰¹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312。

⁷⁰² 《幌馬車之歌》，頁93-96。《台灣好女人》，頁177-178。《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312-313。

師、三個職員和三個學生被抓走。⁷⁰³

這案件牽涉極廣，甚至連不相干的葉陶也被抓：

過了三、四個月以後，基隆中學發生「光明日報」事件（註四）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哥哥鍾浩東是該校的校長，因印「光明報」被抓。同時也抓了林正享。林正享被刑求很厲害，亂供葉陶是「光明報」的台中負責人，於是葉陶再度被捕，也關在軍法處牢中。葉陶在軍法處牢裡住了四個月，由於缺乏證據，所以被放。⁷⁰⁴

呂赫若也因此開始逃亡，在逃亡之前，曾經回鄉與親友見過面，友人林雲鵬回憶呂赫若對他說要去日本，並詢問過他是否有意願要頂下「大安印版所」。⁷⁰⁵呂赫若的妻舅林永南也提到：

林永南回憶呂赫若三十八年底曾回來，揹一背包說要到琉球，先回來處理印刷廠，將權狀交給印刷廠蕭先生。晚上還曾回去看夫人生產了沒，再到蕭處時蕭已被捕，便衣看呂赫若證件上寫「呂石堆」不知係同一人，呂赫若從容謂蕭鄉下朋友，於是逃脫，跑到鹿窟去了。⁷⁰⁶

不管是說要去日本還是琉球，呂赫若實際上是逃亡至台北縣的鹿窟基地，但是也因為他的逃亡，波及了許多親友，除前述的劉明、辜顏碧霞、張彩湘，甚至王白淵、林永南也遭禍，⁷⁰⁷還有傅雄飛等，⁷⁰⁸最荒謬的是連不相干人等也因此被捕入獄：

甚至林永南屋後齒科材料行的老闆亦受池魚之殃，才開業三天，老闆騎車送貨，被認為是呂赫若派來聯絡消息的，於是捉去

⁷⁰³ 《幌馬車之歌》，頁178。

⁷⁰⁴ 《證言2 28》，頁20。

⁷⁰⁵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14。

⁷⁰⁶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20。

⁷⁰⁷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19。

⁷⁰⁸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頁166。

審訊，莫名其妙被關了半年⁷⁰⁹
無怪乎之前曾提到呂赫若之子呂芳卿、呂芳雄，都說到當時因為父親的事，許多親友至此再也無所往來。

第二節 鹿窟事件中的呂赫若

一九四九年九月開始，蔡孝乾等人為了配合中共解放台灣的計畫，加上 光明報 事件的爆發，於是接受陳春慶的提議，與台北縣新店的鹿窟設立武裝基地。⁷¹⁰陳甸煙先生回憶道：

鹿窟基地是陳春慶提議，陳義農、陳本江等上山察看。陳春慶是我太太的堂兄，因為大部分經過我，才知道這麼詳細。蔡孝乾曾計劃要上山，但最後都沒去過。蔡孝乾只知道坪林尾的鹿窟，不知道汐止的鹿窟。⁷¹¹

而鹿窟基地的幹部，據張炎憲的調查研究，除陳本江、陳通和、呂赫若、王忠賢、李上甲、廖學禮外，尚有廖溪木、許再傳、王再傳、汪枝、許希寬、陳義農、林三合、張棟柱、盧哲德、周水、陳朝陽、林茂同等十八名。⁷¹²而為了取得當地居民的同情與協助，都以二二八事件被當局捉拿為理由，⁷¹³降低他們的戒心。日後並以不同方式吸收居民成為黨員，以求保密，不過並沒有發展真正的組織：

⁷⁰⁹ 《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頁219。

⁷¹⁰ 《幌馬車之歌》，頁152。

⁷¹¹ 《鹿窟事件 - 寒村的哭泣》，頁330。

⁷¹² 張炎憲、高淑媛，《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台北縣：北縣文化，1998），頁15。

⁷¹³ 《鹿窟事件調查研究》，頁39。

但因為山頂人的教育程度不高，故無法真正發展組織，只是把知道這件事的人納入組織，並以血親連坐法威嚇這些人。加入的儀式與訓練也因為參加者的知識程度而有差別，有些教導柔道，有些只是聚眾講講話，有些參加者可能只是蓋章，其他什麼都不知道。真正明白自己加入的是共產黨組織，同時也明白共產黨到底是怎樣的組織、意識型態是什麼，甚至了解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者，幾乎沒有，也沒有實際進行推翻國民黨的革命工作。⁷¹⁴

沒想到如此卻也帶給這些無辜民眾多年的冤獄與刑罰。

呂赫若在鹿窟基地時，是最初的領導者之一，化名為「潘仔」，⁷¹⁵後來他被毒蛇咬死去世之後，鹿窟基地的領導者才變為陳本江，陳甸煙回憶：

鹿窟的最高領導起初是呂赫若、陳本江、王萬得。呂赫若和中國大陸華東局有聯絡，他有學問，人才和人都好。後來情勢危險，王萬得先跑去中國大陸，不久呂赫若就被毒蛇咬死，最高領導者才變成陳本江。⁷¹⁶

藍博洲訪問當初參與者李石城時，提到呂赫若在鹿窟基地，是專門負責無線電發報的工作：

李石城說，呂赫若在「鹿窟基地」擔任非常重要的工作 - 無線電發報。發報機是老式的，約二百台斤重；必須接電才能發報。同時，為了逃避偵查，每發報一次就要到隔一段距離遙遠的地方再發報；而且，白天不能行動，必須在晚間摸黑行動。「我還幫他拿過手電筒呢！」李石城以一種感到與有榮焉的語氣對我說。⁷¹⁷

⁷¹⁴ 《鹿窟事件調查研究》，頁40。

⁷¹⁵ 《鹿窟事件調查研究》，頁158。

⁷¹⁶ 《鹿窟事件 - 寒村的哭泣》，頁331。

⁷¹⁷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48。

所以呂赫若也因此在一次進行無線電發報工作時，被毒蛇所咬而身亡。張炎憲等訪談李石城時，他說因為那天剛好是迎媽祖的前一晚，所以他清楚記得當天是民國卅九年（1950）農曆五月廿三日，⁷¹⁸也因為隔日要迎媽祖，當地唯一會以藥草解蛇毒者（即李石城的姊夫蘇金英）正忙著宰殺豬公，也就這樣延誤了治療的時間，等他趕到時，呂赫若早已氣絕多時。⁷¹⁹至於藍博洲訪問呂赫若臨死前在場的陳春慶時，陳春慶提到：

「我們到現場時」陳春慶不勝惋惜地說，「呂赫若已經意識不清了；他看了我一眼，還叫了兩聲：『阿慶兄！』然後他又向我說，他想吃枝仔冰。聽他這樣說，我知道蛇毒已經侵入腦部了；果然沒多久，他就斷了氣。⁷²⁰

所以陳春慶、蘇金英和李石城，就將呂赫若埋於蘇金英菜田附近，陳春慶回憶：

我於是和老蕭、蘇金英及另一個村民，在蘇金英家菜地旁的空地上，挖了一個坑，用一床草蓆草草包著，就地埋葬⁷²¹

李石城是記得當時因為怕被發現，所以草草埋葬，並不敢做記號：

埋時陳春慶和姊夫一起埋的，但怕被知道，弄平平的，不敢做記號，後來屍骨找不到了。⁷²²

而陳旬煙也因為呂赫若的死亡之謎，不得不出來作證，也曾與呂赫若的兒子再回到當地，卻也因為地形地貌的改變，再也無法尋得：

四、五十年來我一直不想再講這件代誌。因為要證明呂赫若的生死，我才出面證實呂赫若的確死了，由陳春陽的哥哥陳春慶等四、五個人抬去埋的。埋的地點經過四、五十年，地形已經變了，找不到確實地點，遺骨也找不到。 呂赫若的兒子也來我

⁷¹⁸ 《鹿窟事件調查研究》，頁158。

⁷¹⁹ 《鹿窟事件調查研究》，頁158。

⁷²⁰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50。

⁷²¹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50。

⁷²² 《鹿窟事件調查研究》，頁158。

家四、五遍了，仍然找不到，才用遙祭的，引魂回去。⁷²³

呂赫若就這樣死於蛇毒，時年還未滿卅九足歲。他的好友巫永福就不禁感嘆道「他要是不光復就好了，光復之後他就不好了」⁷²⁴呂赫若的文學才華、音樂表現，都讓他讚賞不已，所以認為呂赫若「他是很傑出的人，但早死，真無采啦！到現在我的耳邊還常常響起他的歌聲」

⁷²⁵。

第七章 結論

呂赫若出身於小地主階級的家庭，眼見與體驗大家庭中的矛盾與衝突，是他在現實中所面臨的難題，也是他的創作題材之一。在其日記中，除了與文友往來、個人創作心情的記錄之外，也記錄了許許多多關於孩子的成長、病痛、教育等問題。不過當他漸漸實現與施展自己的抱負時，也相對的減少了許多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在豐富的文藝創作背後，呂赫若是有其家人對於他的寬容及體諒。甚至在戰後，呂赫若被當局所捉拿，也帶給親友不少的困擾與苦痛，他最掛心的孩子們，在呂赫若失蹤後，也受到波及，因此現在家屬身邊只存留著一本日記、數本刊有呂赫若作品的雜誌，以及他們對於呂赫若的回憶；二夫人蘇玉蘭在呂赫若逃亡後，亦是境遇困苦。是因有兩位女性及家庭的默默支持，成就了呂赫若個人許許多多的為人稱道的創作與表現。在呂赫若的作品中，也傳達了不少對於家族的想法及觀念，就筆者所見，大致可分為婚姻關係、家族傳統、親情聯繫等方面，對於一個人可以產生歸屬也同時會是一種箝制，從呂赫若最初期的作品一直到後期，這種家族對於個人的影響，可

⁷²³ 《鹿窟事件 - 寒村的哭泣》，頁328。

⁷²⁴ 巫永福先生訪談紀錄，2002.6.8。

⁷²⁵ 巫永福先生訪談紀錄，2002.6.8。

以感覺到是由沉重的負荷，漸漸變為一種溫暖的存在。這種個人最切身的問題，真實的在其作品呈現，讓人體會與感受。對照呂赫若的生命經驗，「家」是他創作的主題來源，也是他生活中最能真切感受的面向，是束縛及負擔，但更是溫暖的支持及動力。

當時呂赫若進入台中師範學校就讀，是因其父親認為就讀師範學校可免學費，也可快些畢業找到工作以助家計。卻也讓他在師範學校的學習上發展出自己的興趣，特別是音樂成績相當優異，曾經在校表演過鋼琴獨奏，而磯江清老師，不僅在呂赫若就讀師範學校時指導他，日後也深深影響著呂赫若。另外，師範學校的求學期間，呂赫若常和江漢津等同學成立秘密讀書會，利用下課時閱讀《中央公論》與《改造》等日本期刊，以及一些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這些讀書會的成員，對於這方面的思想，求知若渴，在秘密與共的一體感之下，更保持著緊密的聯繫與往來，一直持續到畢業之後，在呂赫若的日記中，也可常常見到與這些同學的交往記錄，特別是和江漢津的交往。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呂赫若自師範學校畢業，因為在校總體的成績並不是太好，故被分發到新竹峨嵋國小，與當地居民的語言不通，申請轉調南投營盤國小，時為一九三五（昭和十年）三月，⁷²⁶也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寫出其處女作《牛車》，發表於日本的《文學評論》雜誌上，在營盤國小的任教期間，他以自學的方式聽唱片學聲樂。呂赫若對為人師表並不熱中，曾多次向其父親表明不想教書，願意賠款，但都遭父親所拒。⁷²⁷因為社會壓力大，再加上在家鄉潭子的人際關係複雜，讓他沒有辦法好好學習與發揮他在音樂與文學上的長才，⁷²⁸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四月，呂赫若轉任家鄉潭子公學校。⁷²⁹不過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呂赫若教滿公學校義務教

⁷²⁶ 呂石堆教職履歷表，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⁷²⁷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⁷²⁸ 呂赫若生平再評價 1，〈民眾日報〉18版，1990：12：3。

⁷²⁹ 呂石堆教職履歷表，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職六年後，正式辭去教職赴日學習。⁷³⁰家人並於其後跟隨赴日，在日期間為養家活口，呂赫若開始工作，獲得已在寶塚工作的呂泉生推薦，進入寶塚劇團工作。⁷³¹在忙碌的同時，呂赫若卻開始患病，在擔心繼續於東京生活會把身體搞壞，⁷³²或許亦是對於工作產生了厭倦，⁷³³他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七日時正式辭去寶塚劇場的工作⁷³⁴。在東京兩年的生活，的確使呂赫若有所學習，但是理想的無法實踐，卻是他心中的遺憾。回台後，沒有其他工作的期間，他也只有從事寫作，其後進入台灣映畫株氏會社工作，負責撰寫演劇部大綱⁷³⁵及研究所要項等事務⁷³⁶，一家人也遷至士林居住。⁷³⁷而卻因與上司產生理念的衝突，憤憤不平的辭去工作。在中山侑的介紹之下，⁷³⁸呂赫若進入興行統制會社工作，負責新劇的業務，⁷³⁹讓他終能學以致用，但再度因與上司的衝突，使他改調到企劃部上班，負責編輯社訊的工作。⁷⁴⁰日記中最後的記錄是到台灣新報社「旬刊台新」編輯部工作，是因有工藤好美的介紹，及龍瑛宗的推薦，呂赫若就這樣從事這份工作，直到戰爭結束。

呂赫若於一九三五年發表「牛車」於《文學評論》之後，即開始了他的文藝創作之路，戰前的創作一直持續到一九四四年，作品包括小

⁷³⁰ 呂石堆教職履歷表，呂芳雄先生提供，2002.6.14。

⁷³¹ 二次大戰期間的日台文化狀況與呂赫若 - 以其音樂活動為中心，頁167。

⁷³² 《呂赫若日記》，1942：3：19，頁86：「急に東京居住を引揚げることを思ふ。東京で体をこはしたくないからだ。」⁷³²

⁷³³ 《呂赫若日記》，1942：4：5，頁105：「日劇は實際嫌になる。しかし、舞台を知るために止むを得ない。」。

⁷³⁴ 《呂赫若日記》，1942：4：7，頁107。

⁷³⁵ 《呂赫若日記》，1942：11：19，頁347。

⁷³⁶ 《呂赫若日記》，1942：11：20，頁348。

⁷³⁷ 《呂赫若日記》，1942：11：26，頁354。

⁷³⁸ 《呂赫若日記》，1942：12：18，頁378：「朝履歷書を一通書く。中山氏紹介で興行統制協に入らるため也」。

⁷³⁹ 《呂赫若日記》，1943：1：20，頁23。

⁷⁴⁰ 《呂赫若日記》，1943：12：10，頁370。

說、評論、隨筆、放送劇、腳本等各種形式，在其中，音樂與戲劇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腳色，是他的個人興趣，也是他的生活經歷。在呂赫若創作的過程中，同時閱讀了許多名家的著作，包括了文學、戲劇的作品與理論，這些都可由他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的日記，觀察到這些作品對於他的影響。在《呂赫若日記》的第一篇中，我們就可以見到他對於從事文學已有九年的自己，要多創作、撰寫戲劇、發現美的事物。⁷⁴¹因要求自己要多創作，當沒有創作時，也會在日記中紀錄及反省。⁷⁴²創作停頓時，曾懷疑自己的文學才能，所以要求自己不斷學習，⁷⁴³在日記中不斷鼓舞自己，除了從事文學別無他途，⁷⁴⁴因而要不斷的讀、不斷地寫，⁷⁴⁵對他而言沒有文學的人生就失去意義了。至於寫作戲劇的原因，在於認為自己劇場工作，是相當有利的條件。⁷⁴⁶所以要不斷的研究戲劇，與不斷的創作戲劇。⁷⁴⁷而在構思體裁時，有時也常以自身經歷為參考。⁷⁴⁸我們可從呂赫若的作品中，感受到他對於社會現象的關懷與看法，筆下人物彷彿就在眼前，而在現實生活中，他認為文學家不該涉足政治方面。⁷⁴⁹從事文學者，應該要執著於真正的文學，不是虛榮的自我滿足，而是願意花上一生來努力探究文學的。⁷⁵⁰但是沒想到戰後他最後卻涉足了政治活動，也使一生都應努力探究文學的理想無從實現。此外，呂赫若在二次戰爭結束前，所結識者多為文學、音樂界的傑出人士，這些友人不僅和他有文學、音樂方面的交流，甚至在他生活、求職、創作陷入低潮

⁷⁴¹ 《呂赫若日記》1942.1.1，頁4。

⁷⁴² 如《呂赫若日記》1942.1.31-1942.2.3.，頁34-39。

⁷⁴³ 《呂赫若日記》1942.4.5，頁105。

⁷⁴⁴ 如《呂赫若日記》1942.4.17，頁117。

⁷⁴⁵ 如《呂赫若日記》1942.4.29，頁129。

⁷⁴⁶ 《呂赫若日記》1942.3.28，頁95。

⁷⁴⁷ 《呂赫若日記》1942.4.1，頁101。

⁷⁴⁸ 例如本論文第二章討論的有關家族的小說創作。

⁷⁴⁹ 《呂赫若日記》1943.2.28，頁65。

⁷⁵⁰ 文學雜感 - 二つの空氣，〈台灣文藝〉3：6（台灣文藝聯盟），1936：05，頁44-45。

時，都曾給予他相當多的協助與支持，當時的呂赫若和其友人們，在音樂、戲劇上的積極參與和合作，將台灣人的文化風俗，做了觀察與反思，在新事物的學習中，找出自我發展的方向。

戰後，在國民黨政府尚未來台接收的期間，許多有志之士，紛紛團結組織起來，主動維護當時無政府狀態下的台灣社會。呂赫若當時也加入了三青團的台中分團，藍博洲訪談其友人江漢津時，江漢津就分析或許是呂赫若對於三青團的瞭解不夠之故；而巫永福則是說呂赫若會加入，似為鍾逸人邀他參加之故；鍾逸人的回憶中，也談到了當初呂赫若加入三青團的情形。⁷⁵¹不過許多當初參加三青團的青年人，在眼見陳儀等接收官員的腐敗情勢，感受到三青團無法發揮作用，早就退出了三青團，⁷⁵²而呂赫若及其親友也都相繼離開，呂赫若北上發展，在蘇新的介紹下，進入《人民導報》擔任記者的工作，⁷⁵³時為一九四六年一月。⁷⁵⁴卻在一篇報導高雄農民受欺壓的事件，遭受當局的關注，編輯部被迫改組，《人民導報》的性質逐漸改變，因此，王添也辭退了社長職。兩名編輯、兩名記者（包括呂赫若）也同時退出了《人民導報》。⁷⁵⁵另外，他也參與過《自由報》的記者工作，亦是一分因報導現實而被當局查封的報刊。在擔任記者的期間，同時為建國中學的音樂教師，和陳文彬等人多所往來，卻和日本時代的好友，如巫永福等減少了聯繫，和陳文彬的往來密切，不僅參加陳文彬於區嚴華家中所辦讀書會，⁷⁵⁶還常常一起活動，所以受到了陳文彬相當程度的影響。據呂芳雄先生的說法，二二八事件後，陳文彬於七月時辭去建中校長的職務回北京，此時呂赫若也辭去教職，同年八月北一女中校長胡婉如，邀請呂赫若至北一女中擔任

⁷⁵¹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台北市：前衛，1995），頁239-240。

⁷⁵²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台北市：時報文化，1991），頁76-77。

⁷⁵³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頁120。

⁷⁵⁴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⁷⁵⁵ 《未歸的台共鬥魂》，頁65。

⁷⁵⁶ 《沉屍、流亡、二二八》，頁299。

音樂教師。⁷⁵⁷故戰後的呂赫若擔任記者時的見聞、和陳文彬等人的往來，都促使他走向不同於以往的路途。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開始的二二八事件，呂赫若雖然沒有親身參與活動，但他完成於二二八前的中文小說《冬夜》中，可知他對於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帶來政治的腐敗、社會的混亂、人民生活的困境，有著相當無奈與氣憤的心情，二二八之後，呂赫若的小說創作等再不復見，應是知道小說也無法改變現實、拯救社會，而轉身投入中共地下黨的活動，例如參與《光明報》的油印工作、鹿窟基地的建立，或許是受到陳文彬等友人的影響與鼓吹，但也表現了他對於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反叛及失望，卻也因此使自己生命在意外中結束。

觀察呂赫若的一生，時時在追尋自己的理想，卻也時時和現實產生衝突，一直處於無法得償其所志的狀態，雖有相當豐富與不斷精進的創作，但背後其實有家人與親友的支持與包容才得以成就，因此他的兒子呂芳雄先生在最近接受《自由時報》記者的訪問時就談到：

我想，他對台灣許多方面都有重要貢獻，但我覺得，他最沒有貢獻的，就是對他的家人。⁷⁵⁸

道盡了身為呂赫若家人的辛酸與悲哀。如果我們要對呂赫若的人與作品有所讚許，也應該要能體會其家人對他的犧牲與奉獻。

本論文大量運用了呂赫若於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的日記，進行了整理與分析，從中了解他與家人的關係、與友人的往來、文學創作的理念、文藝創作的情形，並加上相關者的回憶錄、家屬提供的資料等等，重新整理出他的生命經歷，是目前較少討論的面向。不過戰後的部分，因為許多資料都已不存，故只能由當時相關者的回憶錄、訪問紀錄，以及當時的雜誌、報刊中獲知呂赫若的活動情形，在此方面的資料與論述

⁷⁵⁷ 「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

⁷⁵⁸ 劉力仁、陳祥麟、黃邦平專訪，呂赫若之子 相信父親被毒蛇咬死，《自由時報》2002.8.25，10版。

較為不足，許多地方仍待進一步的澄清。

日後，或許可以繼續深入分析探討，尤其是口述歷史的部分，更是可以加強之處，雖然同時代的友人大部都已不在人世，但是或許還有相關者仍未發現，例如曾經受教於他的學生⁷⁵⁹，而他的家人對於他的回憶與觀感，也是可以去瞭解的部分，不過因為呂赫若其人其事曾為一個禁忌，如何突破相關者的心防，則更需投注相當的心力。

參考書目

(一) 呂赫若作品

小說

1. 牛車 ，《文學評論》2：1，1935：01。
2. 嵐の物語 ，《台灣文藝》2：5（台灣文藝聯盟），1935：05，頁85-111。
3. 婚約奇談 ，《台灣文藝》2：7（台灣文藝聯盟），1935：07，頁23-40。
4. 行末の記 - 或る小さな記録 ，《台灣新文學》1：4，1936：05，頁6-15。
5. 女の場合 ，《台灣文藝》3：7/8（台灣文藝聯盟），1936：08，頁11-36。
6. 逃げ去る男 ，《台灣新文學》2：4，1937：05，頁2-23。
7. 季節圖鑑 ，《台灣新民報》，1939。
8. 一本のラケット ，《台灣新民報》，1940.1.23。

⁷⁵⁹ 在「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已訪問幾位呂赫若任教公學校時的學生。

9. 青いく服の少女 ，《台灣藝術》1：2，1940：04，頁20-57。
10. 春の囁き ，《台灣藝術》1：3，1940：05，頁28-40。
11. 田園と女性 ，《台灣藝術》1：5，1940：07，頁18-25、52。
12. 花の表情 ，《台灣藝術》1：6，1940：08。
13. 深山にて ，《台灣藝術》1：7，1940：09。
14. 曉の露か ，《台灣藝術》1：8，1940：10。
15. 轉落の日 ，《台灣藝術》1：9，1940：12。
16. 財子壽 ，《台灣文學》2：2，1942：03，頁2-37。
17. 同宿記 ，1942：03（未發表）。
18. 碗二枚箸四本 ，1942.3.7（未完成）。
19. 鴻河堂四記 ，1942.4.27（未完成）。
20. 常遠堂主人 ，1942.6.30（未完成）。
21. 谷間 ，1942.10.28（未完成）。
22. 廟庭 ，《清秋》（台北市：清水書店，1944），頁189-214。
23. 風水 ，《台灣文學》2：4，1942：10，頁40-56。
24. 鄰居 ，《清秋》（台北市：清水書店，1944），頁1-30。
25. 一年生 ，《興南新聞》4386號，1943.4.4，四版。
26. 月夜 ，《台灣文學》3：1，1943：01，頁74-90。
27. 雙喜 ，1943.2.27（未完成）。
28. 合家平安 ，《台灣文學》3：2，1943：04，頁47-73。
29. 山峽記 ，1943.5.27（未完成）。
30. 柘榴 ，《台灣文學》3：3，1943：07，頁169-188。
31. 噶 ，1943.11.25（未發表）。
32. 玉蘭花 ，《台灣文學》4：1，1943：12，頁119-131。
33. 順德醫院 ，《台灣藝術》5：5，1944：05。
34. 星 ，1944.10.8（未完成）。
35. 百姓 ，《台灣文藝》1：6（台灣文學奉公會），1944：11，頁25。

36. 清秋 ，《清秋》（台北市：清水書店，1944），頁245-336。
37. 山川草木 ，《台灣文藝》創刊號（台灣文學奉公會），1944：05，頁12-35。
38. 風頭水尾 ，《決戰台灣小說集》坤卷（台北市：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5），頁207-229。
39. 戰爭的故事 - 改姓名 ，《政經報》2：2，1946：02，頁12-13。
40. 故鄉的戰事 - 一個獎品 ，《政經報》2：3，1946：03，頁14-15。
41. 月光光 - 光復以前 ，《新新》7，1946：10，頁16-17。
42. 冬夜 ，《台灣文化》2：2，1947：02，頁25-29。

評論

1. 詩についての感想 ，《台灣文藝》3：2（台灣文藝聯盟），1936：01，頁34-35。
2. 文藝時評 ，《台灣新民報》1936.3.3-5。
3. 陳夫人の公演 ，《興南新聞》3707號-3712號，1941.5.20-25，六版。
4. 新劇と台灣人觀客 ，1942.3.23（未發表）。
5. 農村と青年演劇 ，《興南新聞》4130號，1942.7.20，四版。
6. 新劇と新派 ，《興南新聞》4179號，1942.9.7，四版。
7. 阿里山 ，《興南新聞》4335號，1943.2.12，四版。
8. 台灣音樂放送意義 ，《興南新聞》4373號，1943.3.22，四版。
9. 音樂放送再說 ，《興南新聞》4380號，1943.3.29，四版。
10. 台陽展を觀て - 魂と腕の鍊磨の連續 ，《興南新聞》4414號，1943.5.3，四版。
11. 音樂の文化性 ，《興南新聞》4484號，1943.7.12，四版。
12. 演劇教養の必要 ，《興南新聞》4709號，1944.2.23，四版。

隨筆

1. 文學雜感 - 二つの空氣 ，《台灣文藝》3：6（台灣文藝聯盟），1936：05，頁44-45。
2. 文學雜感 - 古い新らしいこと ，《台灣文藝》3：7/8（台灣文藝聯盟），1936：08，頁57-60。
3. 想ふままに ，《台灣文學》創刊號，1941：05，頁106-109。
4. 拉青と八卦篩 - 結婚習俗の故事 ，《民俗台灣》7，1942：01，頁34-36。
5. 羅漢堂雜談 ，《台灣文學》2：3，1942：07。

6. 羅漢堂雜談 ，《台灣文學》2：4，1942：10。
7. 羅漢堂雜談 ，《台灣文學》3：1，1943：01。
8. 嗚呼！黃清呈夫婦 ，《興南新聞》4428號，1943.5.17，四版。
9. 思ひ出の？女作 - 子曰空空如也 ，《興南新聞》4526號，1943.8.23，四版。
10. 媳婦仔の場合 ，《民俗台灣》3：11（29號）1943：11，頁39-41。
11. 台灣文學賞第一回受賞者感想 ，《台灣文學》4：1，1943：12，頁33。
12. 一協和音にでも ，《台灣文藝》1：2（台灣文學奉公會），1944：06，頁4-5。

詩

1. 陳遜仁君の靈前に捧ぐ ，《台灣文學》創刊號，1941：05，頁154-155。

腳本

1. 七夕 ，1942.4.2（未完成）。
2. 百日內 ，1942：04（未發表）。
3. 聘金 ，1942.4.22（未完成）。
4. 結婚圖 ，1942：09（台灣演劇協會）。
5. 高砂義勇隊 ，1943.1.28（發表媒體不明）。
6. 日本の子 ，1943.4.16（發表媒體不明）。
7. 源義經 ，1943.5.5（小西園人形劇腳本）。

放送劇

1. 林投 ，1942.12.30（台北放送局）。
2. 演奏會 ，1943.2.12（台北放送局）。
3. 麒麟兒 ，1943.6.8（台北放送局）。

報導文學

1. 現地報告妻ありて強し新しき誇り ，《新建設》3：4，1944.4.1。

（二）史料

1. 呂赫若日記（1942-1944）。
2. 鍾瑞芳譯、鍾美芳編，《呂赫若日記（中譯本）》，台南市：國立文化資產研究保存中心籌備處，未出版。

3. 呂赫若，《清秋》，台北市：清水書店，1944。
4. 台灣文化協進會，《台灣文化》覆刻版，台北市：傳文。
5. 新新月刊社，《新新》覆刻版，台北市：傳文。
6. 政經報社，《政經報》覆刻版，台北市：傳文。
7. 呂赫若家譜
8. 呂坤霖戶口名簿
9. 呂石堆台中師範學校操行考察表
10. 呂石堆教職履歷表

(三) 專書

1.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台北市：人間，2002。
2. 吳新榮，《吳新榮回憶錄》，台北市：前衛，1989。
3.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戰前）》，台北市：遠景，1981。
4.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戰後）》，台北市：遠景，1981。
5.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書簡》，台北市：遠景，1981。
6.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市：草根，1995。
7. 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台北市：聯合文學，1995。
8.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 小說卷I》，台北市：傳神福音，1995。
9.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 文集卷/小說》，台北市：傳神福音，1999。
10.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 文集卷/附錄》，台北市：傳神福音，1999。
11.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 文集卷/評論》，台北市：傳神福音，1999。
12.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 評論卷I》，台北市：傳神福音，1996。
13.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 評論卷II》，台北市：傳神福音，1996。
14. 李欽賢著，金炫辰改編，《台灣的古地圖「日治時期」》，台北縣：遠足文化，2002。
15.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精英》，台北市：自立晚報，1990。
16. 邱坤良，《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 舊劇與新劇（1895-1945）》，台北市：自立晚報，1992。
17. 垂水千惠，《呂赫若研究 1943年まで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東京：風間書房，2002。

18.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市：前衛，1998。
19. 施懿琳、鍾美芳、楊翠，《台中縣文學發展史 田野調查報告書》，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
20. 施懿琳、鍾美芳、楊翠，《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
21. 柳書琴等作、江自得主編，《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第一屆台杏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遠流，2000。
22. 張炎憲、高淑媛，《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台北縣板橋市：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23. 張炎憲、陳鳳華，《寒村的哭泣 鹿窟事件》，台北縣板橋市：台北縣立文化中心，2000。
24. 張恆豪主編，《呂赫若集》，台北市：前衛，1990。
25. 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市：文史哲，1995。
26. 許俊雅，《台灣文學散論》，台北市：文史哲，1994。
27. 許常惠、呂垂寬、徐麗紗、林清財，《台中縣音樂發展史》，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89。
28. 陳芳明，《殖民地台灣 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市：麥田，1998。
29. 陳映真等著，《呂赫若作品研究》，台北市：聯合文學，1997。
30.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台北市：前衛，1994。
31.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市：春暉，1997。
32. 楊千鶴，《人生のプリズム》，台北市：南天，1998。
33. 楊千鶴，《花開時節》，台北市：南天，2001。
34. 楊千鶴著；張良澤、林智美合譯，《人生的三稜鏡》，台北市：南天，1999。
35. 葉石濤，《小說筆記》，台北市：前衛，1983。
36.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1987。
37. 葉石濤，《走向台灣文學》，台北市：自立晚報，1990。
38. 葉芸芸編著，《證言2 28》，台北市：人間，1990。
39.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台北市：前衛，1995。
40.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台北市：前衛，1993。
41. 鍾肇政著、莊紫蓉編，《台灣文學十講》，台北市：前衛，2000。

42. 藍博州，《台灣好女人》，台北市：聯合文學，2001。
43. 藍博州，《沉屍、流亡、二二八》，台北市：時報文化，1991。
44. 藍博州，《幌馬車之歌》，台北市：時報文化，1991。
45. 藍博洲，《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北市：聯合文學，2001。
46.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 - 蘇新自傳與文集》，台北市：時報文化，1993。

(四) 期刊論文

1. 王建國， 呂赫若清秋的再詮釋（上） ，《文學台灣》39（高雄市：文學台灣），2001：07，頁242-260。
2. 王建國， 呂赫若清秋的再詮釋（下） ，《文學台灣》40（高雄市：文學台灣），2001：10，頁146-171。
3. 包黛瑩， 呂赫若歷史沒有遺忘他的風采 ，《中國時報》38版，1995：12：28。
4. 台灣文學研究室， 呂赫若生平再評價 1 ，《民眾日報》18版，1990：12：3。
呂赫若生平再評價 2 ，《民眾日報》20版，1990：12：4。
呂赫若生平再評價 3 ，《民眾日報》20版，1990：12：7。
呂赫若生平再評價 4 ，《民眾日報》20版，1990：12：7。
5. 台灣文學研究室， 台灣第一才子的小說藝術 - 呂赫若的文學評價 1 ，《民眾日報》17版，1992：3：5。
台灣第一才子的小說藝術 - 呂赫若的文學評價 2 ，《民眾日報》11版，1992：3：6。
台灣第一才子的小說藝術 - 呂赫若的文學評價 3 ，《民眾日報》11版，1992：3：7。
台灣第一才子的小說藝術 - 呂赫若的文學評價 4 ，《民眾日報》15版，1992：3：9。
6. 石婉舜， 懷念林博秋 ，《文學台灣》27（高雄市：文學台灣），1998：07，頁146-157。
7. 朱家慧， 藝術追求或社會責任？ - 從順德醫院及其樂評看呂赫若的藝術觀 ，《文學台灣》35（高雄市：文學台灣），2000：07，頁207-234。
8. 朱家慧、垂水千惠、黃英哲編， 呂赫若著作年譜 ，《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一卷（東京：綠蔭書房），頁399-403。
9. 江仁傑， 龍瑛宗、呂赫若小說中的台灣知識份子與階級 ，《台灣歷史學會通訊》6（台北市：台灣歷史學會），1998：03，頁23-30。
10. 池田敏雄， 『文藝台灣』のほろ苦さ - 龍瑛宗氏のことなど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3

- (東京：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1981：01)，頁90-102。
- 11.巫永福， 呂赫若的點點滴滴 ，《文學台灣》創刊號（高雄市：文學台灣雜誌社），1991：12，頁13-5。
- 12.林至潔， 呂赫若最後作品 - 冬夜之剖析 ，清華大學「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 -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1994：11。
- 13.林至潔， 呂赫若與志賀直哉文學作品之比較「逃跑的男人」、「到網走」的剖析 ，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台灣文學系籌備處「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1995：11。
- 14.林宏安，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1 ，《民眾日報》11版，1991：6：6。
-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2 ，《民眾日報》11版，1991：6：7。
-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3 ，《民眾日報》11版，1991：6：8。
-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4 ，《民眾日報》11版，1991：6：9。
-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5 ，《民眾日報》9版，1991：6：10。
-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6 ，《民眾日報》11版，1991：6：11。
- 鄉村醫師的苦悶 - 論呂赫若的短篇小說「清秋」 7 ，《民眾日報》11版，1991：6：12。
- 15.林明德， 日據時代台灣人在日本文壇 - 以楊逵「送報伙」、呂赫若「牛車」、龍瑛宗「植有木瓜的小鎮」為例 ，《聯合文學》127（台北市：聯合文學），1995：05，頁142-51。
- 16.林美琴， 台灣第一才子 - 呂赫若意識型態探究與生平再評價 ，《台灣文藝》159（台中縣：台灣文藝），1997：10，頁122-9。
- 17.林瑞明， 呂赫若的「台灣家族史」與寫實風格 ，《台灣新文學》9（台中市：台灣新文學），1997：12，頁302-14。
- 18.林瑞明， 還魂：閱讀《呂赫若小說全集》 ，《中國時報》39版，1995：9：23。
- 19.林燿德， 淚的寫實與血的浪漫 - 評《呂赫若小說全集》 ，《聯合報》42版，1995：9：21。

- 20.邱詩珊， 戰後初期台灣文化協進會之音樂活動 ，《台灣史料研究》18（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2：03，頁27-57。
- 21.垂水千惠， 論「清秋」之遲延結構 - 呂赫若論 ，清華大學「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 -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1994：11。
- 22.垂水千惠作、許佩賢譯， 被叫做RO（呂）的人 - 台中師範時代的呂赫若 ，《文學台灣》24（高雄市：文學台灣雜誌社），1997：10，頁137-53。
- 23.施淑， 書齋、城市與鄉村 - 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學運動及小說中的左翼知識份子 ，《文學台灣》15（高雄市：文學台灣雜誌社），1995：07，頁68-102。
- 24.施淑， 最後的牛車 - 論呂赫若的小說 ，《台灣文藝》85（台中縣：台灣文藝），1983：11，頁7-13。
- 25.洪珊慧， 女人與婚姻的糾葛噩夢 - 論呂赫若的女性主題小說 ，《南亞學報》22（中壢市：南亞技術學院），2002：08，頁161-177。
- 26.洪錦淳 悲歌兩唱 - 論呂赫若「牛車」與王禎和「嫁妝一牛車」 ，《台灣文學評論》2：1（台南：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2002：01，頁84-95。
- 27.范博淳 論呂赫若的女性小說 ，《台南師院學生學刊》23（台南市：台南師範學院），2002：03，頁43-60。
- 28.徐士賢， 從賴和到呂赫若：一桿「稱仔」與牛車之比較 ，《世新大學學報》8（台北市：世新大學），1998：10，頁295-311。
- 29.張文環， 雜誌『台灣文學』の誕生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2（東京：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1979：08），頁180-188。
- 30.張文環原作、林博秋編劇、林至潔譯， 閩雞 ，《文學台灣》9（高雄市：文學台灣），1994：01，頁230-269。
- 31.張秀君， 呂赫若及其筆下的台灣女性初探 ，《史學》16/17（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1991：06，頁165-90。
- 32.張炎憲、曾秋美訪問；張嘉元整理， 一個時代的遊俠：劉明 - 劉心心口述歷史記錄 ，《台灣史料研究》19，2002：06，頁198-215。
- 33.張金墻， 台灣文學中的女性空間 - 以呂赫若、李喬、李昂的小說為主 ，《台灣新文學》

- 8 (台中市：台灣新文學)，1997：08，頁305-23。
- 34.張恆豪， 比較楊逵、呂赫若的「決戰小說」 - 增產之背後 與 風頭水尾 ，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台灣文學系籌備處「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1995：11。
- 35.張達雅， 呂赫若小說中的家庭及主要角色的心理糾葛 ，《樹德學報》23，1999：05，頁177-201。
- 36.許俊雅， 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的婦女問題 ，清華大學「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 -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1994：11。
- 37.許維育， 理想的建構 - 談龍瑛宗「蓮霧的庭院」與呂赫若「玉蘭花」 ，《水筆仔》1 (新竹：水筆仔工作群)，1996：12，頁2-13。
- 38.陳文淵， 試探呂赫若小說「牛車」 ，《台灣文藝》129 (台中縣：台灣文藝)，1992：02，頁74-80。
- 39.彭瑞金， 呂赫若與「風頭水尾」 ，《台灣文藝》151 (台中縣：台灣文藝)，1995：10，頁46-9。
- 40.黃靖雅， 悲愴的傳奇 - 林至潔印象中的呂赫若 ，《聯合文學》120 (台北市：聯合文學)，1994：10，頁97-101。
- 41.黃儀冠， 日據時代呂赫若小說中之性別權力結構 ，《中華學苑》51 (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1998：02，頁167-86。
- 42.黃瓊華， 「牛車」 - 台灣農民血淚的悲歌 - 試析呂赫若及其「牛車」 ，《甲工學報》17 (台中縣：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2000：06，頁17-26。
- 43.黃蘊綠， 試析呂赫若的「皇民文學」 ，《台灣新文學》7 (台中市：台灣新文學)，1997：04，頁308-19。
- 44.溫文龍， 受難女性的代言人 - 論呂赫若小說中的女性角色 ，《台灣文藝》154 (台中縣：台灣文藝)，1996：04，頁85-95。
- 45.葉芸芸， 三位新聞工作者的回憶 - 二二八事件歷史見證人訪談之一 ，《遠望》三月號 (台北市：遠望雜誌)，1988：03，頁4-13。
- 46.榮峰， 新文學、新劇運動人名錄 ，《台北文物》3：3，1954：12，頁90-96。
- 47.劉至瑜， 台灣作家筆下的妓女形象 - 以呂赫若 冬夜 、黃春明 莎啞娜拉 再見 、王

- 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李喬《藍彩霞的春天》為例，〈《台灣人文》4（台北市：台灣師大人文研究中心），2000：06，頁1-20。
48. 龍瑛宗，『文藝台灣』と『台灣文藝』，〈《台灣近現代史研究》3（東京：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1981：01）〉，頁86-89。
49. 鍾美芳，呂赫若的創作歷程再探 - 以 廟庭、月夜 為例，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台灣文學系籌備處「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1995：11。
50. 鍾美芳，呂赫若創作歷程初探 - 從《柘榴》到《清秋》，清華大學「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 -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1994：11。
51. 鍾肇政，評《呂赫若小說全集》，〈《中國時報》38版〉，1995：12：28。
52. 藍博洲，永遠的王添燈，〈《人間》41（台北市：人間雜誌社）〉，1989：03，頁135-140。
53. 藍博洲，一個老紅帽的白色歲月，〈《台灣日報》23版〉，1996：10：23-26。
54. 藍博洲，呂赫若專輯 戰後初期 - 呂赫若的中文小說，〈《民眾日報》20版〉，1990：11：10-14。

（五）學位論文

1. 大藪久枝，〈戰前日本文壇重視的三篇台灣小說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7。
2. 王建國，〈呂赫若小說與詮釋〉，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1999。
3. 王昭文，〈日治末期台灣的知識社群（1940-1945） - 「文藝台灣」、「台灣文學」及「民俗台灣」三雜誌的歷史研究〉，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4. 朱家慧，〈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5. 吳純嘉，〈《人民導報》研究（1946-1947） - 問論其反映出的戰後初期台灣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變遷〉，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6.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 - 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7. 洪鵬程，〈戰前台灣小說所反應的農村社會〉，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8. 許惠玟，〈巫永福生平及其新詩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
9. 陳順益，〈日據時期「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之對立關係研究〉，文化大學日文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1。

10.陳黎珍，《呂赫若の研究：人とその作品》，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六）其他

1. 吳敏惠製作，李行導演，賴豐奇撰稿，「作家身影系列二：咱的所在 咱的文學v.2 - 冷峻的人道關懷者 呂赫若」，台北市：春暉國際，2002（影音資料）。
2. 陳瑳瑳訪問紀錄，2002.2.7（未刊稿）。
3. 巫永福訪問紀錄，2002.6.8（未刊稿）。

附錄 呂赫若生平創作年表

1914（大正三年） 一歲 本名呂石堆，八月廿五日（農曆七月初五）生於台中縣豐原鎮潭子校栗林（舊台中州豐原郡豐原街）。祖籍廣東饒平，曾祖原居桃園龍潭，後遷居台中經營糧食買賣致富，最終居於台中潭子校栗林，父親呂坤霖，小地主階級，曾擔任庄協議會會員，母親呂陳萬里，兄呂石墩，姊呂花。家道興盛時，擁地五、六十甲。

1917（大正六年） 四歲 八月九日呂赫若夫人林雪絨女士生於豐原。

- 1922(大正十一年) 九歲 進入潭子公學校。
- 1923(大正十二年) 十歲 公學校二年級，獲優等童話集一冊，開始進入兒童文學世界。二月六日父親與叔父等分家。
- 1926(大正十五年 昭和元年) 十三歲 公學校五年級。許乃昌等在東京組成「社會科學研究部」。
- 1927(昭和二年) 十四歲 公學校六年級，以第一名成績畢業。
- 1928(昭和三年) 十五歲 同時考上台中一中與台中師範學校，因後者免學雜費，遂依父命進入台中師範學校就讀。
- 1929(昭和四年) 十六歲 師範學校二年級，遇文學啟蒙老師磯村先生，島崎藤村的千曲のスケッチ是初讀的文學作品。十一月，兄呂石墩去世。「社會科學研究部」拓展組織，堂姊夫林寶煙(林雪絨女士之兄)擔任目黑斑負責人，四月，幹部被捕後重組「研究會更生運動」。
- 1930(昭和五年) 十七歲 師範學校三年級，閱讀世界文學全集。三月，母親去世。時常到台中市政府對面「棚邊」書店閱讀《中央公論》、《改造》、《資本主義的詭計》、《貧乏物語》等書。
- 1931(昭和六年) 十八歲 師範學校四年級，遇第二位文學啟蒙老師古澤先生，開始創作。參加學校定期舉辦的日本旅遊，至東京逛神田書店街。九月，「台灣赤色救援會」準備重組台共，林寶煙為豐原地方班委員之一。
- 1932(昭和七年) 十九歲 師範學校五年級，音樂成績優異。十一月，在校表演鋼琴獨奏。
- 1933(昭和八年) 二十歲 升讀演習科。
- 1934(昭和九年) 廿一歲 二月，父親再娶呂廖霧霞。三月，台中師範畢業，分發至新竹峨嵋公學校訓導，與林雪絨女士結婚，林雪絨女士之兄林寶煙曾至東京讀經濟學，受日警跟蹤，與呂相善。四月，擔任新竹州峨嵋公學校訓導，撰寫處女作，投稿張文環主編的《フォルモサ》3，未中。五月六日，台灣文藝聯盟大會於台中召開。六月，《フォル

モサ》停刊。十一月，台灣文藝聯盟機關誌《台灣文藝》創刊。

1935（昭和十年）廿二歲 一月，短篇小說 牛車 載於日本《文學評論》二卷一號。三月十七日，長女呂愛琴出生。東京成立文聯支部，與文聯合流。四月，轉調南投營盤公學校。五月五日，短篇小說 嵐の物語（即 暴風雨的故事）載於《台灣文藝》二卷五號，由其處女作改編而成。七月，短篇小說 婚約奇譚 載於《台灣文藝》二卷七號。八月，參加「台灣文藝聯盟」第二屆大會。

1936（昭和十一年）廿三歲 一月，隨筆 詩についての感想（關於詩的感想）載於《台灣文藝》三卷二號。三月三日-五日，短評 文藝時評 載於《台灣新民報》。四月，小說 牛車 與楊逵 新聞配達伏（即 送報伏）楊華 薄命，被選入《朝鮮台灣短篇集 - 山靈》，胡風譯，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譯文叢書，是日治時期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的台灣小說。五月四日，短篇小說 行末の記（即 前途手記），載於楊逵主編的《台灣新文學》一卷四號。六月，評論 文學雜感 - 二つの空 n（文學雜感 - 兩種空氣）載於《台灣文藝》三卷六號。七月十五日，長男呂芳卿出世。八月，短評 文學雜感 - 古い新しいこと（文學雜感 - 舊又新的事物）小說 女の場合（即 女人的命運）載於《台灣文藝》三卷七、八合併號。八月十五日，訪台南佳里，郭水潭、吳新榮、林精鏐舉行歡迎座談會。八月廿二日，日本東京音樂家長 好子在台南公會堂舉行演唱會，鹽分地帶同仁負責賣票。

1937（昭和十二年）廿四歲 三月，轉任潭子公學校。五月六日，短篇小說 逃げ去る男（即 逃跑的男人）載於《台灣新文學》二卷四號。六月，《台灣新文學》停刊。十二月，父親去世。次女呂田鶴出世。

1939（昭和十四年）廿六歲 三月，為赴東京，辭去公學校教職，賠款。四月，負 筈日本東京學習聲樂，進入下八川圭祐聲樂研究所，師事長 好子女士，在東京居於東京市中野區川添町。三女呂纓紗出世。曾暫回台灣。投稿中篇小說 季節圖鑑，載於《台灣新民報》日刊

之 新銳中篇小說特輯 ，策劃人為黃得時。

1940（昭和十五年）廿七歲 一月，攜子遊台中公園。三月，短篇小說 青い服の少女（即藍衣少女）載於《台灣藝術》一卷一號。四月十七日，再度攜眷赴日，白天學習音樂，晚上學習英、法、義、中等語言。五月一日，長篇小說 台灣の女性 連載於《台灣藝術》，第一篇 春的呢喃 載於一卷三號。七月，台灣の女性 第二篇 田園與女人，載於《台灣藝術》一卷五號。八月，進入「歐文社」編輯部。十二月，退出「歐文社」。參加東京寶塚劇場演劇部。

1941（昭和十六年）廿八歲 五月，發表「陳夫人の公演」於《興南新聞》。五月廿四，西川滿預計改變編輯方針發行《文藝台灣》六月號，並改為月刊。五月廿七，張文環以啟文社名義發行《台灣文學》。六月，新詩 陳遜仁君前に捧ぐ（謹呈陳遜仁君靈前），隨筆 想ふままに（我思我想）載於《台灣文學》創刊號。六月十四，《台灣文學》創刊號批評座談會於山水亭召開，來賓有金關丈夫、瀧田貞治、中村哲、稻田尹（帝大）、松村一雄（高校）、齋藤勇（《台灣》編輯）及編輯委員巫永福等。六月，創作 訓導記 一百二十枚脫稿，但未見發表。七月十日，東都書籍株式 社發行《民俗台灣》。八月，著手寫 財子壽。

1942（昭和十七年）廿九歲 一月，雜文 拉青と八卦節 - 結婚習俗の故事 載於《民俗台灣》二卷一號。一月十四 - 三月十六，創作 月夜。三月九日，閱讀《浮生六記》。三月十五，購買《還魂記》，計劃翻譯《紅樓夢》。四月一日，購買《桃花扇》。四月十九日，完成戲曲 百日內，投稿《台灣文學》，因次號預定戲曲特輯而未獲刊登。四月廿八日，短篇小說 財子壽，載於《台灣文學》二卷二號。五月三日，因肺病退出劇團，搭船自日本返台，成為《台灣文學》同仁，並擔任《興南新聞》記者。六 - 七月，閱讀《北京好日》。六月，次男呂芳雄出世。七月，加入《台灣文學》編輯陣容，編輯《台灣文學》二卷二號。七月十五日，擔任台灣文藝家協會小說部理事。七月十六日，與楊逵、吳新榮、張文環、陳紹

馨、藤野、中山侑等人於陳逸松宅午餐。七月十七日，《民俗台灣》同仁設宴歡迎吳新榮、呂赫若、楊逵。七月二十日，雜文 農村と青年演劇 - 皇奉台北州支部脚本集に就て 載於《興南新聞》。八月，短篇小說 廟庭 ，載於《台灣時報》。九月，演出音樂劇「白き鹿」九月七日，雜文 新劇と新派 載於《興南新聞》。為「台灣演劇協會」撰寫大眾劇脚本 結婚圖 。十月，短篇小說 鄰居 ，載於《台灣公論》。十月十九日，短篇小說 風水 ，載於《台灣文學》二卷四號。十二月，撰寫放送劇 林投姐 ，由台北放送局播放。與吳濁流、張文環、龍瑛宗每月聚會一次，聆聽台大助教授工藤好美講解近代文學。參加辜顏碧霞開設的「文學沙龍」。

1943(昭和十八年) 三十歲 一月，進入興業統治會社(一電影公司)，居士林街， 與張冬芳同住，後認識前來應徵的女子蘇玉蘭。一月十七日，參加「雙葉會」劇團之「阿里山」演出，演唱江文也歌曲。一月廿九日，閱讀《今古奇觀》。一月卅一日，短篇小說 月夜 (廟庭 續篇)載於《台灣文學》三卷一號。二月十二日，劇評 阿里山 載於《興南新聞》。二月廿七日，同時動筆寫 合家平安 及中篇小說 雙喜 。四月四日，發表 一年生 於《興南新聞》。籌組「厚生演劇研究會」，發起人為王井泉、張文環、林博秋、簡國賢、呂泉生等人，會員有一百多人。四月十二日，巫永福於《興南新聞》發表 小說批評之貧困 評論呂赫若等人的小說。四月十三日，為賺錢開始寫布袋戲劇本。四月廿八日，短篇小說 合家平安 ，載於《台灣文學》三卷二號。五月一日，西川滿批評寫實主義，此後以《興南新聞》為主展開浪漫派與寫實派的論爭。五月三日，發表 台陽展を觀て - 魂と腕の鍊磨の連續 (觀賞台陽展)於《興南新聞》。五月十日，「世外民」於《興南新聞》發表 糞リアリズムと偽ロマンチズム (糞寫實主義與偽浪漫主義) 反駁西川滿。林精鏐於《興南新聞》發表 文學隨感 - 小說“合家平安”を中心に ，認為呂赫若是典型的短篇小說家。五月十七日，葉石濤於《興南新聞》發表 世氏への公開狀 點名批判張文環的 夜猿 闖

雞、呂赫若的 合家平安 廟庭 等作品缺乏皇民意識，呂赫若大為憤怒。五月廿二-廿三日，閱讀《駱駝祥子》。五月廿四日，陳逸松建議呂赫若寫「更具有民族性的作品」。五月廿六日，重新構思 雙喜 。五月廿八日，放棄 雙喜 之創作。五月三十日，在山水亭遇工藤好美，工藤給予建議「文筆、結構很好。希望將來朝追求美的事物或是有建設性的方向發展」。六月五日，閱讀《支那思想研究》。六月十七日，設計《台灣文學》秋季特輯號目次。六月廿九日，答應興南新聞長篇小說的邀稿，計劃撰寫長篇小說。七月十五日，因《台灣文學》同仁不團結，同情張文環與王仁德，考慮接辦《台灣文學》，並勸張文環回鄉下以打開創作的停滯狀態。七月十六日，呂赫若同學傅雄飛訪呂赫若，和張冬芳三人對飲。七月卅一日，短篇小說 石榴 ，載於《台灣文學》三卷三號。八月，高見順於《台灣公論》十八卷八號發表 小說總評 ，評論呂赫若之 月夜 合家平安 。八月十二日，感冒加重，找傅雄飛看病。八月十三日，池田敏雄將《台灣文學》予呂赫若過目。八月十六日，吳新榮於《興南新聞》中發表 文化戰線の大收穫 - “台灣文學”秋季號讀んで 評呂赫若 拓榴 。八月廿三日，發表 子曰“空空如也” 於《興南新聞》，九月三日起五天，在台北市永樂座公演 闍雞（張文環原作、林博秋編劇）。十一月，發表 媳婦仔の場合（媳婦仔的命運）於《民俗台灣》三卷十一號。十一月十三日，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台灣文學奉公會主辦，會中由會長山本真平頒獎，以 財子壽 一作，獲得第一回「台灣文學賞」。十一月廿七日，短篇小說 風水 被選入《台灣小說選》，大木書房出版，本書全為日文創作，選集中另蒐有王昶雄 奔流、龍瑛宗 不知道的幸福、楊逵 泥娃娃、張文環 媳婦 與 迷兒。十一月二十日，林雪絨女士因病住院。十二月廿五日，短篇小說 玉蘭花 ，載於《台灣文學》四卷一號。

1944(昭和十九年)卅一歲 二月，發表 演劇教養の必要 於《興南新聞》。三月，小說集《清秋》，由台北清水書店出版，蒐有 鄰居、石榴、財子壽、合家平安、廟庭、月夜 及 清秋 等七篇。四月一日，新しき

誇り現地報告妻ありて強し（新的驕傲 - 實地報導 - 堅強的妻子）載於《新建設》三卷四月號。五月一日，短篇小說 山川草木 載於台灣文學奉公會發行的《台灣文藝》創刊號。六月，被派遣於台中州謝慶農場參觀，撰寫 風頭水尾。六月十四日，聲言 一協和音にてても（即使是一合音）載於《台灣文藝》一卷二號的 台灣文學者總崛起 專輯。六月廿八日，四女緋紗子（櫻紗）五歲夭折。八月，台灣文學奉公會為強化陣營，增員五名常務理事，理事長：矢野峰人，常務理事：濱田隼雄、竹村猛、西川滿、呂赫若、長崎浩。由工藤好美介紹，龍瑛宗推薦，進入台灣新報出版社之《旬刊台新》編輯部。九月，三男呂方傑出世。十二月一日，小說 百姓 載於《台灣文藝》一卷六號。

1945（昭和二十年 民國卅四年）卅二歲 一月，風頭水尾，載於《台灣時報》，後蒐錄於《決戰台灣小說集》坤卷，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編。八月，中共派遣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書記。九月十五日，呂赫若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該團中央直屬區團台中分團籌備處股長。常教子女中華民國國歌。十月廿五日，《政經報》創刊，蘇新主編。十二月中旬，《人民導報》發刊。據池田敏雄 張文環兄及其周邊事 一文，有如下記述：「敗戰當初，有事要找楊達兄，我和立石兄（立石鐵臣）到台中時，正好遇到第一次雙十節，街上喜氣洋洋，解放氣氛甚濃，在那兒遇到呂兄（呂赫若），正陶醉於亢奮中，與過去的他大為不同。」

1946（民國卅五年）卅三歲 一月，擔任《人民導報》記者。二月，中文小說 戰爭的故事 - 改姓名 載於《政經報》二卷三號，是第一篇中文小說。三月，中文小說 戰爭的故事 - 一個獎 載於《政經報》二卷四號。六月，與簡吉南下高雄採訪農民事件，引發「王添 筆禍事件」。在國民黨壓力下，《人民導報》編輯部改組，與王添、蘇新、吳克泰等人退出《人民導報》。七月廿八日，「台灣文化協進會」舉行第一回文學委員會座談會，出席者有郭水潭、張星建、楊達、呂赫若、張冬芳、王昶雄、朱石峰、蘇維熊、施學習、黃得時、洪炎秋、許文葵、陳有諒、林荊南、吳漫沙等新聞記者二十餘人。八月十日，

「文協」舉辦第一回音樂委員會座談會，出席者有呂赫若、張彩湘、李金士、呂泉生、林秋錦、林善德等人。九月七日，「文協」聘呂赫若等人為音樂演奏會籌備委員。九月，四男呂芳甫出世。與蘇新、王白淵、孫萬枝、吳克泰、蔣時欽、蔡子民、周慶安等人於台北創辦周刊《自由報》，王添 任社長。九月十三-十七，出席籌備委員會。十月十七日，中文小說 月光光 - 光復以前，載於《新新》第七期。十二月廿一日，「文協」召開音樂比賽大會籌備會，聘呂赫若等人為聲樂專門審查委員。

1947(民國卅六年) 卅四歲 一月，《新新》雜誌社主辦「未婚女性座談會」，呂赫若主持。一月十三日，「台灣文化協進會」召開音樂比賽大會第一次籌備會，出席者有呂赫若、呂泉生、李金士、張福興等。二月，中文小說 冬夜，載於《台灣文化》二卷二期。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台灣省交響樂團在中山堂演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呂赫若擔任男高音獨唱。十一月九日，擔任台灣文化協進會舉辦第一屆全省音樂比賽大會評審。十二月廿三日，當選「台灣藝術建設協會」候補理事，另二位是藍蔭鼎、蔡葆懿。

1948(民國卅七年) 卅五歲 主編《光明報》。擔任建國中學音樂教師，受當時建國中學校長、亦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盟員」陳文彬影響。五男呂芳伯出世。四月四日，擔任台灣文化協進會主辦之兒童演奏會評審。台灣文化協進會主辦的第二屆全省音樂比賽大會，於十月二十四日及十一月十四日，在中山堂舉行預賽和決賽，呂赫若與呂泉生、陳泗治、張福興、張彩湘 等「一流音樂家」，獲聘為評選委員。十二月十四日，台灣省音樂文化研究會主辦之第一屆音樂演奏大會，在中山堂隆重舉行，呂赫若與張彩相等十餘位「本省音樂名家」，參加演奏。

1949(民國卅八年) 卅六歲 二月，六男呂芳民出世。擔任台北第一女中初中部音樂教師。並於中山堂舉行音樂演唱會。變賣祖產，經營印刷廠「大安印版所」，時有外省籍人士往來。八月廿三日，保密局陸續逮捕散發地下刊物《光明報》之台大與成功中學學生。八月底，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失蹤，「基隆中學事件」爆發，結束印刷廠。九月，省工委書記蔡孝乾下令成立「北區武裝委

員會」。十月，省工委組織受保密局破壞。

1950（民國卅九年）卅七歲一月，蔡孝乾、郭琇琮、吳思漢等相繼被捕，省工委台北市委組織下倖存幹部，撤往鹿窟山區建立基地，準備長期作戰。呂赫若逃亡至台北縣石碇附近之鹿窟。在鹿窟基地負責無線電發報工作，夜晚入山區工作，被毒蛇咬到，延誤送醫死於台北縣石碇附近的鹿窟，被村民埋於鹿窟山區，但至今並未尋獲。

參照 台灣文化協進會，《台灣文化》覆刻本，台北市：傳文。

朱家慧，《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125-39。

林至潔 呂赫若創作年表，〈《呂赫若小說全集》〉（台北市：聯合文學，1995），頁599-606。

邱詩珊，〈戰後初期台灣文化協進會之音樂活動〉，《台灣史料研究》18（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03），2002：03，頁27-57。

張恆豪，〈呂赫若生平寫作年表〉，《呂赫若集》（台北市：前衛，1990），頁315-20。

張炎憲、高淑媛，《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台北縣板橋市：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藍博洲，《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北市：聯經，2001），頁126-127。